



達夫短篇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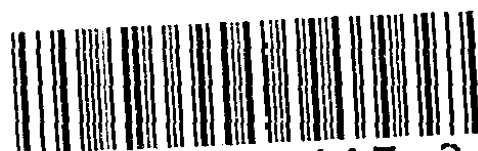
郁達夫著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達夫短篇小說集

下冊

郁達夫著



3 0528 3617 2

上海

北新書局發行

85763

353

12

達夫短篇小說集下冊目錄

○街燈	三〇九
祈願	三二五
逃走	三三一
微雪的早晨	三三三
過去	三三九
在寒風裏	三六七
楊梅燒酒	四二五
十三夜	四四九

目

錄

一

197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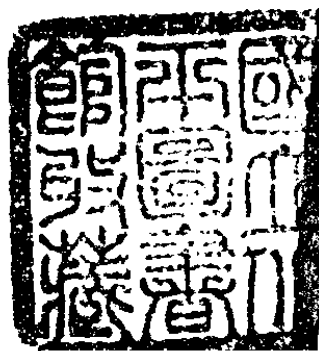
馬櫻花開的時候	四三
遲桂花	四六
瓢兒和尚	五三
遲暮	五七
碧浪湖的秋夜	五九
唯命論者	五七
二詩人	六一

街 燈

離開北京，是去年四月底邊。那時候的心裏的絞榨，曾在一封信裏寫過，讀這篇東西的人，大約總知道得很清。當時的決心，「教書的地位，當然是丟掉，就是老婆兒子，也不能管，最後丟舊書，又最後也可以丟生命。」

那時候，朋友的愛牟，遠在日本，芳塢想去南方，「若前後接得上，就趕往上海去喝牠幾天酒，什麼牠媽的，都破牠一箇壞，弄得好便好，不好也不要緊，九九八十一，總該把我自家的顏色來辨一辨清，做人不是做夢。」

這前後，同幽靈似的附在我的身邊，深更夜半，上德勝門裏北衙門橋上買幾瓶啤酒來喝，喝乾之後，攀炭一打，再往什剎後海的南岸北岸，亂跑亂跳亂叫，或白天去天壇坐一天，將



晚四五點鐘，上館子小喝，進戲院聽到一兩點鐘，出來再喝再講話再走到天明的，是四川的陳逸生。

正是這時候，銀弟取名柳卿，上捐在百順衙衙的長樂接客了。

我並不說她美，也不說她有什麼可愛，總之前年初到北京的時候，窮極苦極，無聊無賴之際，善心的一位朋友——這朋友姓錢，當然也很可憐——想救我登岸，帶我常去的，是西大森里，銀弟在那裏當『度嫁』的春濃處。

滄海曾經過來的，看這些東西，自然只覺得無聊，又加以當時袋裏沒有錢，身體萎萎縮縮，幾箇半紅半黑的小簷子，她們不來睬我，我也犯不着睬她們，算什麼一回事。去去就去去，揩揩油，坐坐，光着眼睛看看也好。一個月不去，不去就不去，在家裏坐着，燒燒煙捲，買一點白乾喝喝也好。

以這樣的態度，上春濃處去了四五趟，中間來和我攀談，我也和她隨便說些不相干的廢話，有時候或許抱一抱，捏一把的，是『度嫁』的銀弟。

有一次，只那麼一次，晚飯時多喝了幾杯酒，在春濃處坐了半點鐘，臨走，大家——那一天去的有三四個人——都搶着用暴力和銀弟親了嘴，該輪到我的時候，我對她笑了笑，輕輕用江南話問她『好不好？』她只微笑着搖搖頭。後來她送我們出房門，到廊下，偶爾經過了一間黑的空房，我踱進去，拉着她，又輕輕的問她前一句話，她很正式的把嘴舉了起來，——只有這一點關係。

出京之後，上海和芳塢玩了兩天，回家，打了小孩，和女人起了一點衝突，再出來，到北京，過了暑假，又教書。中間因為錢沒有，處處受氣，苦得了不得，謹慎守戒，一直到了涼秋的九月。有一天晚上，很覺得難過，在長街上跑了一回，就上前門外微雪夜香齋去喝酒。一個人坐着，卓卓的喝，喝到午前一多鐘，纔付錢出來。走下臺塔，正想雇車，即零零東邊來了一乘包車，坐着一個簷子。舉起眼睛來看，覺得有點面熟，洋車接近一步，再看一眼，就想起了是銀弟。心裏覺得稍微有點奇怪。

又過了幾天，不曉得那裏的錢，皮包裏滿的很。有一天被朋友邀去喫晚飯，席上遇見了

那位善心的錢君，他偶爾提起了銀弟的改名柳卿上捐的話。那時候，心裏很動，不過不曉爲了什麼，那一天晚上終究沒有去。

又過了幾天，也在被邀的酒後。一個人踱出飯館來，忽而想起了她。可是班子的名字，和她上捐的名字，全都忘了。想回來，雇車雇不成，上西車站去又喝了幾杯酒，打了一個電話到春濃處一問，出來就跑到韓家潭藤香館去點名。

見了，捉住了她的手，就在見客的堂上問她，『你認識我麼？』她微笑着，用北京口音，半驚半疑的回答我：

『熟得很，可是名字忘了！』

那一天晚上很冷。上她房裏火爐旁坐下，說到第三句話，她就想起了春濃處，想起了那晚上舉起來的嘴，突然的一撲，跳在我的懷裏，兩手捧了我的臉亂咬起來。

底下都是她說的話……她是蘇州人，但操的北京話很好聽，所以後來除睡的時候，兩人用江南話外，平常我要她說京話。

「老錢近來怎麼樣了？前天素文上這兒來，說他好久沒有去了。你還記得素文麼？春濃處的……一年多不見了吧？你怎麼不早來找我……我今年四月就上捐了。先在長樂，開銷大得很，前月底纔換過來。你怎麼知道的呀……是素文教你的吧……」

說到這裏，她娘進來了。她很自然的替我和她娘介紹，我覺得她的娘也不很討人嫌。

「你這一年躲在什麼地方……剛從上海來……騙……請你寫一封信，可以麼……」

我就替她寫信，是她的娘出名，寄給她的外祖父的。信的內容很簡單：

「近來買賣不好，不能寄錢給你老人家。四月裏，我包的那個人……名叫翠喜……逃了，沒有方法，只好教你外孫女去上捐。等到明年正月，若買賣好一點起來，再寄錢給你。」

從蘆香館出來，回家走過西車站，看鐘已經是午前二點。這時候天上的寒星，都好像是在搖動，北風吹上面來，也不覺得冷，因為替她寫好信，銀弟又盪了一壺酒給我。大街上走的人很少，只見了一點不大明亮的燈光，和幾陣北風刮起來的灰土。

十四年五月十九武昌

祈 願

窗外頭在下如拳的大雪，埋在北風靜默裏的這北國的都會，彷彿是在休息牠的一年來的煩劇，現在已經沈睡在深更的暗夜裏了。

室內的電燈，雖在發放異樣的光明，然而棹上的殘肴杯碗，和老婢的來往收拾的遲緩的行動，沒有一點不在報這深更寒夜的蕭條。前廳裏的瓜子們，似乎也倦了。除了一聲兩聲，帶着倦怠的話聲外，一點兒生氣也沒有。

我躺在火爐前的安樂椅上，嘴裏雖在吸煙，但眼睛却早就想閉合攏去。銀弟老是不回來，在這寒夜裏叫條子的那幾個好奇的客人，我心裏真有點恨他們。

銀弟的母親出去打電話去了，去催她回來了，這明燈照着的前廂房裏，只剩了孤獨的

我和幾陣打窗的風雪的聲音。

……沈索性沈沈到底……試看看酒色的迷力究竟有幾多……橫豎是在出發以前，是在實行大決心以前……但是但是……這……這可憐的銀弟……她也何苦來，她彷彿還不自覺到自己不過是我的一種 Caprice 的試驗品……然而這一種 Caprice 又是從何而起的呢？啊啊孤獨，孤獨，這陪伴着人生的永遠的孤獨！……

當時在我的朦朧的意識裏迴翔着的思考，不外乎此。忽而前面對着院子的旁門開了，電光射了出去，光線裏照出了許多雪片來。頭上肩上，點綴着許多雪片，銀弟的娘，臉上裝着一臉苦笑，進來哀求似的告我說：

『廣寒仙館怡情房裏的客人，在發脾氣，說銀弟的架子太大，今晚上是不放她回來了。』我因為北風雨雪，在銀弟那裏，已經接連着住了四晚了，今晚上她不回來，倒也落得乾淨，好清清靜靜的一個人睡牠一晚。但是想到前半夜廣寒仙館來叫的時候，銀弟本想托病不去，後來經我再三的督促，她纔拖拖挨挨出去的神情，倒有點覺得對她不起。況且怡情的

那個客人，本來是一個俗物。他只相信金錢的權力，不曉得一個人的感情人格的。大約今晚，銀弟又在那裏受罪了。

臨睡之前，將這些前後的情節想了一遍，幾乎把脫衣就睡的勇氣都打消了。然而幾日來的淫樂，已經將我的身體消磨得同棉花樣的脆弱，所以在火爐前默坐了一會，也終於硬不過去，不得不上床去睡覺。

蓬蓬蓬蓬的一陣開門聲，叫喚聲，將我的睡夢打醒，神致還沒有回復的時候，我覺得綿被上，忽而來了一種重壓。接着臉上感着了一種冰冷冰冷的觸覺。我眼睛還沒有完全打開，耳朵邊上的一陣哀切的斷續的啜泣聲就起來了。

原來銀弟她一進房門，皮鞋也沒有脫，就拚命的跑過來倒投在床上，在埋怨我害她去受了半夜的苦。暗泣了好久好久，她纔一句一句的說：

『……我……我……是說不去的……你你……你偏要趕我……趕我出去……去受他們這一場輕薄……』

說到這裏，她又哭了起來：

『……人家……人家的客人……只曉得慰護自己的姑娘……而你呢……你呢……』

……倒反要作弄我……』

這時候天早已亮了，從窗子裏反射進來的雪光，照出了她的一夜不睡的臉色，眼圈兒青黑得很，鼻縫裏有兩條光膩的油漬。

我做好做歹的說了半天，陪了些個不是，答應她再也不離開北京了，她纔好好的脫了衣服到床上來睡。

睡下之後，她倒鼾鼾的睡去了，而我的神經，受了這一番激刺，却怎麼也鎮靜不下去。追想起來，這也是我作的孽，本來是與她不能長在一塊的，又何苦來這樣的種一段惡根。況且我雖則日日沈浸在這一種紅綠的酒色裏，孤獨的感覺，始終沒有脫離過我。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歡筵散後，我的肢體倦到了不能動彈的時候，這一種孤寂的感覺，愈加來得深。

這一個清冷大雪的午前，我躺在床上，側耳靜聽聽胡同裏來往的行人，覺的自家彷彿

是活埋在墳墓裏的樣子。

伸出手來拿了一枝煙，我一邊點火吸着，一邊在想出京的日期，和如何的與她分離的步驟。靜靜的吸完了兩枝煙，想了許多不能描摸的幻想，聽見前廳已經有人起來了，我就披了衣裳，想乘她未醒的中間，跑回家去。

可是我剛下床，她就在後面叫了：

『你又想跑了麼？今天可不成，不成，怎麼也不能放你回去？』

匆忙起來換了衣裳，陪我吃了一點點心，她不等梳頭的來，就要我和她出城去。

天已經晴了，太陽光照耀得眩人。前晚的滿天雲障，被北風收拾了去，青天底下，只浮着一片茫茫的雪地，和一道泥渣的黑路。我和她兩人，坐在一輛馬車裏，出永定門後，道旁看得出來的，除幾處小村矮屋之外，盡是些荒涼的雪景。樹枝上有幾隻烏鴉，當我們的馬車過後，却無情無緒地呀呀的叫了幾聲。

城外觀音潭的王奶奶殿，本來是胡同裏姑娘們的聖地靈泉，凡有疑思祈願，她們都不

遠千里而來此禱祝的。

我們到了觀音潭廟門外，她很虔誠的買了一副香燭，要我跟她進去，上王奶奶殿去誠心祈禱。

我站在她的身旁，看了她那一種嚴肅的臉色，和拜下去的時候的熱誠的樣子，心裏便不知不覺的酸了起來。當她拜下去後，半天不擡起身來，似在默禱的中間，我覺得怎麼也忍不住了，就輕輕的叫她說：

『銀弟！銀弟！你起來罷！讓我們快點回去！』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

逃 走 (原名孟蘭盆會)

圓通菴在東山的半腰。前後左右參差掩映着的竹林老樹，岩石蒼苔等，都像中國古畫裏的花青赭石，點綴得雖很凌亂，但也很美麗。

山脚下是一條曲折的石砌小道，向西是城河，雖則已經枯了，但秋天的實實在在的一點蘆花淺水，却比什麼都來得有味兒。城河上架着一根石橋，經過此橋，一直往西，可以直達到熱鬧的F市的中心。

半山的落葉，傳達了秋的消息，幾日間的涼意，把這小小的F市也從暑熱的昏亂裏喚醒了轉來，又是市民舉行孟蘭盆會的時節了。

這一年圓通菴裏的孟蘭盆會，特別的盛大，因為正和新塑的一尊韋馱佛像開光併合

在一道。巷前牆上貼在那裏的那張黃榜上寫着有三天三夜的韋馱經懺和一堂大施餓鬼的平安欲口。

新秋七月初旬的那天晴朗的早晨，交錯在F市外的幾條桑麻野道之上，便有不少的善男信女，提着香籃，套着黃袋，在赴圓通菴去參與勝會，其中尤以年近六十左右的老婦人爲最多。

在這一羣虔誠的信者中間，夾着在走的，有一位體貌清癯，頭髮全白，穿着一件青竹布衫藍夏布裙，手裏支着一枝龍頭木杖的老婦人。在她的面前，有一位十二三歲的清秀的孩子，穿了一件竹布長衫，提着香籃，在作她的先導。她似乎是本地的縉紳人家的所出，一路上來往的行人，見了她和她招呼問答的很多很多。她立住了脚在和人酬應的中間，前面的那小孩子，每要一個人遠跑開去，這時候她總放高了柔和可愛的喉音叫着：

『澄兒啊！走得那麼快幹什麼！』

於是被叫作澄兒者，總紅着臉，馬上就立下來靜站在道旁等她慢慢的到來。

太陽已經很高了，野路上搖映着桑樹枝的碎影。淨碧的長空裏，時時飛過一塊白雲，野景就立刻會變一變光線，高地和水田中間的許多綠色的生物，就會明一層暗一層的移動。一回樹枝上的秋蟬也會一時噤住不響，等一忽再一齊放出聲來。

這一次澄兒又被叫了，他就又靜站在道旁的野草中間等她。可是等她慢慢的走到了他面前的時候，他却臉上露着了一臉不耐煩的神氣，光着他黑晶晶的兩隻大眼對她說：『奶奶！你走得快一點罷，少和人家說幾句話，我的兩隻手提香籃已經提得怪酸痛了。』說着他就把左手提着的香籃換入了右手。他的奶奶——祖母——聽了他這怨聲，心裏也似乎感到了痛惜他的意思，所以就作了滿臉慈和的笑容安撫他說：

『乖寶，今天可難爲你了。』

走到將近石橋旁邊的三叉路口的時候，澄兒偶然舉起頭來，在南面的那條沿山的小道上，遠遠却看見了一位額上披着黑髮，皮膚潔白，衣服很整潔的小姑娘也在向着圓通菴去的大道上走。在這小姑娘前面走着，他一眼看了就曉得是她家裏的使喚丫頭，後面

慢慢跟着的，當然是她的母親。澄兒的心跳躍起來了，臉上也立時漲滿了血潮。他伏倒了頭，加緊了脚步，拚命的往石橋上趕，意思是想跑上她們的先，追過她們的頭，不被她們看見這一種窘狀。趕走了十幾步路，果然後面他的祖母又叫起他來了；這一回他却不再和從前一樣的柔順，不再靜站在道旁等她了，因為他心裏明明知道，祖母又在和陶家的寡婦談天了，而這寡婦的女兒小蓮英哩，却是使他感到窘迫的正因。

他急急的走着，一面在他昏亂的腦裏，却在溫尋他和蓮英見面的前後幾回的情景。第一次的看到蓮英，他很明細地記着的，是在兩年前的春天午後。他剛從小學校放學出來，偶爾和幾位同學，跑上了輪船碼頭，想打那裏經過之後，就上東山前的雷祖殿去開耍的，可是汽笛叫了兩聲，晚輪船正巧到了碼頭了，幾位朋友就和他一齊上輪船公司的碼頭岸上去看了一回熱鬧。在這熱鬧的旅客叢中，他突然看見了這一位年紀和他相仿，頭上梳着兩隻丫髻，皮膚細白得同水磨粉一樣的蓮英。他看得瘋魔了，同學們在邊上催他走，他也沒有聽到。一直到旅客走盡，蓮英不知走向了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他的同學中間的一個，拉

着他的手取笑他說：

『喂！樹澄！你是不是看中了那個小姑娘了？要不要告訴你一個仔細？她是住在我們間壁的陶寡婦的女兒小蓮英，新從上海她叔父那裏回來的。你想她麼？你想她，我就替你
做媒。』

聽到了這一位淘氣同學的嘲笑，他纔同醒了夢似的回復了常態，漲紅了臉，和那位同學打了起來。結果弄得雷祖殿也沒有去成，他一個人就和他們分了手跑回到家裏來了。

自從這一回之後，他的想見蓮英的心思，一天濃似一天，可是實際上的他的行動，却總和這一個心思相反。蓮英的住宅的近旁，他絕跡不敢去走，就是平時常常進出的那位淘氣同學的家裏，他也不敢去了。有時候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就在昏黑的夜裏，偷偷摸摸的從家裏出來，心裏頭一個人想了許多口實，路線繞之又繞，捏了幾把冷汗，鼓着勇氣，費許多顧慮，纔敢從她的門口走過一次。這時候他的偷視的眼裏所看到的，只是一道灰白的圍牆，和幾口關閉上的門窗而已。可是關於她的消息，和她家裏的動靜行止，他却自然而然不知

從那裏得來地聽得十分的詳細。他曉得她家裏除她母親而外，只有一個老傭婦和一個使喚的丫頭。他曉得她常要到上海的她叔父那裏去住的。他曉得她在F市住着的時候，和她常在一道玩的，是那幾個女孩。他更曉得一位他的日日見面，再熟也沒有的珍珠，是她的最要好的朋友。而實際上有許多事情，他却也是在裝作無意的中間，從這位珍珠那裏聽取了來的。不消說對珍珠啓口動問的勇氣，他是沒有的，就是平時由珍珠自動地說到蓮英的事情的時候，他總要裝出一臉毫無興趣絕不相干的神氣來；而在心裏呢，他却只在希望珍珠能多說一點陶家家裏的家庭瑣事。

第二次的和她見面，是在這一年的九月，當城隍廟在演戲的晚上。他也和今天一樣，在陪了他的祖母看戲。他們的座位却巧在她們的前面，這一晚弄得他眼昏耳熱，和坐在針氈上一樣，頭也不敢朝一朝轉來，話也不敢說一句。昏昏的過了半夜，等她們回去了之後，他又同失了什麼珍寶似的心裏只想哭出來。當然看的是什麼幾齣戲，和那一晚是什麼時候回來的，那些事情，他是茫然想不起來了。

第三次的相見，是去年的正月裏，當元宵節的那一天早晨，他偶一不慎，竟跟了許多小孩，和一羣龍燈樂隊，經過了她的門口。他雖則在熱鬧亂雜之中瞥見了她一眼，但當他正行經過她面前的時候，却把雙眼朝向了別處，裝作了全沒有看見她的樣子。

『今天是第四次了！』他一邊急急的走着，一邊就在昏亂的腦裏想這些過去的情節。想到了今天的逃不過的這一回公然的相見，他心裏又起了一種難以名狀的苦悶。『逃走罷！』他想，『好在圓通菴裏今天人多得很，我就從後門逃出，逃上東山頂上去罷！』想定了這一個逃走的計策之後，他的脚步愈加走得快了。

趕過了幾個同方向走去的香客，跑上山路，將近菴門的臺階的時候，門前站着的接客老道，早就看見了他了。

『澄官奶奶呢？你跑得那麼快趕什麼？』

聽到了這認識的老道的語聲，他就同得了救的遇難者一樣，臉上也自然而然的露了一臉笑容。搶上了幾步，將香籃交給了老道，他就喘着氣，匆促地回答說：

「奶奶後面就到了，香籃交給你，我要上山去玩去。」

這幾句話還沒有說完，他就擠進了巷門，穿過了大殿，從後面一扇朝山開着的小門裏走出了巷院，打算爬上山去，躲避去了。

F市是錢塘江岸的一個小縣城，市上倒也有三四千戶人家。因為江流直下，到此折而東行，所以在往昔帆船來往的時候，F市却是一個停船暫息的好地方。可是現在輪船開行之後，F市的商業却凋敝得多了。和從前一樣地清麗可愛的只是環繞在F市周圍的舊日的高山流水。實在這F市附近的天然風景，真有秀逸清高的妙趣，決不是離此不遠的濃豔的西湖所能比得上萬分之一的。一條清澈徹底的江水，直瀉下來，到F市而轉換行程，彷彿是南面來朝的千軍萬馬。沿江的兩岸，是接連不斷的青山，和遍長着楊柳桃花的沙渚。大江到岸，曲折向東，因而江心開暢，比揚子江的下流還要遼闊。隔岸的烟樹雲山，望過去漂渺虛無，只是青青的一片。而這前面臨江的F市哩，北東西三面，又有蜿蜒似長蛇的許多山嶺圍繞在那裏。東山當市之東，直衝在江水之中，由隔岸望來，絕似在臥飲江水的蛟龍的頭部。滿

山的岩石，和幾叢古樹裏的寺觀僧房，又絕似蛟龍頭上的鬚眉角鼻，各有奇姿，各具妙色。東山迤邐北延，愈進愈高，連接着插入雲峯的舒姑山嶺，兀立在F市的北面，却作了擋住北方烈悍之風的屏障。舒姑山繞而西行，像一具長弓，弓的西極，迴過來遙遙與大江西岸的諸峯相接。

像這樣的一個名勝的F市外，寺觀菴院的毗連興起原是當然的事情。而在這些南朝四百八十的古寺中間，樓臺建築得比較完美的，要算東山頭上高臨著江渚的雷祖師殿，和殿後的恆濟仙壇，與在東山西面，靠近北郊的這一個圓通菴院。

樹澄逃出了菴門，從一條斜側的小道，慢慢爬上山去。爬到了山的半峯，他聽見脚下菴裏亭銅亭銅的鐘磬聲響了。漸爬漸高，爬到山脊的一塊岩石上立住的時候，太陽光已在幾棵老樹的枝頭，同金粉似的洒了下來。這時候他胸中的跳躍，已經平穩下去了。額上的珠汗，用長衫袖子來擦了一擦，他又回頭來向西望了許多時候。脚下圓通菴裏的鐘磬之聲，愈來愈響了，看將下去，在菴院的瓦上，更有幾縷香烟，在空中飛揚繚繞，雖然是很細，但却也很濃。

更向西直望，是一塊有草樹長着的空地，再西便是下市的萬千烟戶了。太陽光平晒在這些草地屋瓦和如髮的大道之上，野路上還有絡繹不絕的許多行人，如小動物似的拖了影子在向圓通巷裏走來。更仰起頭來從樹枝裏看了一忽茫蒼無底的青空，不知怎麼的一種莫名其妙的淡淡的哀思，忽然湧上了他的心頭。他想哭，但覺得這哀思又沒有這樣的劇烈，他想笑，但又覺得今天的遭遇，並不是快樂的事情。一個人呆呆的在大樹下的岩石上立了半天，在這一種似哀非哀，似樂非樂的情懷裏惆恍了半天，忽兒聽見山下半峯中他所剛纔走過的小徑上又有人語響了，他纔從醒了夢似的急急跑進了山頂一座古廟的壁後去躲藏。

這裏本來是崎嶇的山路，並且又徑仄難行，所以除樵夫牧子而外，到這山頂上來的人原是很少。又因為幾月來夏雨的澆灌，道旁的柴木，也已經長得很高了。他聽見了山下小徑上的人語，原看不出是怎樣的人，也在和他一樣的爬山望遠的；可是進到了古廟壁後去躲了半天，也並沒有聽出什麼動靜來。他正在笑自己的心虛，疑耳朵的聽覺的時候，却忽然在他所躲藏的壁外窗下，有一種極清晰的女人聲氣在說話了。

『阿香！這裏多麼高啊，你瞧，連那奎星閣的屋頂，都在腳下了。』

聽到了這聲音，他全身的血液馬上就凝住了，臉上也馬上變成了青色。他拚住氣息，更把身子放低了一段，可以不使窗外的人看見聽見，但耳朵裏他却只聽見自己的心臟鼓動得特別的響。咬緊牙齒把這同死也似的苦悶忍抑了一下，他聽見阿香的脚步，走往南去了，心裏倒寬了一寬。又靜默捱忍了幾分如年的時刻，他覺得她們已經走遠了，才把身體挺直了起來，從瓦輪窗的最低一格裏，向外望了出去。

他的預算大錯了，離窗外不遠，在一棵松樹的根頭，蓮英的那個同希臘石刻似的側面，還靜靜地呆住在那裏。她身體的全部，他看不到，從他那窗眼裏望去，他只看見了一頭黑雲似的短髮和一隻又大又黑的眼睛。眼睛邊上，又是一條雪白雪白高而且狹的鼻樑。她似乎是在看西面市內的人家，眼光是迷離浮散在遠處的，嘴唇的一角，也包得非常之緊，這明明是帶憂愁的天使的面容。

他凝視着她的這一個側面，不曉有多少時候，身體也忘了再低伏下去了，氣息也吐不

出來了，苦悶，驚異，怕懼，懊惱，凡一切的感情，都似乎離開了他的軀體，一切的知覺，也似乎失掉了。他只同在夢裏似的聽到了一聲阿香在遠處叫她的聲音，他又只覺得在他那窗眼的世界裏，那個側面忽兒消失了。不知她去遠了多少時候，他的睜開的兩隻大眼，還是呆呆的睜着在那裏，在看山頂上的空處。直到一陣山下菴裏的單敲皮鼓的聲音，隱隱傳到了他的耳朵裏的時候，他的神思纔恢復了轉來。他撒下了他的祖母，撒下了他祖母的香籃，撒下了中午圓通菴裏饗客的豐盛的素齋菓實，一出那古廟的門，就同患熱病的人似的一直一直的往後山一條小道上飛跑走了，頭也不敢回一回，脚也不敢息一息地飛跑走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作

微雪的早晨

這一個人，現在已經不在世上了；而他的致死的原因，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白。

他的面貌很清秀，不像是一個北方人。我和他初次在教室裏見面的時候，總以為他是江浙一帶的學生；後來聽他和先生說話的口氣，纔知道他是北直隸產在學校的寄宿舍裏和他同伴了兩個月，在圖書室裏和他見了許多次數的面，又在一天禮拜六的下午，和他同出西便門去騎了一次騾子，纔知道他是京兆的鄉下，去京城只有十八里地的殷家集的農家之子，是在北京師範畢業之後，考入這師範大學裏來的。

一班新進學校的同學，都是趾高氣揚的青年，只有他，貌很柔和，人很謙遜，穿着一件青竹布的大褂，上課的第一天，就很勤懇的拿了一枝鉛筆和一冊筆記簿，在那裏記錄先生所

說的話。

當時我初到北京，朋友很少。見了一般同學，又只是心虛膽怯，恐怕我的窮狀和淺學被他們看出，所以到學校後的一個禮拜之中，竟不敢和同學攀談一句話。但是對於他，我心裏卻很感着幾分親熱，因為他的坐位，是在我的前一排，他的一舉一動，我都默默的在那裏留心的看着，所以對於他的那一種謙恭的樣子，及和我一樣的那種沈默怕羞的態度，心裏却早起了共鳴。

是我到學校後第二個星期的一天早晨，我一早就起了床，一個人在操場裏讀英文。當我讀完了一節，靜靜地在翻閱後面的沒有教過的地方的時候，我忽而覺得背後彷彿有人立在那裏的樣子。回頭來一看，果然看見他含了笑，也拿了一本書，立在我的背後去牆不過二尺的地方，在那裏對我看。我回過頭來看他的時候，同時他就對我說：『您真用功啊。』我倒被他說得臉紅了，也只好笑着對他說：『您也用功得很！』

從這一回之後，我們倆就談起天來了。兩個月之後，因為和他在圖書室裏老是在一張

桌上看書的原因，所以交情尤其覺得親密。有一天禮拜六，天氣特別的好！前夜下的雨，把輕塵壓住，晚秋的太陽曬得和暖可人，又加以午後一點鐘教育史先生請假，吃了中飯之後，兩個人，在閱報室裏遇見了，便不約而同的說出了一句話來：

『天氣真好極了，上那兒去散散步罷！』

我北京的地理不熟悉，所以一個人不大敢跑出去。到京住了兩月之久，在禮拜天和假日裏去過的地方，只有三殿和中央公園。那一天因為天氣太好，很想上郊外去走走，一見了他，就臨時想定了主意，喊出了那一句話來。同時他也彷彿在那裏想上城外去跑，見了我，也自然而然的發了這一個提議，所以我們倆不待說第二句話，就走上了向校門的那條石砌的大路。走出校門之後，第二個問題就起來了，『上那裏去呢？』

在琉璃廠正中的那條大道上，朝南迎着日光走了幾步，他就笑着問我說：

『李君，你會騎騾兒不會？』

我在蘇州住中學住過四年，騾子是當然會騎的，聽了他那一句話，忽而想起了中學時

代騎驢子上虎丘去的興致來，所以馬上就贊成說：

『北京也有驢子麼？讓我們去騎騎試試！』

『驢兒多得很，一出城門就有，我就怕你不會騎呀。』

『我騎倒是會騎的。』

兩人說說走走，到西便門附近的時候，已經是快兩點了。雇好了驢子，騎向白雲觀去的路，身上披滿了黃金日光，肺部飽吸着西山的爽氣，我們兩人覺得做皇帝也沒有這樣的快樂。

北京的氣候，一年中以這一個時期為最好。天氣不寒不熱，大風期還沒有到來。淨碧的長空，返映着遠山的濃翠，好像是大海波平時的景像。況且這一天午後，剛當前夜小雨之餘，路上微塵不起，兩旁的樹葉還未落盡的洋槐榆樹的枝頭，清翠欲滴，大有首夏清和的意思。出了西便門，野田裏的黍稷都已收割起了，農夫在那裏耕耨播種的地方也有，但是大半的地上都還清清楚楚的空在那裏。

我們騎過了那乘石橋，從白雲觀後遠看西山的時候，兩個人不知不覺的對視了一回，各作了一種會心的微笑，又同發了一聲讚嘆：

『真好極了！』

出城的時候，騾兒跑得很快，所以在白雲觀裏走了一陣出來，太陽還是很高。他告訴我

說：

『這白雲觀，是道士們會聚的地方。清朝慈禧太后也時常來此宿歇。每年正月自初一起到十八止，北京的婦女們遊冶子來此地燒香馳馬的，路上滿都擠着。那時候橋洞底下，還有老道坐着，終日不言不語，也不吃東西，說是得道的。老人堂裏更坐着一排白髮的道士，身上寫明幾百歲幾百歲，騙取女人們的金錢不少。這一種妖言惑衆的行爲，實在應該禁止的，而北京當局者的太太小姐們還要前來膜拜施捨，以誇她們的闊綽，你說可氣不可氣？』

這也是令我佩服他不置的一個地方，因為我平時看見他儘是一味的在那裏用功的，

然而談到了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的陋習，他却慷慨激昂，講出來的話句句中肯，句句有力，不像是個讀死書的人。尤其是對於時事，他發的議論，激烈得很，對於那些軍閥官僚，罵得淋漓盡致。

我們走出了白雲觀，因為時候還早，所以又跑上前面天甯寺的塔下去了一趟。寺裏有兵駐紮在那裏，不准我們進去，他去交涉了一番，也終於不行。所以在回來的路上，他又切齒的罵了一陣：

『這些狗東西，我總得殺他們乾淨。我們百姓的兒女田廬，都被他們侵佔盡了。總有一天報他們的仇。』

經過了這一次郊外遊行之後，我們的交情又進了一步。上課的時候，他坐在我的前頭，我坐在他的後一排，進出當然是一道。寢室本來是離開兩間的，然而他和一位我的同房間的辦妥了交涉，竟私下搬了過來。在圖書室裏，當然是一起的。自修室卻沒有法子搬攏來，所以只有自修的時候，我們兩人不能同伴。

每日的日課，大抵是一定的。平常的時候，我們都到六點半鐘就起床，拿書到操場上去讀一個鐘頭。早飯後上課，中飯後看半點鐘報，午後三點鐘課餘下來，上圖書室去讀書。晚上自修兩個鐘頭，洗一個臉，上寢室去雜談一會，就上床睡覺。我自從和他住在一道之後，覺得興趣也好得多，用功也更加起勁了。

可是有一點，我時常在私心害怕，就是中學裏時常有的那一種同學中的風說。他的相兒，雖則很清秀，然而兩道眉毛很濃，嘴唇極厚，一張不甚白皙的長方臉，無論何人看起來，總是一位有男性美的青年。萬一有風說起來的時候，我這身材矮小的南方人，當然要居於不利的地位。但是這私心的恐懼，終沒有實現出來，一則因為大學生究竟比中學生智識高一點，二則大約也是因為他的勤勉的行爲和凜不可犯的威風可以壓服衆人的緣故。

這樣的又過去了兩個月，北風漸漸的緊起來，京城裏的居民也感到寒威的逼迫了；我們學校裏就開始了考試，到了舊曆十二月底邊，便放了年假。

同班的同學，北方人大抵是回家去過年的；只有貧而無歸的我和其他的二三個南方

人，臉上只是一天一天的在枯寂下去，眼看得同學們一個一個的興高彩烈地整理行篋，心裏每在酒喪家的苦淚。同房間的他因為看得我這一種狀況，也似乎不忍別去，所以考完的那一天中午，他就同我說：

『年假期內，我也不打算回去，好在這兒多讀一點書。』但考試完後的兩天。圖書室也閉門了，同房間的同學只剩了我和他的兩個人。又加以寢室內和自修室裏火爐也沒有，電燈也似乎滅了光，冷灰灰的蟄伏在那裏，看書終究看不進去。若去看戲遊玩呢，我們又沒有這些錢；上街去走走呢，冰寒的大風灰沙裏，看見的又都是些殘年的急景和往來忙碌的行人。

到了放假後的第三天，他也垂頭喪氣的急起來了。那一天早晨，天氣特別的冷，我們開了眼，談着話，一直睡到十點多鐘纔起床。餓着肚在房裏看了一回雜誌，他忽兒對我說：

『李君，我們走罷，你到我們鄉下去過年好不好？』

當他告訴我不回家去過年的時候，我已經看出了他對我的好意，心裏着實的過意不去，現在又聽了他這話，更加覺得對他不起，所以就對他說：

『你去罷！家裏又近，回家去又可以享受夫婦的天倫之樂，爲什麼不回去呢？』

但他無論如何總不肯一個人回去，從十點半鐘講起，一直講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止，他總要我和他一道，纔肯回去。他的脾氣是很古怪的，平時沈默寡言，凡事一說出口，却不肯改過口來。我和他相處半年，深知他有這一種執拗不灣的習氣，所以到後來就終究答應了他，和他一道上他那裏去過年。

那一天早晨很冷，中午的時候，太陽還躲在灰白的層雲裏，吃過中飯，把行李收拾了一收拾，正要雇車出去的時候，寒空裏卻下起鵝毛似的雪片來了。

雇洋車坐到永定門外，從永定門我們再雇驢車到殷家集去。路上來往的行人很少，四野寥闊，只有幾簇枯樹林在那裏點綴冬郊的寂寞。雪片儘是一陣一陣的大起來，四面的野景，渺渺茫茫，從車篷缺處看出去，好像是披着了一層薄紗似的。幸虧我們車是往南行的，北風吹不着，但驢背的雪片積得很多，溶化的熱氣一道一道的偷進車箱裏來，看去好像是驢子在那裏出汗的樣子。

冬天的短日，陰森森的晚了，驢車裏搖動雖則很厲害，但我已經昏昏的睡着。到了他搖我醒來的時候，我同做夢似的不曉得身子在甚麼地方。張開眼睛來一看，只覺得車篷裏黑得怕人。他笑着說：

『李君！你醒醒罷！你瞧，前面不是有幾點燈火看見了麼？那兒就是殷家集呀！』

又走了一陣，車子到了他家的門口，下車之後，我的脚也盤坐得麻了。走進他的家裏去，一看，裏邊却寬敞得很。他的老父和母親，喜歡得了不得。我們在一盞煤油燈上，吃完了晚飯，他的媳婦也出來爲我在一張暖炕上鋪起被褥來。說起他的媳婦，本來是生長在他家裏的童養媳，是於去年剛合婚的。兩隻脚纏得很小，相兒雖則不美，但在鄉下也不算很壞。不過衣服的樣子太古，從看慣了都人士的我們看來，她那件青布的綿襖，和緊扎着脚的紅綿褲，實在太難看了。這一晚因爲日間在驢車上搖擺了半天，我覺得有點倦了，所以吃完晚飯之後，一早就上炕去睡了。他在裏間房裏和他父母談了些什麼，和他媳婦在什麼時候上炕，我却沒有知道。

在他家裏過了一個年，住了九天，我所看出的事實，有兩件很使我爲他傷心：第一是婚姻的不如意，第二是他家裏的貧窮。

北方的農家，大約都是一樣的，終歲勤勞，所得的結果，還不夠供政府的苛稅。他家裏雖則有幾十畝地，然而這幾十畝地的出息，除了賦稅而外，他老父母的飲食和媳婦兒的服飾，還是供給不了的。他是獨養兒子，父親今年五十多了。他前後左右的農家的兒子，年紀和他相上下的，都能上地裏去工作，幫助家計；而他一個人在學校裏念書，非但不能幫他父親，并且時時還要向家裏去支取零用錢來買書購物。到此，我纔看出了他在學校裏所以要這樣減省的原因。唯其如此，我和他同病相憐，更加覺得他的人格的高尚。

到了正月初四，舊年的雪也溶化了，他在家裏日日和那童養媳相對，也似乎十分的不快，所以我就勸他早日回京，回到學校裏去。

正月初五的早晨，天氣很好，他父親自家上前面一家姓陳的人家，去借了驢兒和車子，送我們進城來。

說起了這姓陳的人家，我現在還疑他們的女兒是我同學致死的最大原因。陳家是殷家集的豪農，有地二百多頃。房屋也是瓦屋，屋前屋後的牆圍很大。他們有三個兒子，頂大的却是一位女兒。她今年十九歲了，比我那位同學小兩歲。我和他在他家裏住了九天，然而一半的光陰却是在陳家費去的。陳家的老頭兒，年紀和我同學的父親差不多，可是娶了兩次親，前後都已經死了。初娶的正配生了一個女兒，繼娶的續絃生了三個男孩，頂大的還只有十一歲。

我的同學和陳家的惠英——這是她的名字——小的時候，在一個私塾裏念書；後來大了，他就去進了史官屯的小學校。這史官屯在殷家集之北七八里路的地方，是出永定門以南的第一個大村莊。他在史官屯小學裏住了四年，成績最好，每次總考第一，所以畢業之後，先生就爲他去北京師範報名，要他繼續的求學。這先生現在也已經去世了，我的同學一說起他，還要流出眼淚來感激得不得了。從此他在北京師範住了四年，現在卻安安穩穩的進了大學。讀書人很少的這村莊上，大家對於他的勤儉力學，當然是非常尊敬。尤其是陳家的

老頭兒，每對他父親說：

『雅儒這小孩，一定很有出息，你一定培植他出來，若要錢用，我儘可以爲你出力。』

我說了大半天，把他的名姓忘了，還沒有告訴出來。他姓朱，名字叫『雅儒』。我們學校裏的稱呼本來是連名帶姓叫的，大家叫他『朱雅儒』。而他叫人，卻總不把名字放進去，只叫一個姓氏，底下添一個君字。因此他總不直呼其名的叫我『李厥明』，而以『李君』兩字叫我。我起初還聽不慣，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後來也就學了他，叫他『朱君』，『朱君』了。陳家的老頭兒既然這樣的重視他，對於他父親提出的借款問題，當然是百無一拒的。所以我想他們家裏，欠陳家的款，一定也是不在少數。

那一天，正月初五的那一天，他父親向陳家去借了驢車驢子，送我們進城來，我在路上因爲沒有話講，就對他說：

『可惜陳家的惠英沒有讀書，她實在是聰明得很！』

他起初聽了我這一句話，臉上忽而紅了一紅；後來覺得我講這話時並沒有惡意含着，

他就嘆了一口氣說：

『唉！天下的恨事正多得很哩！』

我看他的神氣，似乎他不大願意我說這些女孩兒的事情，所以我也就默默的不響了。那一天到了學校之後，同學們都還沒有回來，我和他兩個人逛逛廠甸，聽聽戲，也就貓貓虎虎將一個寒假過了過去。開學之後，又是刻板的生活，上課下課，吃飯睡覺，一直到了暑假。

暑假中，我因為想家想得心切，就和他別去，回南邊的家裏來住了兩個月。上車的時候，他送我到車站上來，說了許多互相勉勵的說話，要我到家之後，每天寫一封信給他，報告南邊的風物。而他自家呢，說想於暑假中去當兩個月家庭教師，好弄一點零用，買一點書籍。

我到南邊之後，雖則不天天寫信，但一個月中間，也總計要和他通五六封信。我從信中的消息，知道他暑假中並不回家去，仍住在北京一家姓黃的人家教書，每月也可得二十塊錢薪水。

到陽曆八月底邊，他寫信來催我回京，並且說他於前星期六回到殷家集去了一次，陳家的惠英還在問起我的消息呢。

因爲他提起了惠英，我倒想起當日在殷家集過年的事情來了。惠英的貌並不美，不過皮膚的細白實在是北方女子中間所少見的。一雙大眼睛，看人的時候，使人要懼怕起來；因爲她的眼睛似乎能洞見一切的樣子。身材不矮不高，一張團團的面使人一見就覺得她是一個忠厚的人。但是人很能幹，自她後母死後，一切家計都操在她的手裏。她的家裏，洒掃得很乾淨。西面的一間廂房，是她的起坐室，一切賬簿文件，都擱在這一間廂房裏。我和朱君於過年前後的幾天中老去坐談的，也是在這間房裏。她父親喜歡喝點酒，所以正月裏的幾天，他老在外頭。我和朱君上她家裏去的時候，不是和她的幾個弟弟說笑話，談故事，就和她講些北京學校裏的雜事。朱君對她，嚴謹沈默，和對我們同學一樣。她對朱君亦沒有什麼特別的親熱的表示。

只有一天，正月初四的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朱君忽而從家中走了出去。我和他父親談

了些雜天，抽了一點空，也順便走了出去，上前面陳家去，以為朱君一定在她那裏坐着。然而到了那廂房裏，和她的小兄弟談了幾句話之後，問他們『朱君來過了沒有？』他們都搖搖頭說『沒有來過。』問他們的『姊姊呢？』他們回答說『病着，睡覺了。』

我回到朱家來，正想上炕去睡的時候，從前面門裏朱君卻很快的走了進來。在煤油燈底下，我雖看不清他的臉色，然而從他和我說話的聲氣及他那雙紅腫的眼睛上看來，似乎他剛上什麼地方去痛哭了一場似的。

我接到了他催我回京的信後，一時連想到了這些細事，心裏到覺得有點好笑，就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

『老朱！你大約也掉在戀愛裏了罷！』

陽曆九月初，我到了北京，朱君早已回到學校裏來，床位飯案等事情，他早已為我弄好，弄得和他一塊。暑假考的成績，也已經發表了，他列在第二，我卻在他的底下三名的第五，所以自修室也合在一塊兒。

開學之後，一切都和往年一樣，我們的生活也是刻板式的很平穩的過去了一個多月。北京的天氣，新考入來的學生，和我們一班的同學，以及其他的一切，都是同上學期一樣的沒有什麼變化，可是朱君的性格卻比從前有點不同起來了。

平常本來是沈默的他，入了陽曆十月以後，更是悶聲不響了。本來他用錢是很節省的，但是新學期開始之後，他老拖了我上酒店去喝酒去。拚命的喝幾杯之後，他就放聲罵社會制度的不良，罵經濟分配的不均，罵軍閥，罵官僚，末了他尤其攻擊北方農民階級的愚昧，無微不至。我看了他這一種悲憤，心裏也着實爲他所動，可是到後來只好以順天守命的老生常談來勸他。

本來是勤勉的他，這一學期來更加用功了。晚上熄燈鈴打了之後，他還是一個人，在自修室裏點着洋蠟，在看英文的愛倫凱，倍倍兒，須帝納兒等人的書。我也曾勸過他好幾次，教他及時休養休養，保重身體。他卻昂然的對我說：

『像這樣的世界，像這樣的社會裏，我們偷生着有什麼用處？什麼叫保重身體？你先

去睡罷！

禮拜六的下午和禮拜天的早晨，我們本來是每禮拜約定上郊外去走走的，但他自從入了陽曆十月以後，不推托說是書沒有看完，就說是身體不好，總一個人留在寢室裏不去。實際上，我看他的身體也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了。兩道很濃的眉毛，投下了兩層陰影，他的眼窩陷落得很深，看起來實在有點怕人，而他自家卻還在起早落夜的讀那些提倡改革社會的書。我注意看他，覺得他的飯量也漸漸的減下去了。

有一天寒風吹得很冷，天空中遮滿了灰暗的雲，彷彿要下大雪的早晨，門房忽而到我們的寢室裏來，說有一位女客，在那裏找朱先生。那時候，朱君已經出去上操場上去散步看書去了。我走到操場上，尋見了他，告訴了他以後，他臉上忽然變得一點血色也沒有，瞪了兩眼，同呆子似的儘管問我說：

『她來了麼？她真來了麼？』

我倒被他駭了一跳，認真的對他說：

『誰來謊你，你跑出去看看就對了。』

他出去了半日，到上課的時候，也不進教室裏來；等到午後一點多鐘，我在下堂上自修室去的路上，卻遇見了他。他的臉色更灰白了，比早晨我對他說話的時候還要陰鬱，鎖緊了的一雙濃厚的眉毛，陰影擴大了開來，他的全部臉上都罩着一層死色。我遇見了他，問他早晨來的是誰，他卻微微的露了一臉苦笑說：

『是惠英！她上京來買貨物的，現在和她爸爸住在打磨廠高陞店。你打算去看她麼？我們晚上一同去罷！去和她們聽戲去。』

聽了他這一番話，我心裏倒喜歡得很，因為陳家的老頭兒的話，他是很要聽的。所以我想吃過晚飯之後，和他同上高陞店去，一則可以看看半年多不見的惠英，二則可以托陳家的老頭兒勸勸朱君，勸他少用些功。

吃過晚飯，風刮得很大，我和他兩個人不得不坐洋車上打磨廠去。到高陞店去一看，他們父女二人正在吃晚飯，陳老頭還在喝白乾，桌上一個羊肉火鍋燒得滿屋裏都是火鍋的

香味。電燈光爲火鍋的熱氣所包住，照得房裏朦朧朧。惠英着了一件黑布的長袍，立起來讓我們坐下喝酒的時候，我覺得她的相兒卻比在殷家集的時候美得多了。

陳老頭一定要我們坐下去喝酒，我們不得已就坐下去喝了幾杯。一邊喝，一邊談，我就把朱君近來太用功的事情說了一遍。陳老頭聽了我的話，果然對朱君說：

『雅儒！你在大學裏，成績也不算不好，何必再這樣呢？聽說你考在第二名，也已經可以了，你難道還想奪第一名麼？……總之，是身體要緊。……你的家裏，全都在盼望你在大學裏畢業後，賺錢去養家；萬一身體不好，你就是學問再好一點，也沒有用處。』

朱君聽了這些話，儘是悶聲不語，一杯一杯的在俯着頭喝酒。我也因爲喝了一點酒，頭早昏痛了，所以看不出他的表情來。一面回過頭來看看惠英，似乎也俯着了頭，在那裏落眼淚。

這一天晚上，因爲談天談得時節長了，戲終於沒有去聽。我們坐洋車回校裏的時候，自修的鐘頭卻已經過了。第二天，陳家的父女已經回家去了，我們也就回復了平時的刻版生

活。朱君的用功，沈默，牢騷抑鬱的態度，也仍舊和前頭一樣，並不因陳家老頭兒的勸告而減輕些。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又是一年將盡的冬天到了。北風接着吹了幾天，早晚的寒冷驟然增加了起來。

年假考的前一個星期，大家都緊張起來了，朱君也因這一學期裏看課外的書看了太多，把學校裏的課本丟開的原因，接連有三夜不睡，溫習了三夜功課。

正將考試的前一天早晨，朱君忽而一早就起了床，襪子也不穿，蓬頭垢面的跑了出去。跑到了門房裏，他拉住了門房，要他把那一個人交出來。門房莫明其妙，問他所說的那一個人是誰，他只是拉住了門房吵鬧，卻不肯說出那一個人的姓名來。吵的聲音大了，我們都出去看，一看是朱君在和門房吵鬧，我就夾了進去。這時候我一看朱君的神色，自家也駭了一跳。

他的眼睛是血漲得紅紅的，兩道眉毛直豎在那裏，臉上是一種沒有光澤的青灰色，額

上頸項上漲滿了許多青筋。他一看見我們，就露了兩列雪白的牙齒，同哭也似的笑着說：

『好好，你們都來了，你們把這一個小軍閥看守着，讓我去拿出手槍來槍斃他！』

說着，他就把門房一推，推在我和另外兩個同學的身上；我們大家都不提防他的，被他這麼一推，四個人就一塊兒的跌倒在地上。他却獐獐地哈哈的笑了幾聲，就一直的跑了進去。

我們看了他這一種行動，大家都曉得他是精神錯亂了。就商量叫校役把他看守在養病室裏，一邊去通知學校當局，請學校裏快去請醫生來替他醫治。

他一個人坐在養病室裏不耐煩，硬要出來和校役打罵。並且指看守他的校役是小軍閥，罵着說：

『渾蛋，像你這樣的一個小小的軍閥，也敢強取人家的閨女麼？快拿手槍來，快拿手槍來！』

校醫來看他的病，也被他打了幾下，並且把校醫的一副眼鏡也扯下來打碎了。我站在

門口，含淚的叫了幾聲：

『朱君！朱君！你連我都認不清了麼？』

他光着眼睛，對我看了一忽，就又哈哈哈哈哈的笑着說：

『你這小王八，你是來騙錢的罷？』

說着，他又打上我的身來，我們不得已就只好將養病室的門鎖上，一邊差人上他家裏去報信，叫他的父母出來看護他的病。

到了將晚的時候，他父親來了，同來的是陳家的老頭兒。我當夜就和他們陪朱君出去，在一家公寓裏先租了一間房間住着。朱君的病愈來愈兇了，我們三個人因為想制止他的暴行，終於一晚沒有睡覺。

第二天早晨，我一早就回學校去考試，到了午後，再上公寓裏去看他的時候，知道他們已經另外租定了一間小屋，把朱君細縛起來了。

我在學校裏考試考了三天，正到考完的那一日早晨一早就接到了一箇急信，說朱君

已經不行了，急待我上那兒去看看他。我到了那裏去一看，只見黑戚戚的一間小屋裏，他同鬼也似的還被縛在一張板床上。房裏的空氣穢臭得不堪，在這黑臭的空氣裏，只聽見微微的喘氣聲和腹瀉的聲音。我在門口靜立了一忽，實在是耐不住了，便放高了聲音，「朱君」，「朱君」的叫了兩聲。坐在他腳後的他那老父，馬下就舉起手來阻止住我的發聲。朱君聽了我的喚聲，把頭轉過來看我的時候，我只看見了一個枯黑得同髑髏似的頭和很黑很黑的兩顆眼睛。

我踏進了那間小房，審視了他一回，看見他的手脚還是綁着，頭卻軟軟的斜靠在枕頭上面。腳後頭坐在他父親背後的，還有一位那朱君的媳婦，眼睛哭得紅腫，呆呆的縮着頭，在那裏看守着這將死的她的男人。

我向前後一看，眼淚忽而湧了出來，走上他的枕頭邊上，伏下身去，輕輕的問了他一句話：「朱君！你還認得我麼？」底下就說不下去了。他又轉過頭來對我看了一眼，臉上一點兒表情也沒有，但由我的淚眼看過去，好像他的眼角上也在流出眼淚來的樣子。

我走近他父親的身邊，問陳老頭那裏去了。他父親說：

『他們惠英要於今天出嫁給一位軍官，所以他早就回去料理喜事去了。』

我又問朱君服的是什麼藥，他父親只搖搖頭，說：『我也不曉得。不過他服了藥後，卻瀉到如今，現在是好像已經不行了。』

我心裏想，這一定是服藥服錯了，否則，三天之內，他何以會變得這樣的呢？我正想說話的時候，卻又聽見了一陣腹瀉的聲音，朱君的頭在枕上搖了幾搖，喉頭咯咯的響起來了。我的毛髮竦豎了起來，同時他父親，他媳婦兒也站起來趕上他的枕頭邊上去。我看見他的頭往上抽了幾抽，喉嚨頭格格落落響了幾聲，微微抽動了一刻鐘的樣子，一切的動靜就停止了。他的媳婦兒放聲哭了起來，他的父親也因急得癡了，倒只是不發聲的呆站在那裏。我却忍耐不住了，也低下頭去在他耳邊『朱君！朱君！』的絕叫了兩三聲。

第二天早晨，天又下起微雪來了。我和朱君的父親和他的媳婦，在一輛大車上一清早就送朱君的棺材出城去。這時候城內外的居民還沒有起床，長街上清冷的很。一輛大車前

面載着朱君的靈柩，後面坐着我們三人，慢慢的在雪裏轉走。雪片積在前面罩棺木的紅氈上，我和朱君的父親卻包在一條破棉被裏，避着背後吹來的北風。街上的行人很少，朱君的媳婦幽幽在哭着的聲音，覺得更加令人傷感。

大車走出永定門的時候，黃灰色的太陽出來了，雪片也似乎少了一點。我想起了去年冬假裏和朱君一道上他家去的光景，就不知不覺的向前面的靈柩叫了兩聲，忽兒按捺不住地嘩的一聲放聲哭了起來。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

過 去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噉噉的同雹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恰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就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

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很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服的態度。正因為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去吃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柵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

所以她的臉我看見不見。大約是在柵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只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並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並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顎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那種怪脾氣，所以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把？』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吓，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蹤。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

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嗯……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真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

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并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沒有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在住。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着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

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時因為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她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為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商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

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梁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藹，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過意。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

十七八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總沒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白細牙齒，彎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為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為老二像一隻雄鷄，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她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並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並且還時以為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

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為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痛！再踢一下！再踢一下！」她也就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腳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

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腳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腳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腳，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腳一樣。我也曾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晰白，腳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腳，時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腳，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腳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腳，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腳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唇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狠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個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取親，對

於將來的希望，也還很有自負心理！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並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的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老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吃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說：『去吃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吃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眼，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

有，就推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
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
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
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把。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
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
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
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把這事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
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
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
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的在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我太狠，或者嘲弄
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過老二。而

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為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曆新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惑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沉悶的時候，邀我去吃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人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吃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吃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

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并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的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的。兩個浪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上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幾聲略略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

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曬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而那扇房門却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腳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祕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重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頭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

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你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捱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過去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嗽口洗臉。

一忽兒她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真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二真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閑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為她說話的聲音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我從衣袋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蹤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

呼吸了半刻鐘煙，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忽忽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樓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想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思，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真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在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鬧鬧的悲哀海裏，不知沉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脚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你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

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爲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並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真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為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沉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看她臉上的表情，却終於是不曾為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了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了。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事情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過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不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曉怎麼的忽兒絞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煙。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H港的時刻。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

在寒風裏

(上)

『老東家——你母親——年紀也老了，這一回七月裏你父親做七十歲陰壽的時候，他們要寫下分單來分定你們弟兄的產業。帖子早已發出，大娘舅，二娘舅，陳家橋的外公，范家村的大先生，阿四老頭，都在各幫各親人的忙，先在下棋佈局，爲他們自己接近的人出力。你的四位哥哥，也在日日請酒探親，送禮，拜客。和尚，我是曉得你對這些事情都不願意參預的，可是五嫂同她的小孩們，將來教她們吃什麼呢？她們娘家又沒有什麼人，族裏的房長家長，又都對你是不滿意的，只有我這一個老不死，雖在看不過他們的黑心，雖在日日替你和五嫂抱不平，但一個老長工，在分家的席上，那裏有一句話分。所以無論如何，你接到這一封信後，總要馬上回來，來趕七月十二日那一天陰壽』

之期。他們那一羣豺狼，當了你的面，或者也會客氣一點。五嫂是曉得你的脾氣，知道你不耐煩聽到這些話的，所以教我信也不必去發。但眼見得死了的老東家最痛愛的你這一房，將來要弄得飯都吃不成，那我也對不起死了的老東家你的父親，這一封信是我私下教東門外的測字先生寫的，怕你沒回來的路費，我把舊年年底積下來的五塊錢封在裏頭，接到這一封信之後，請你千萬馬上就回來。」

這是我們祖父手裏用下來的老僕長生寫給我的那封原信的大意。但我的接到這信，是剛在長江北岸揚州城外的一個山寺裏住下的時候，已在七月十二那一天父親的陰壽之期之後了。

自己在這兩三年中，輾轉流離，老是居無定所。尤其是今年入春以後，因為社會的及個人的種種關係，失去了職業，失去了朋友親戚還不算稀奇，簡直連自己的名姓，自己的生命都有失去的危險，所以今年上半年中遷徙流寓的地方比往常更其不定，因而和老家的一段藕絲似的關係也幾乎斷絕了。

長生的那封用黃書紙寫的厚信封面上，寫着的地址原是我在半年以前住過一個多月的上海鄉下的一處地方。其後至松江，至蘇州，至青島，又回到上海，到無錫，到鎮江，到揚州，直到陰曆的八月盡頭方在揚州鄉下的那山寺裏住下，打算靜息一息之後，再作雲遊的計劃的；而秋風涼冷，樹葉已蕭蕭索索地在飛掉下來，江北的天氣，早就變成了殘秋的景象了。可憐忠直的長生的那封書札，也像是有活的義勇的精神保持着的樣子，為追趕我這沒出息的小主人的原因，也竟自南而北，自北而南，不知走盡了幾千里路，這一回又自上海一程一程的隨車北上，直到距離他發信之日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之後，方纔到了我的手裏。信封面上的一張一張的附箋，和因轉遞的時日太久而在信封上自然發生的一條一條的縐痕，都像是那位老僕的吶吶吐說不清的半似愛惜半似責難的言語，我於接到他那封厚信的時候，真的感到了一種不可以命名的怯懼，有好一晌不敢把牠拆打開來閱讀牠的內容。

對信封面呆視了半天，心裏自然而然的湧起了許多失悔告罪之情，又朦朦朧朧地想起了些故鄉的日常生活，和長生平時的言動舉止的神情之後，胆子一大，我纔把信拆開了。

在一行一行讀下去的中間，我的雙眼雖則釘住在那幾張粗而且黃的信紙之上，然而腦裏却正同在替信中的言語畫上濃厚的背景去的一樣，儘在展開歷來長生對我們一族的關係的各幅縮寫圖來。

長生雖然是和我們不同姓的一個外鄉人，但我們家裏六十年來的悲歡大事，總沒有一次他是不在場的。他跟他父親上我們屋裏來做看牛的牧童的時候，我父親還剛在鄉塾裏念書，我的祖父祖母還健在着哩。其後我們的祖父死了，祖母於爲他那獨養兒子娶媳婦——就是我們的母親——之先，就把她手下的一個使婢配給了他，他們倆口兒仍復和我們在一道住着。後來父親娶了我們母親，我們弟兄就一個一個的生下來了，而可憐的長生，在結婚多年之後，於生頭一個女兒的時候，他的愛妻却在產後染了重病，和他就成了死別。他把女兒抱回到了自己的鄉裏去後，又仍復在我們家裏做工。一年一年的過去，他看見了我們弟兄五人的長成，看見了我們父親祖母的死去，又看見了我們弟兄的娶婦生兒，而他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在我們家裏做工。現在第三代都已經長成了，他的女兒也已經嫁給了

我們附近的一家農家的一位獨身者做媳婦，生下了外孫了，他也仍舊還在我們家裏做工。

他生性是笨得很的，連幾句極簡單的話都述說不清，因此他也不大歡喜說話；而說出一句話來的時候，總是毒得不得了，堅決得不得了。他的高粗的身體和強大的氣力，却與此相反，是什麼人見了也要生怕懼之心的，所以平時他雖則總是默默不響，由你們去說笑話嘲弄他，但等他的毒性一發作，那他就不問輕重，不管三七二十一，無論什麼重大的物事如搗白磨石之類，他都會抓着擎起，合頭蓋腦的打上你的身來。可是於這樣的毒脾氣發了之後，等彌天的大禍闖出了之後，不多一忽，他就會同三歲的小孩子一樣，流着眼淚，合掌拜倒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寬恕，乞你的饒赦，直到你破顏一笑，仍復和他和解了的時候為止。像這樣愚笨無靈的他，大家見了他那種彷彿是吃了一驚似的表情，大約總要猜想他是一個完全沒有神經，沒有感情的人了，可是事實上却又不然。

他於那位愛妻死了的時候，一時大家都以為他是要為發瘋而死的了。他的兩眼是呆呆向前面的空處在直視的，無論坐着立着的時候，從旁邊看將起來，總好像他是在注視着

什麼的樣子；你只須靜守着他五分鐘的時間，他在這五分鐘之內，臉上會一時變喜，一時變憂的變好幾回。並且在這中間，不管他旁邊有沒有人，他會一個人和人家談話似的高聲獨語起來。有時候簡直會同小孩子似的譁的一聲高哭出來。眼淚流滿了兩頰，流上了他的那兩簇捲曲黃黑的鬍子，他也不想擦一擦，所以亮晶晶的淚滴，老是同珍珠似的掛在他的鬍子角上的。有時候在黑夜裏，他這樣的獨語一陣，高哭一陣之後，就會從床上跳起身來，輕輕開了大門，一個人跑出去，去跑十幾里路，上北鄉我們的那座祖墳山邊上他那愛妻的墓上去坐到天明。像這樣的狀態，總繼續了半年的樣子，後來在寒冬十二月的晚上，他冒了風雪，這樣的去坐了一宵，回來就得了一場大病。大病之後，他的思念愛妻之情，似乎也淡薄下去了。可是直到今日，你若提起一聲夏姑——這是他愛妻的名字——他就會坐下來夏姑長夏姑短的和你說許許多多的廢話。

第二次的他的發瘋，是當我父親死的那一年。大約因我父親之死，又觸動了他的對愛妻悲悼之情了罷，他於我父親死後，哭了叫了幾天還不足，竟獨自一個人上墳山腳下的那

座三開間大的空莊屋裏去住了兩個多月。

在最近的——雖說是最近，但也已經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我們祖母死的時候，照理他是又該發瘋的，但或者是因為看見死的場面已經看慣了的原因罷，他的那一種瘋症竟沒有發作。不過在替祖母送葬的那一天他悲悲切切地在路上哭送了好幾里路。

在這些生死大難之間，或者是可以說感情易動的，倒還不足以證實他的感情纖弱來；最可怪的是當每年的冬天，我們不得不賣田地房屋過年的時候，他也總要同瘋了似的亂罵亂嚷，或者竟自朝至晚一句話也不講的死守着沈默地過幾天日子。

因為他這種種不近人情的結果，所以在我們鄉裏竟流行開了一個他的綽號，『長生顛子』這四個字，在我們鄰近的各鄉裏，差不多是無人不識的。可是這四個字的含義，也並不是完全係譏笑他的意思。有一半還是指他的那種對東家盡心竭力的好處在講，有一半却是形容他的那種怪脾氣和他的那一副可笑的面容了，這一半當然是對他的譏笑。

說到他的面容，也實在太醜陋了。一張扁平的臉，上面只看得出兩個大小不同的空洞，

下面只看得出幾簇黃曲的毛。兩個空洞，就是他的眼睛，同圓窗似的。他這兩隻眼睛，左右眼的大小是不同的。右眼比左眼要大三分之一，圓圓的一個眶裏，只見有黑眼珠在那裏放光，眼白是很少的，不過在外圍邊上有狹狹的一線而已。他的黃鬚子也生得很奇怪，平常的人總不過在唇上唇下，或者會生兩排長鬚，而他的鬚子却不然。正當嘴唇之上，他是沒有鬚子的，嘴唇角上有洋人似的兩簇，此外在頰骨下，一直連到喉頭，這兒一叢，那兒一簇的不曉得有幾多堆，活像是玉蜀黍頭上生在那裏的鬚毛。他的皮色是黑裏帶紫的，面皮上一個個的毛孔很大很深，近一點看起來，幾乎要疑他是一張麻臉。鼻頭是扁平的朝天鼻，那張嘴又老是吃了一驚似的張開在那裏的。因為他的面相是這樣，所以我們鄉下若打算騙兩三歲的小孩要他恐怖的時候，只教說一聲『長生顛子來了』就對，小孩們聽見了『長生顛子』這四個字，在哭的就會止住不哭，不哭的或者會因恐怖而哭起來。可是這四個字也並不是專在這壞的方面用的，有時候鄉下的幫傭者對人家的太出力的長工有所非難不滿的時候，就會說『你又不是長生顛子，要這樣的幫你們東家幹什麼？』

我在把長生的來信一行一行地讀下去的中間，腦裏儘在展開以長生爲中心的各種悲喜的畫幅來。不識是什麼原因，對於長生的所以要寫那封信給我的主要動機，就是關於我們弟兄析產的事情等，我却並不願多費一點思索。後來讀到了最後一張，捏到了重重包在黃書紙裏的那張中國銀行的五元舊鈔票的時候，不曉怎麼，我却忽而覺得心裏有點痛起來了。無知的長生，他竟把這從節衣節食中積起來的五塊錢寄給我了，並且也不開一張匯票，也不作一封掛號或保險信寄。萬一這一封原信失去，或者中途被拆的時候，那你又怎麼辦呢？我想起了這一層，又想起了四位哥哥的對於經濟得失的精明的計算，並且舉起眼睛來看看寺檐頭風雲慘澹的山外的天空，茫然自失，竟不知不覺的呆坐到了天黑。等寺裏的小和尚送上燈來，叫我去吃晚飯的時候，我的這一種似甘又苦的傷感情懷，還沒有完全脫盡。

那一晚上當然是一晚沒有睡着。我心裏顛顛倒倒，想了許多事情。

自從離開故鄉以來，到現在已經有十六七年了。這中間雖然也回去過幾次，雖也時常

回家去小住，然而故鄉的這一個觀念，和我現在的生活却怎麼也生不出關係來。當然老家的田園舊業，也還有一點剩在那裏。然而弟兄五人，個個都出來或念書或經商，用的錢是公衆的，賺的錢是私己的，到了現在再說分家析產，還有什麼意義呢？並且像我這樣的一個沒出息的兒子，到如今化的家裏的錢也已經不少了。末了難道還想去多爭一畝田多奪一間屋來養老麼？弟兄的爭產，是最可羞的一件事情，況且我由家庭方面，族人方面，和養在家裏的兒女方面說起來，都是一個不能治產的沒有戶主資格的人，那裏還有面目再去和鄉人見面呢，一想到這裏，我覺得長生的這一封信的不能及時送到，倒是上帝有靈，彷彿是故意使我避過一場爲難的大事似的。想來想去，想到了半夜，我就挑燈起來，寫了一封回信，打算等天亮之後就跑到城裏去寄出。

「讀了長生的來信，使我悲痛得很。我不幸，不能做官發財，只曉得使用家裏的金錢，到現在也還沒有養活老婆兒子的能力。分家的席上，不管他們有沒有分給我，我也決沒有面目來多一句嘴的。幸喜長生的來信到此地已經是在分家的期後，倒使我免

去了一種爲難的處置。無論如何，我想分割下來，你們幾口的吃住問題總可以不擔心思的，有得分就分一點，沒得分也罷了，你們可以到墳莊去安身，以祭田作食料的。我現在住在揚州鄉下，一時不能回來，長生老了，若沒有人要他去靠老，可以教他和我們同住。孤伶丁一個人，到現在老了，教他上那裏去存身呢？我現在身體還好，請你們也要保重，因爲窮人的財產就是身體。……

這是我那封回信的大意，當然是寫給我留養在家中的女人的。回信發後，這一件事情也就忘記了。並且天氣也接連着晴了幾天，我倒得了一個遊逛的機會，凡天甯門廣儲門以北，及出西北門二三十里地的境內，各名勝的殘蹟，都被我搜訪到了。

(下)

寒空裏刮了幾日北風，本來是荒涼的揚州城外，又很急速的變了一副面相。黃沙彌望的山野之間，連太陽晒着的時候都不能使人看出一點帶生氣的東西來。早晨從山脚下走

過向城裏運搬產物去的騾兒項下的那些破碎的鐵鈴，又塔蘭塔蘭地響得異常的淒寂，聽起來真彷彿是在大漠窮荒，一個人無聊賴地伏臥在穹廬帳底，在度謫居的歲月似的。尤其是當燈火青燵的晚上，在睡不着的中間，倚枕靜聽着北風吹動寺檐的時候，我的喜歡熱鬧的心，總要渴念着大都會之夜的快樂不已。我對這一時已同入葬在古墓堆裏似的平靜的生活，又生起厭倦之心來了。正在這一個時候，我又接到了一封從故鄉寄來的回信。

信上說得很簡單，大旨是在告訴我這一回分家的結果。我的女人和小孩，已搬上坟莊去住了，田地分得了一點，此外就是一筆現款，係由這一次的出賣市房所得的，每房各分得了八百元。這八百元款現在還存在城裏的聚康莊內，問我要不要用。母親和二房同住，仍在河口村的老屋裏住着。末了更告訴我說，若在外邊沒有事情，回家去一趟看看老母也是要緊的，她老人家究竟年紀老了，近來時常在患病。

接到了這一封信，我不待第二次的思索，就將山寺裏的生活作了一個結束。第二天早晨一早，就辭別了方丈，走下山來。從福運門外搭汽車趕到江邊，還是中午的時候，過江來吃

了一點點心，坐快車到上海北站，正是滿街燈火，夜市方酣的黃昏八九點之交。我雇了一乘汽車，當夜就上各處去訪問了幾位直到現在還對我保持着友誼的朋友，告訴他們以這幾個月的寂寥的生活，並且告訴他們以再想上上海附近來居住的意思。朋友中間的一位，就爲我介紹了一間在虹橋路附近的鄉下的小屋，說這本來是他的一位有錢的親戚，造起來作養病之所的，但等這小屋造好，病人已經入了病院，不久便死去了。他們家裏的人到現在還在相信這小屋的不利，所以沒有人去居住。假若我不嫌寂寞，那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搬進去住的；我聽了他的說明，就一心決定了去住這一間不利的小屋，因而告訴他在這兩三天內，想回故鄉去看看老母，等看了老母回來馬上就打算搬入這一間鄉下的閑房去住，請他在這中間，就將一切的交涉爲我代辦辦好。此外又談了許多不關緊要的閑天，并上兩三家舞場去看了一回熱鬧，到了後半夜纔和他們分了手，在北站的一家旅館內去借了一宵宿。

兩天之後，我又在回故鄉去的途上了。可是奇怪得很，這一回的回鄉，胸中一點兒感想

也沒有。連在往年當回鄉去的途中老要感到的那一種『我是落魄了回來了』的感傷之情都起不起來。

當午前十一點的時候，船依舊同平日一樣似的在河口村靠了岸。我一個人也飄然從有太陽晒着的野道上，走回到那間朝南開着大門的老屋裏去。因為是將近中午的緣故，路上也很少有認識的人遇見。我舉起了很輕的脚步，嘴裏還尖着嘴唇在吹着口笛，舒徐緩慢，同剛離開家裏上近村去了一次回來的人似的在走回家去。走到圍在房屋外圍的竹籬笆前，一切景象，還都同十幾年前的樣子一樣。庭前的幾顆大樹，屋後的一排修竹，黑而且廣的那一圈風火圍牆，大門上的那一塊南極呈祥的青石門楣，都還同十幾年前的樣子一點兒也沒有分別。直到我走盡了外圍隙地，走進了大門之後，我的脚步便不知不覺地停住了。大廳上一個人影也沒有。本來是掛在廳前四壁的那些字畫對聯屏條之類，都不知上那裏去了。從前在廳上擺設着的許多紅木器具，兩扇高大的大理石圍屏，以及錫製的燭臺掛燈之類，都也失了蹤影，連天井角裏的兩隻金魚大缸都不知去向了。空空的五開間的這一間廳

屋，只剩了幾根大柱和一堆一眼看將起來原看不大清爽的板凳小木箱之類的東西堆在西首上面的廳角落裏。大門口，天井裏，同正廳的檐下原有太陽光晒在那裏的，但一種莫名其妙的冷氣突然間侵襲上了我的全身。這一種衰敗的樣子，這一幅沒落的景象，實在太使我驚異了。我呆立了一陣，從廳後還是沒有什麼人出來，再舉起眼睛來看了看四周，我真想背轉身子就舉起脚步來跑走了。但當我的視線再落到西首廳角落裏的時候，一個紅木製的同小櫃似的匣子背形，却從亂雜的一堆粗木器的中間吸住了我的注意，從這匣子的朝裏一面的面上波形鑲在那裏的裝飾看起來，一望就可以斷定牠是從前係掛釘在這廳堂後樓上的那個精緻的祖宗堂無疑。我還記得少年的時候，從小學校放假回來，如何的愛偷走上後樓去看這雕刻得很精緻的祖宗堂過。我更想起當時又如何的想把這小小的祖宗堂拿下來佔爲己有，想將我所愛的幾個陶器的福祿壽星人物供到裏頭去過。現在看見了這祖宗堂的被亂雜堆置在這一個地方，我的想把牠佔爲己有的心思一時又起來了，不過感到的感覺和年少的時候却有點不同。那時候只覺得牠是好玩得很，不過想把牠拿來作

一個上等的玩具，這時候我心裏感到的感覺却簡單地說不出來，總覺得這樣的被亂堆在那裏還是讓我拿了去的好。

我一個人呆立在那裏看看想想，不知立了多少時候，忽而聽見背後有跑得很快的脚步聲響了。回轉頭來一看，我又吃了一驚。兩年多不見的姪兒阿發，竟穿上了小操衣，拿着了小書包從小學裏放學回來了。他見了我，一時也同驚極了的一樣，忽而站住了腳，張大了兩眼和那張小嘴，對我呆呆注視了一會。等我笑着叫他『阿發，你娘哩！』的時候，也纔作了笑臉，跳近了我的身邊叫我說：

『五叔，五叔，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娘在廚下燒飯罷？爸爸和哥哥等都上外婆家去了。』

我撫着他的頭，和他一道想走進廚下去的中間，忽兒聽見東廂房樓板上童童的一聲，彷彿是有一塊大石倒下在樓板上的樣子。我舉起頭來向有聲響的方面一看，正想問他的時候，他却輕輕的笑着告訴我說：

「娜娜（祖母）在叫人哩！因為我們在廚下的時候多，聽不出她的叫聲，所以把那個大秤錘給了她，教她要叫人的時候，就那麼的從床上把鐵錘推下來的。」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東北角的廳裏果然二嫂嫂出來了。突然看見了我和阿發，她也似乎吃了一驚，就大聲笑着說：

「啊，小叔，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五嬸正教長生送了一籃冬筍來，他還在廚下坐着哩，你還沒有回到莊屋裏去過麼？」

「是剛剛從輪船上來的。娘哩？還睡在那裏麼？」

「這一向又睡了好幾天了，你却先上廚下去洗個面，喝口茶罷，我上一上去就來。」說着她就走上了東夾衖裏的扶梯，我就和阿發一道走進到了廚下。

長生背朝着外面，駝了背坐在灶前頭那張竹榻上吸烟，聽見了我和阿發的脚步聲，他就立了起來。看見了我，猛然間他也驚呆住了。

「噢，和和……五五……你你……」

可憐急得他叫也叫不出來，我和阿發看了他那一種驚惶着急的樣子，不覺都哈哈哈哈哈的笑起來了，原來我的乳名叫作和尚，小的時候，他原是和尚和尚的叫，我叫慣的，現在因為長年的不見，並且我也長大了，所以他看見我的時候，老不知道叫我作什麼的好。我笑了一陣，他的驚惶的樣子也安定了下去，阿發也笑着跑到灶下去弄火去了，我纔開始問他：

「你仍和我們住在一道麼？莊屋裏的情形怎麼樣？」

他搖了搖頭，作了一副很認真的樣子，對我呆視着輕輕的問說：

「和和……五五先生，我那信你接到了麼？你……你的來信，我也聽見說了，我很多謝你，可是我那女兒，也在叫我去同她們住。」

說到這裏，二嫂嫂已從前面走了進來，我就把長生撇下，舉起眼睛來看她。我在她的微笑的臉上，却發見了一道隱伏在眉間的愛意。

「老人家的脾氣，近來真越變得古怪了。」

她微笑着搖搖頭說。

「娘怎麼樣，病總不十分厲害吧？」

我問她。

「病倒沒有什麼，可是她那種脾氣，長生吓，你總也知道的罷？」

說着她就轉向了長生，彷彿是在徵他的同意。我這回跑了千把里路，目的是想來看看這一位老母的病狀的，經嫂嫂那麼的一說，心裏倒也想起了從前我每次回來她老人家每次總要和我意見衝突弄得我不得不懊惱而走的種種事情，一瞬間我却失悔了，深悔我這一回的飄然又回到了故鄉來。但再回頭一想，覺得她老人家究竟是年紀大了，像這樣在外面流離的我，如此的更和她能夠見得幾回的面。所以一挺起身，我就想跑出前廳來上樓去看看她的病容。但走到了廳門邊上，嫂嫂又叫我回去說：

「小叔，你是明白的人，她老人家脾氣向來是不好的，你現在還是不去看她罷，等吃了飯後，她高興一點的時候再去不遲。」

被嫂嫂這麼的一阻，我却更想急急乎去見見她老的面了，於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跑

出廳前，跑上了廂樓。

廂樓上的窗門似乎因為風多都關閉在那裏，所以房裏面光線異常的不足。我上樓之後，就開口親親熱熱地叫了一聲『娘！』但好久沒有回音。等我的目光習慣了暗處的光線，舉目向床上看去的時候，我纔看出了床上的帳子係有半邊鈎掛起在那裏的，我們的那位老母却背朝着了外床，打側睡在棉被窩裏。看了她半天的沒有回音，我以為她又睡着在那裏了，所以不敢再去驚動，就默默的在床前站立了好一會。看看她是聲息也沒有，一時似乎是不會醒轉來的樣子，我就打算輕輕走下樓來了。但剛一舉脚，床上我以為是睡着的她却忽而發了粗暴的喉音說：

『你也曉得回來的麼？』

我驚異極了，正好像是臨頭被潑了一身冷水。

『你回來是想來分幾箇錢去用用的罷？我的兒女要都是像你一樣，那我怕要死了爛在床上也沒有人來收拾哩！哼，你們真能幹，你那媳婦兒有她的毒計，你又有你的方法。

今天我是還沒有死哩，你又想來拆了我的老骨頭去當柴燒了麼？我的這一點金器，可是輪不到你們倆的，老實先同你們說了罷？」

我聽了她的這一番突如其來的毒罵，真的知覺也都失去，弄得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凝結住了。身上發了抖，上顎骨與下顎骨中間格格地發出了一種互擊的聲音。眼睛也看不出什麼東西來了，黑暗裏只瞥見有許多金星火花，在眼前迸發飛轉，耳朵裏也只是嗡嗡地在作怪鳴；我這樣驚呆住兀立了不曉得有多少時候，忽而聽見嫂嫂的聲音在耳朵邊上叫說：

『小叔，小叔，你上下面去吃飯去罷！娘也要喝酒了啊。』

我昏得連出去的路都辨不清了，所以在黑暗裏竟跌翻了幾張小凳，纔走出了廂樓的房門，聽見了我跌翻了凳子的聲音之後，床裏面又叫出來說：

『這兒的飯是不准你來吃的，這兒是老二的屋裏，不是老屋了。』

我一跑下樓梯，走到了廳屋的中間，看見長生還抬起了頭，駝着了背，很擔憂似的在向廂房樓上看着。一見了他的這一副樣子，我的知覺感情就都恢復了，一時勉強忍住得好久

的眼淚，竟撲漱漱滾下了好幾顆來。我頭也不回顧一眼，就跑出了廳門，跑上了門前的隙地，想仍復跑上船埠頭去等下午那一班向杭州出發的船去。但走上村道的時候，長生却含着了淚聲，在後面叫我說：

『和和……和……五先生，你等一等……』

我聽了他的叫聲，就也不知不覺的放慢了脚步，等他走近了我的背後，只差一兩步路的時候，我就一邊走着一邊強壓住了自己啜泣的鼻音對他說：

『長生，你回去罷，莊屋裏我是不去了。我今晚上還要上上海去。』

在說話的中間他却已經追上了我的身邊，用了他的那隻大手，向我肩上一拉，他又啞的說：

『你，你去吃了飯去。他們的飯不吃，你可以上我女兒那裏去吃的。等吃了飯我就送你上船好了。』

我聽了他這一番話，心裏更是難堪了，便舉起袖子來擦了一擦眼淚，一句話也不說，由

他拉着，跟他轉了一箇方向，和他走上了他女兒的家中。

等中飯吃好，手臉洗過，吸了一枝煙後，我的氣也平了，感情也回復了常態。因為吃飯的時候，他告訴了我許多分家當時的又可氣又可笑的話，我纔想起了剛纔在廳上看見的那箇祖宗神堂。我問了他些關於北鄉莊屋裏的事情，又問他可不可以抽出兩三日工夫來，和我同上海去一趟。他起初以為我在和他開玩笑，後來等我想把那箇大家不要的祖宗堂搬去的話說出之後，他就跳起來說：

『那當然可以，我當然可以替你背了上上海去的。』

等他先上老屋去將那箇神堂搬了過來，看看搭船的時間也快到了，我們就托他女兒先上藥店裏去帶了一個口信給北鄉的莊屋，說明我們兩人的將上上海。

那一天晚上的滬杭夜車到北站的時候，我和他兩個孤伶仃的清影，直被擠到了最後纔走出鐵柵門來，因為他背上背着了那紅木的神堂，走路不大方便，而他自己又彷彿是在背着活的人在背上似的，生怕被人擠了，致這神堂要受一點委屈。

第二天的午前，我先在上海將本來是寄存在各處的行李舖蓋書架桌椅等件搬了一搬攏來，此外又買了許多食用的物品及零碎雜件等包作了一大包。午後纔去找着了那位替我介紹的朋友，一同遷入了虹橋路附近的那間小屋。

等洗掃乾淨，什器等件擺置停當之後，匆促的冬日，已經低近了樹梢，小屋周圍的草原及樹林中間，早已有渺茫的夜霧濛濛在擴張開來了。這時候我那朋友，早已回去了上海，雖然是很小，但也有三小間寬的這一間野屋裏只剩了我和長生的兩箇。我因為他在午後忙得也夠了，所以叫他且在檐下的籐椅子上躺息一下吸幾口烟，我自己就點上了洋燭，點上了煤油爐子，到後面的一間灶屋裏去準備夜飯。

等我把一罐牛肉和一罐蘆筍熱好，正在取刀切開麵包來的時候，從黑暗的那間朝南的起坐室裏却烏烏的傳了一陣啜泣的聲音過來。我拿了洋燭及麵包等類，走進到這間起坐室的時候，那裏知道我滿以為躺坐在檐下籐椅上吸烟的長生，竟跪坐在那祖宗神堂的面前地上，兩手抱着了頭儘在那裏一邊哭一邊嚕嚕嚕動着了嘴似在禱告。我看了這一

種單純的迷信，心裏竟也爲他所打動了，在旁邊呆看了一忽，把洋燭和麵包之類向桌上一擺，我就走近了他的身邊伏下去扶他起來叫他說：

『長生，起來吃飯罷！』

他聽了我這一聲叫，似乎更覺得悲傷了，就放大了聲音高哭了起來；我坐倒在椅上，慢慢的慰撫了半天，他纔從地上立起，與我相對坐着，一邊哭一邊還繼續的說：

『和尚，我實在對老東家不起。我……我實在對老東家不起……要你……要你這樣的去燒飯給我吃……你那幾位兄嫂……他們……他們真是黑心……田地……田地山場他們都奪的奪爭的爭搶了去了……只……只剩了一個坟莊……和這一個神堂給你們……我……我一想起老東家在日，你們哥兒幾有的是穿有的是吃……住的是……是那間大廳堂……到現在你……你只一個人住上這們小……小的草屋裏來……還要……還要自己去燒飯……我……真對老東家不起……』

對這些斷續的苦語，我一邊在捏着麵包含在嘴裏一邊也就解釋給他聽說：

「住這樣的草舍也並不算壞，自己燒飯也是很有趣的。這幾年也是我自己運氣不好，找不到一定的東西，所以弄得大家都苦。若時運好一點起來，那一切馬上就可以變過的。兄嫂們也怪他們不得，他們孩子又多，現在時勢也真艱難。并且我一個人在外面用錢也的確用了太多了。」

說着我又記起了日間買來的那瓶威士忌酒，就開了瓶塞勸他喝了一杯，教他好振振精神，暖火一點。

這一餐主僕二人的最初的晚餐，整整吃了有四五個鐘頭。我在這中間把罐頭一回一回的熱了好幾次。直到兩人喝了各有些微醉，話到傷心，又相對哭了一陣之後，方纔罷休。

第二天天末又起了寒風，我們睡到了八點多鐘起來，屋前屋後還滿映着濃霜；洗完了手臉，煮了兩大杯咖啡喝後，長生說要回去了，我就從箱子裏取出了一件已經破舊的黑呢斗篷來，教他披上穿了回去。他起初還一定不肯穿著，後來直等我自己也拿了一件大氅來穿上之後，他纔將那件舊斗篷搭上了肩頭。

關好了門窗，和他兩人走出來走上了虹橋路的大道，同刀也似的北風吹得更猛了，長生到這裏纔把斗篷扯開，包緊了他那已經是衰老得不堪的身體。搭公共汽車到了徐家匯車站，正好去杭州的快車也就快到了。我替他買好了車票，送他上月台之後，他就催我快點回到那小屋裏去，免得有盜賊之類的壞東西破屋進去偷竊。我和他說了許多瑣碎的話後，回身就想走了，他又跑近了前來，將我那件大氅的皮領扯起，前後替我圍得好好，勉強裝成了一臉苦笑對我說：

『你快回去罷！』

我走開了幾步，將出站台的時候，又回過來看了一眼，看見他還是身體朝着了我俯頭在擦眼睛。我遲疑了一會，忽兒想起了衣服袋裏還攔在那裏的他給我的那封厚信，就又跑了過去，將信從袋裏摸了出來，把用黃書紙包好的那張五圓紙幣遞給他說：

『長生！這是你寄給我的。現在你總也曉得，我並不缺少錢用，你帶了回去罷！』

他將攔在眼睛上的那隻手放了下來，推住了我捏着紙幣的那隻右手，啞啞的說：

『我，我……昨天你給我的我還有在這兒哪！』

抬頭向他臉上瞥了一眼，我看見有兩行淚蹟在他那黃黑的鼻拗裏放光，並且嘴角上他的那兩簇有珠滴的黃鬍子也微微地在寒風裏顫動。我忍耐不住了，喉嚨頭塞起了一塊火熱的東西來，眼睛裏也突然感到了一陣酸熱。將那包厚紙包向他的手裏一擲，輕輕推了他一下，我一側轉身就放開大步急走出了車站。『長生，請你自己尊重！』我一邊閉上了眼睛在那裏急走，一邊在心裏却在默默的祝禱他的康健。

一九二九年一月作。

楊梅燒酒

病了半年，足跡不會出病房一步，新近起床，自然想上什麼地方去走走。照新的說法，是去轉換轉換空氣；照舊的說來，也好去祓除祓除邪孽的不祥；總之久蟄思動，大約也是人之常情，更何況這氣候，這一箇火熱的土王用事的氣候，實在在逼人不得不向海天空闊的地方去躲避一回。所以我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的溫泉地帶，北戴河，威海衛，青島，牯嶺等避暑的處所。但是衣衫襤褸，饘粥不全的這半年來的經濟狀況，又不許我有這一種模仿普羅大眾的闊綽的行爲。尋思的結果，終覺得還是到杭州去好些；究竟是到杭州去的路費來得省一點，此外我並且還有一位舊友在那裏住着，此去也好去看他一看，在燈昏酒滿的街頭，也可以去和他敘一敘七八年不見的舊離情。

像這樣決心以後的第二天午後，我已經在湖上的一家小飯館裏和這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在吃摩時的楊梅燒酒了。

屋外頭是同在赤道直下的地點似的伏裏的陽光，湖面上滿泛着微溫的泥水和從這些泥水裏蒸發出來的略帶腥臭的汽層兒。大道上車夫也很少，來往的行人更是不多。飯館的灰塵積得很厚的許多桌子中間，也只坐有我們這兩位點菜要先問一問價錢的顧客。

他——我這一位舊友——和我已經有七八年不見了。說起來實在話也很長，總之他是我在東京大學裏念書時候的一位預科的級友。畢業之後，兩人東奔西走，各不往來，各不曉得各的住址，已經隔絕了七八年了。直到最近，似乎有一位不良少年，在假了我的名氏向各處募款，說：『某某病倒在上海了，現在被收留在上海的一箇慈善團體的××病院裏。四海的人君子，諸大善士，無論和某某相識或不相識的，都希望惠賜若干，以救某某的死生的危急。』我這一位舊友，不知從什麼地方，也聽到了這一箇消息，在一箇月前，居然也從他的血汗的收入裏割出了兩塊錢來，鄭重其事地匯寄到了上海的××病院。在這××病院

內，我本來是有一位醫士認識的，所以兩禮拜前，他的那兩元義捐和一封很簡路的信終於由那一位醫士轉到了我的手裏。接到了他這封信，並且另外更發見了有幾處有我署名的未完稿件發表的事情之後，向遠近四處去一打聽，我纔原原本本的曉得了那一位不良少年所作的在前面已經說過的把戲。而這一齣實在也是滑稽得很的小悲劇，現在却終於成了我們兩箇舊友的再見的基因。

他穿的是肩頭上有補綴的一件夏布長衫，進飯館之後，這件長衫却被兩箇紐扣吊起，掛上壁上去了。所以他和我都只剩了一件汗衫，一條短褲的野蠻形狀。當然他的那件汗衫比我的來得黑，而且背脊裏已經有兩箇小孔了，而我的那件哩，却正是在上海動身以前剛化了五毫銀幣新買的國貨。

他的相貌，非但同七八年前沒有絲毫的改變，就是同在東京初進大學預科的那一年，也還是一個樣兒。嘴底下的一簇繞腮鬚，還是同十幾年前一樣，似乎是剛剃過了三兩天的樣子，長得正有一二分厚，遠看過去，他的下巴像一個倒掛在那裏的黑漆小木魚。說也奇怪，

我和他同學了四五年，及回國之後又不見了七八年的中間，他的這一簇繞腮鬚，總從沒有過長得較短一點或較長一點的時節。彷彿是他娘生他下地來的時候，這鬚鬚就那麼地生在那裏，以後直到他死的時候，也不會發生變化似的。他的兩隻似乎是哭了一陣之後的腫眼，也仍舊是同學生時代一樣，只是朦朧地在看着鼻尖，淡含着一味莫名其妙的笑影。額角仍舊是那麼寬，顴骨仍舊是高得很，顴骨下的臉頰部仍舊是深深地陷入，窩裏總有一箇小酒杯好擺的樣子。他的年紀，也仍舊是同學生時代一樣，看起來，從二十五歲起到五十二歲止的中間，無論那一箇年齡都可以看的。

當我從火車站下來，上離車站不遠的一箇暑期英算補習學校——這學校也真是倒霉，簡直是像上海的專吃二房東飯的人家的兩間攔樓——裏去看他的時候，他正在那裏上課。一間黑漆漆的矮屋裏，坐着八九個十四五歲的呆笨的小孩，眼睛呆呆的在注視着黑板。他老先生背轉了身，伸長了時時在起痠癢的手，儘在黑板上寫數學的公式和演題，屋子裏聲息全無，只充滿着滴滴答答的他的粉筆的響聲。因此他那一個圓背和那件有一大塊

被汗濕透的夏布長衫，就很惹起了我的注意。我在樓下向他們房東問他的名字的時候，他在樓上一定是聽見的，同時在這樣靜寂的授課中間，我的一步一步走上樓去的脚步聲，他總也不會不聽到的，當我上樓之後，他的學生全部向我注視的一層眼光，就可以證明，但是向來神經就似乎有點麻木的他，竟動也不動一動，仍在繼續着寫他的公式，所以我只好靜靜的在後一排學生的一箇空位裏坐落。他把公式演題在黑板上寫滿了，又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看有沒有寫錯，又朝黑板空咳了兩三聲，又把粉筆放下，將身上的粉末打了一打乾淨，纔慢慢的旋轉身來。這時候他的額上嘴上，已經盛滿了一顆顆的大汗，他的紅腫的兩眼，大約總也已滿被汗水封沒了罷，他竟沒有看到我而若無其事的又講了一陣，纔宣告算學課畢，教學生們走向另一間矮屋裏去聽講英文。樓上起了動搖，學生們爭先恐後的奔往隔壁的那間矮屋裏去了，我纔徐徐的立起身來，走近了他，把手伸出向他的粘濕的肩頭上拍了一拍。

『噢，你是幾時來的？』

終於他也表示出了一種驚異的表情，舉起了他那兩隻朦朧的老在注視鼻尖的眼睛。左手捏住了我的手，右手他就在袋裏摸出了一塊黑而且濕的手帕來揩他頭上的汗。

『因為教書教得太起勁了，所以你的上來，我竟沒有聽到。這天氣可真了不得。你的病好了麼？』

他接連着說出了許多前後不接的問我的話，這是他的興奮狀態的表示，也還是學生時代的那一種樣子。我略答了他一下，就問他以後有沒有課了。他說：

『今天因為甲班的學生，已經畢業了，所以只剩了這一班乙班，我的數學教完，今天沒有課了。下一箇鐘頭的英文，是由校長自己教的。』

『那麼我們上湖濱去走走，你說可以不可以？』

『可以，可以，馬上就去。』

於是乎我們就到了湖濱，就上了這一家大約是第四五流的小小的飯館。在飯館裏坐下，點好了幾盤價廉可口的小菜，楊梅燒酒也喝了幾口之後，我們纔開始

細細的談起別後的天來。

『你近來的生活怎麼樣？』開始頭一句，他就問起了我的職業。

『職業雖則沒有，窮雖則也窮到可觀的地步，但是吃飯穿衣的幾件事情，總也勉強的在這裏支持過去。你呢？』

『我麼？你所看見的一樣，倒也還好。這暑期學校裏教一箇月書，倒也還有十六塊大洋的進款。』

『那麼暑期學校完了就怎麼辦哩？』

『也就在那裏的完全小學校裏教書，好在先生只有我和校長兩箇，十六塊錢一月是不會沒有的。聽說你在做書，進款大約總還好罷。』

『好是不會好的，但十六塊或六十塊裏外的錢是每月弄得到的。』

『說你是病倒在上海的養老院裏的這一件事情，雖然是人家的假冒，但是這假冒者何以偏又要來使用像你我這樣的人的名義哩？』

『這大約是因為這位假冒者受了一點教育的害毒的緣故。大約因為他也是和你我一樣的有了一點智識而沒有正當的地方去用。』

『噯，噯，說起智識的正當的用處，我到現在也正在這裏想。我的應用化學的智識，回國以後雖則還沒有用到過一天，但是，但是，我想這一次總可以成功的。』

談到了這裏，他的顏面轉換了方向，不在向我看了，而轉眼看向了外邊的太陽光裏。

『噯，這一回我想總可以成功的。』

他簡直是忘記了我，似乎在一箇人獨語的樣子。

『初步機械二千元，工廠建築一千五百元，一千元買石英等材料，和石炭，一千元人夫廣告，噯，廣告却可以不登，總計五千五百元。五千五百元的資本。以後就可以燒製出品，算牠只出一百塊的製品一天，那麼一三得三，一箇月三千塊。一年麼三萬六千塊。打一箇八折，三八兩萬四，三六一千八，總也還有兩萬五千八百塊。以六千塊還資本，以六千塊做擴張費，把一萬塊錢來造牠一所住宅，噯，住宅，當然公司裏的人是都可以

來住的。那麼，那麼，只教一年，一年之後，就可以了……」

我只聽他計算得起勁，但簡直不曉得他在那裏計算些什麼，所以又輕輕地問他：

「你在計算的是什麼？是明朝的演題麼？」

「不，不，我說的是玻璃工廠，一年之後，本利償清，又可以拿出一萬塊錢來造一所共同的住宅，嚇，你說多麼占利啊！這一所住宅，造好之後，你還可以來住哩，來住着寫書，并且順便也可以替我們做點廣告之類，好不好？乾杯，乾杯，乾了牠這一杯燒酒。」

莫名其妙，他把酒杯擎起來了，我也只得和他一道，把一杯楊梅已經吃了剩下來了的燒酒乾了。他乾下了那半杯燒酒，緊閉着嘴，又把眼睛閉上，陶然地靜止了一分鐘。隨後又張開了那雙紅腫的眼睛。大聲叫着茶房說：

「堂倌！再來兩杯！」

兩杯新的楊梅燒酒來後，他緊閉着眼，背靠着後面的板壁，一隻手拿着手帕，一次又一次的揩拭面部的汗珠，一隻手儘是一箇一箇的拿着楊梅在往嘴裏送。嚼着靠着，眼睛閉着，他

一面還儘在哼哼的說着：

『噯，噯，造一間住宅，在湖濱造一間新式的住宅。玻璃，玻璃麼，用本廠的玻璃，要斯斷格拉斯。一萬塊錢，一萬塊大洋。』

這樣的哼了一陣，吃楊梅吃了一陣了，他又忽而把酒杯舉起，睜開眼叫我說：

『喂，老同學，朋友，再乾一杯！』

我沒有法子，所以只好又舉起杯來和他乾了一半，但看看他的那杯高玻璃杯的楊梅燒酒，却是楊梅與酒都已吃完了。喝完酒後，一面又閉上眼睛，向後面的板壁靠着，一面他又高叫着堂信說：

『堂信！再來兩杯！』

堂信果然又拿了兩杯盛得滿滿的楊梅與酒來，擺在我們的面前。他又同從前一樣的閉上眼睛，靠着板壁，在一箇楊梅，一個楊梅的往嘴裏送。我這時候也有點喝得醺醺地醉了，所以什麼也不去管他，只是沈默着在桌上將兩手又住了頭打瞌睡，但是在還沒有完全睡

熟的耳旁，只聽見同蜜蜂叫似的他在哼着說：

『啊，真痛快，痛快，一萬塊錢！一所湖濱的住宅！一箇老同學，一位朋友，從遠地方來，喝酒，喝酒，喝酒！』

我因為被他這樣的在那裏叫着，所以終於睡不舒服。但是這伏天的兩杯楊梅燒酒，和半日的火車旅行，已經弄得我倦極了，所以很想馬上去就近尋一箇旅館來睡一下。這時候正好他又睜開眼來叫我乾第三杯燒酒了，我也順便清醒了一下，睜大了雙眼，和他真真地乾了一杯。等這一杯似甘非甘的燒酒落肚，我却也有點支持不住了，所以就教堂信過來算賬。他看見了堂信過來，我在付賬了，就同發了瘋似的突然站起，一雙手又住了我那隻捏着紙幣的右手，一隻左手儘在褲腰左近的皮袋裏亂摸；等堂信將我的紙幣拿去，把找頭的銅元角子拿來擺在桌上的時候，他臉上一青，紅腫的眼睛一吊，順手就把桌上的銅元抓起，鏗丁丁的擲上了我的面部。撲搭地一響，我的右眼上面的太陽穴裏就涼陰陰地起了一種刺激的感覺，接着就有點痛起來了。這時候我也被酒精激刺着發了作，呆視住他，大聲地喝了

一聲：

『喂，你發了瘋了麼，你在幹什麼？』

他那一張本來是畸形的面上，弄得滿面青青，漲溢着一層殺氣。

『操你的，我要打倒你們這些資本家，打倒你們這些不勞而食的畜生，來，我們來比比腕力看。要你來付錢，你算在賣富麼？』

他眉毛一豎，牙齒咬得緊緊，捏起兩個拳頭，狠命的就撲上了我的身邊。我也覺得氣極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和他扭打了攏來。

白丹，丁當，撲落撲落的桌椅杯盤都倒翻在地上了，我和他兩箇也就滾跌到了店門的外頭。兩個人打到了如何的地步，我簡直不曉得了，只聽見四面譁譁的趕聚了許多閑人車夫巡警攏來。

等我睡醒了一覺，渴想着水喝，支着鱗傷遍體的身體在第二分署的木柵欄裏醒轉來的時候，短短的夏夜，已經是天將放亮的午前三四點鐘的時刻了。

我睜開了兩眼，向四面看了一週，又向柵欄外剛走過去的一位值夜的巡警問了一箇明白，纔朦朧地記起了白天的情節。我又問我的那位朋友呢，巡警說，他早已酒醒，兩點鐘之前回到城站的學校裏去了。我就求他去向巡長稟一聲，馬上放我回去。他去了一刻之後，就把我的長衫草帽并錢包拿還了我。我一面把衣服穿上，出去去解了一箇小解，一面就請他去倒一碗水來給我止渴。等我將五元紙幣私下塞在他的手裏，帶上草帽，由第二分署的大門口走出來的時候，天已經完全亮了。被曉風一吹，頭腦清醒了一點，我却想起了昨天午後的事情全部，同時在心坎裏竟同觸了電似地起了一層淡淡的憂鬱的微波。

『啊啊，大約這就是人生罷！』

我一邊慢慢地向前走，一邊不知不覺地從嘴裏却念出了這樣的一句獨白來。

（一九三〇年八月作）

十三夜

那一年，我因為想完成一篇以西湖及杭州市民氣質為背景的小說的緣故，寄寓在裏湖惠中旅館的一間面湖的東首客室裏過日子。從殘夏的七月初頭住起，一直住到了深秋的九月，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而我打算寫的那篇小說，還是一箇字也不會著筆。或跑到旗下去喝喝酒，或上葛嶺附近一帶去爬爬山，或雇一隻湖船，教牠在南北兩峯之間的湖面上蕩漾蕩漾，過日子是很快的，不知不覺的中間，在西湖上已經住了有一百來天了，在這一百來天裏，我所得到的結果，除去認識了一位奇特的畫家之外，便什麼事情也沒有半點兒做成。

我和他的第一次的相見，是在到杭州不久之後的一天晴爽的午後，這一天的天氣實

在是太美滿了，一箇人在旅館的客室裏覺得怎麼也坐守不住。早晨從東南吹來的微風，掃淨了一天的雲翳，并且眩目的太陽光線，也因這大空的氣息之故而減輕了熱度。湖面上的山色，恰當前天新雨之後，綠得油潤得可憐，彷彿是畫布上新畫未乾的顏料。而兩堤四岸間的亭臺橋墅，都同凸面浮彫似的點綴在澄清的空氣和蔚藍的天光水色之中。

我吃過了午飯，手裏頭捏弄着剔牙的牙籤，慢慢地從裏湖出來，一會兒竟走到了西冷橋下。在蘇小墳亭裏立了一回，接受了幾陣從湖面上吹來的涼風，把頭上的稍微有點濕潤的汗珠揩了一下，正想朝東走過橋去的時候，我的背後却忽而來了一隻銅欄小艇，那箇划船的五十來歲的船家，也實在是風雅不過，聽了他那一句兜我的言語，我覺得怎麼也不能拂逆他的盛意了。他說：

『先生，今天是最好的西湖七月天，爲什麼不上三潭印月去吃點蓮蓬雪藕？』
下船坐定之後，我也假裝了風雅，笑着對船家說：

『船家，有兩句詩在這裏，你說好不好，叫作「獨立橋頭閑似鶴，有人邀我吃蓮蓬。」』

『你先生真是出口成章，可惜現在沒有府考道考了，否則放考出來，我們還可以來領取你一二百錢的賞錢哩。』

『哈哈，你倒是一位封建的遺孽。』

『怎麼不是呢？看我雖則是這麼的一箇船家，倒也是前清的縣學童生哩！』

這樣的說說笑笑，船竟很快的到了三潭印月了，是在三潭印月的九曲橋頭，我在這一天的午後，就遇到了這一位畫家。

船到三潭印月的北碼頭後，我就教船家將划子繫好，同我一同上去吃蓮蓬去。離碼頭走了幾步，轉了幾箇灣，遠遠的在一處橋亭角上，却有一大堆划船的船家和遊人圍住在那裏看什麼東西。我也被挑動了好奇心，順便就從橋頭走上了長橋，走到了那一處衆人正在圍觀的地方。捱將近去一看，在衆人的圍裏却坐着一位豐姿瀟灑的畫家，靜靜地在朝了畫布作畫。他的年齡我看不出來，因為我立在他的背後，沒有看見他的面部。但從背形上看去，他的身體却是很瘦削的。頭上不消說是一頭長而且黑的亂髮。他若立起身來，我想他的身

長總要比一般人的平均高度高一二寸，因為坐在矮矮的三角架上的他的額部，還在我們四周立着圍觀者的肩胛之上。

我靜靜地立着，守視了他一會，並且將畫上的景色和實物的自然比較對看了一陣。畫布上畫在那裏的是從橋上看過去的一截堤柳，和一枝大樹，并在樹後的半角樓房。上面空處，就是水和天的領域，再遠是很淡很淡的一痕遠山城市的微形。

他的筆觸，雖則很柔婉，但是並不是纖弱無力的；調色也很明朗，不過並不是淺薄媚俗的。我看我們同時代者的畫，也着實看得不少了，可是能達到像他這樣的調和諧整地截取自然的地步的，却也不多。所以我就立定了主意，想暫時站在那裏，等他朝轉頭來的時候，可以看一看他的面貌。這一箇心願，居然在不意之中很快的就達到了，因為跟我上來立在我背後的那位船家似乎有點等得不大耐煩起來的樣子，竟放大了聲音叫了我一聲說：

『做詩的先生，我們還是去吃蓮蓬去罷！』聽到了這一聲叫喊，圍觀者的眼睛，大家都轉視到我們的身上了，本來是背朝着了我們在那裏靜心作畫的這一位畫家，也同吃了一

驚似地朝轉了身來。我心裏倒感到了一點羞臊和歉仄，所以就俯倒了頭，匆匆旋轉身來，打算馬上走開，可以避去衆人的凝視。但是正將身體旋轉了一半的時候，我探目一望，却看見了一眼這位畫家的也正在朝向轉來的側臉。他的鼻子很高，面形是長方形，但是面色却不甚好。不曉是什麼緣故，從我這匆匆的一眼看來，覺得他的側面的表情，是很憂鬱而不安定的，和他在畫上表現在那裏的神韻却完全是相反的樣子。

和他的第一次的見面，就這樣的匆匆走散了。走散了之後，我也馬上就忘記了他。

過了兩箇禮拜，我依舊的在旅館裏閑住着，吸吸煙，喝喝酒，間或看看書，跑出去到湖上放放船。可是在一天禮拜六的下午，我却偶然間遇見了一位留學時代的舊友，地點是在西冷印社。

他本來是在省立中學裏當圖畫教員的，當我初到杭州的時候，我也明曉得他是在杭州住着，但我因爲一箇人想靜靜裏的先把那篇小說寫好，然後再去尋訪朋友，所以也並沒有去看他。這一天見到了之後，在西冷印社裏喝了一歇茶，他就約我於兩箇鐘頭之後，上西

園去吃晚飯。

到了時間。我就從旅館坐了一乘黃包車到旗下去。究竟是中元節後了，坐在車上只覺得襟袖之間暗暗地襲來有一陣陣的涼意。遠遠看到的旗營的燈火，也彷彿是有點帶着秋味，並不覺得十分熱鬧的樣子。

在西園樓上吃晚飯的客人也並不多，我一走上三樓的扶梯，就在西面臨湖的桌上辨出了我那位朋友的形體來。走近前去一看，在我那位朋友的對面，還有一位身材高高，面形瘦削的西裝少年坐着。

我那位朋友邀我入座之後，就替我們介紹了一番，於是我就曉得這一位青年姓陳，是臺灣籍，和我那位朋友一樣，也是上野美術學校洋畫科的出身。聽到了這一個履歷，我就馬上想起了十幾天前在三潭印月看見過的那一位畫家。他也放着炯炯的目光，默默地儘在看我的面部。我倒有點覺得被他看得不自在起來了，所以只好含了微笑，慢慢地對他說：

『陳君，我們是在三潭印月已經見過面了，是不是？』

到此他纔改轉了沈默呆滯的面容，笑着對我說：

『是的，是的，我也正在回想，彷彿是和你什麼地方已經見過面似的。』

他笑雖則在笑，但是他的兩顆黑而且亮的瞳神，終是陰氣森森地在放射怕人的冷光，並且在他的笑容周圍，看起來也像是有了一層莫名其妙的淒寂味籠罩在那裏的神氣。把他的面部全體的表情，總括起來說一句的話，那他彷彿是在疑懼我，我怕我，不敢接近前來的樣子；所以他的一舉一動，都帶有些不安定，不自在的色彩。因此他給我的這最初的印象，真覺得非常之壞。我的心裏，馬上也直接了他的感染，暗暗裏竟生出了一腔無端的憂鬱。

但是兩斤陳酒，一箇鯤魚，和幾盤炒菜落肚之後，大家的興致却好起來了。我那位朋友，也同開了話匣子一樣，言語渾同水也似的泛流了出來。畫家陳君，雖只是沉默着在羞縮地微笑，時或對我那位朋友提出一兩句抗議和說明，但他的態度却比前更活潑自然，帶起可愛的樣子來了。

『喂，老陳，你的夢，要到什麼時候纔醒？』

這是我那位朋友取笑他的一大串話的開端。

『你的夢裏的女人，究竟尋着了沒有？從台灣到東京，從東京到中國。到了這兒，到了這一箇明媚的西湖邊上，你難道還要來繼續你學生時代的舊夢麼？』

據我那位朋友之所說，則畫家陳君在學生時代，就已經是一位夢想家了。祖籍是福建，祖父遷居在臺灣，家境是很好的。然而日本的帝國主義，却壓迫得他連到海外去留學的機會也沒有。雖有巨萬的不動產，然而財政管理之權，是全在征服者的日本人的手裏，縱使你家裏每年有二三萬的收入，可是你想拿出一二萬塊錢到日本國境以外的地方來使用是辦不到的。他好容易到了東京，進了日本國立的美術學校，卒了業，在二科展覽會裏入了選，博得了日本社會一般美術愛好者的好批評，然而行動的不自由，被征服者的苦悶，還是同一般的台灣民衆一樣。於是乎他就不得不隻身逃避到這被征服以前的祖國的中國來。逃雖則逃到了自由之邦的中國來了，可是他的精神，他的自小就被壓迫慣的靈心，却已經成了一種向內的，不敢自由發展的偏執狂了；所以待人接物，他總免不了那一種疑懼的，躊躇的神

氣，所以到了二十八歲的現在，他還不敢結婚，所以他的追逐夢影的習慣，竟成了他的第二箇天性。

『喂，老陳，你前回所見到的那一箇女性，仍舊是你的夢想的產物，你知道麼？西湖上那裏有這一種的奇裝的女子？即使依你之說，說她是一箇尼庵的出家人罷，可是年輕的比丘尼，那裏有到晚上一箇人出來閑走的道理？並且裏湖一帶，並沒有一箇尼庵，那是我所曉得的。假使她是照膽臺附近的尼姑呢，那到了那麼的時候，她又何以會一箇人走上那樣荒僻的葛嶺山來？這完全是你的夢想，你一定是在那裏做夢，真是荒唐無稽的夢。』

這也是由我那位朋友的嘴裏前後敘述出來的情節，但是從陳君的對這敘述的那種欲說還休只在默認的態度看來，或者也許的確是他實際上經歷過的豔遇，並不是空空的
一回夢想。

情節是如此的：七月十三的晚上，月亮分外的清。陳君於吃完晚飯之後，一箇人在高樓

上看看湖心，看看山下的煙樹人家，竟不覺多喝了一斤多的酒。夜愈深沈，月亮愈是晶熒皎潔了，他叫叫道：菩薩沒有回音，就一箇人走下了抱朴廬來——他本來是寄寓在抱朴廬的樓上的——想到山下去買點水菓來解解渴。但是一走下抱朴廬大門外的石級，在西面的亭子裏月光陰處，他忽兒看見了一位白衣的女人似的背影，佇立在那裏看亭外面的月亮。他起初一見，還以為是自己的醉眼的昏花，在銀灰的月色裏錯視出來的幻影，因而就立住了脚，擦了一擦眼睛。然而第二眼再看的時候，却時千真萬真的事實了，因為這白衣人竟從亭檐陰處走向了月亮的光中。在她的斜平的白衣肩膀上，他并且還看出了一排拖下的濃黑的頭髮來。他以為他自己的脚步聲，已經被她聽見，她在預備走下臺階，逃向山下去了，所以就擯住了氣，儘立在那裏守視着她的動靜。她的面部是朝南向着山下的，他雖則去她有五六丈路，在她的背後的東北面的地方，然而從地勢上說來，他所占的却是據高臨下，完全可以守視住她的行動的位置。

她在亭前的月光裏悠悠徘徊了一陣，又直立了下來不動了，他纔感覺到了自己呆立

在那裏的危險，因為她若一旋轉頭來，在這皎潔的月光裏，他的身體全部，是馬上要被她看見的。於是乎他就急速伏下了身體，擯住氣，提着腳，極輕極輕，同爬也似地又走下了兩三級石級。從那一塊地方，折向西去，爬過一塊假山石頭，他就可以穿出到亭子的北面，躲避上假山石和亭子的陰影中去的。這近邊的地理，因為住得較久，他是再熟悉也沒有的了，所以在這一方面他覺得很可以自信。幸而等他輕腳輕手地爬到了亭子北面的假山石下的時候，她的身體，還是直立在月光裏沒有動過。現在他和她的距離却只有二三丈的間隔了，只教把脖子伸一伸長，他可以看見得她清清楚楚。

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同寢衣似的大袖寬身的長袍，腰把裏束着一塊也是白色的兩邊拖下的闊的東西。袍子和束腰的東西的材料，不是薄綢，定是絲絨，因為看過去覺得柔軟得很，在明亮的月光裏，並且有幾處因光線屈折的關係，還彷彿是淡淡地在那裏放光。

她的身材並不高，然而也總有中等的男子那麼的尺寸，至於身體的肥瘠哩，雖看不得十分清楚，但從她的斜垂的兩隻肩膀，和束腰帶下的一圍肥突的後部看來，却也並不是十

分瘦弱的。

她靜靜地儘在月光裏立着，他躲在假山石後儘在觀察她的姿態身體，忽而一枝樹枝，息瀝瀝地在他的頭上空折了掉下來了，她立刻就回轉了頭來，望向了，他正在藏躲着的那一大堆黑影之中。她的臉部，於是也就被他看見了。全體是一張中突而橢圓的臉，鼻梁的齊勻高整，是在近代的東洋婦女中少見的典型。而比什麼都還要使他驚嘆的，是她臉上的純白的肉色和雪嫩的肌膚。他麻醉倒了，簡直忘記了自己在這一忽兒所處的地位，和他面前的是一個嬌羞怯弱的女性，從假山石後他竟把蹲伏在那裏的身體立了直來，伸長了脖子，張大了眼睛，差不多是要想把她的身體全部生生地收入到他自己的兩隻眼眶裏去的樣子。

她向黑影裏注視了一會，似乎也覺察到了，嫣然一笑，朝轉了頭，就從月光灑滿的庭前石級上同游也似地一級一級走下了山去。

他突然同受了雷擊似的昏呆了一下，眼看着她的那很柔軟的身體從亭邊走了下去，小

了下去。等他恢復了常態，從躲藏處慌忙衝出，三脚兩步，同猿猴一樣跳着趕下石級來的時候，她的蹤影却已經完全不見了。

『這一晚，我直到天明沒有睡覺。葛嶺山脚附近的庵院別墅的周圍，我都去繞了又繞看了又看。但是四邊岑寂，除了濃霜似的月光和團團的黑影以外，連蠟燭火的微光都看不到一點。上抱朴廬去的那一條很長的石級，上上下下我也不知上落了幾次。直到附近的曉鐘動了，月亮斜近了天竺，我纔同生了一場大病似的拖了這一箇疲倦到將要死快的身體走回抱朴廬去。』

等我那位朋友，斷斷續續地將上面的那段情節說完了以後，陳君纔慢慢的加上了這幾句說出他當時的興奮狀態來的實話。同時他的臉上的表情，也率真緊張了起來，彷彿這一回的冒險，還是幾刻鐘以前的事情的樣子。

這一晚我們談談說說，竟忘了時間的遲暮。直等到西園樓上的顧客散盡，茶房將遠處的幾盞電燈熄滅的時候，我們纔付賬起身。我那位朋友在西園的門口和我們別去，我和陳

君兩人就一道地坐車回轉了裏湖，這時候半規下弦的月亮，已經在東天昇得有丈把高了。自從這一回之後，陳君和我就算結成了朋友。我和他因為住處相近，雖不日日往來，然而有時候感到了無聊，我也著實上山去找過他好幾次。

兩人雖則說是已經相識了，可是我每次去看他，驟然見面，那一種不安疑懼的神氣，總還是浮露在他的面上，和初次在西園與他相見的時候差仿不多。非但如此，到了八月之後，他的那副本來就不大健康的臉色，越覺得難看了，青灰裏且更加上了一層黑黝黝的死色。一頭頭髮也長得特別的長，兩隻陰森森的大眼，因為他近來似乎加瘦了的原因，看起來越覺得兇猛而有點可怕。

我每次去看他，總勸他少用一點功，少想一點心事，請他有便有空，常到我的旅館裏來坐坐，但他總是默默地笑笑，向我點點頭，似乎是容易不肯走下山來的樣子。

時間匆忙地過去了，我閑居在旅館裏，想寫的那篇小說，終於寫不上手。八月十三的那一天晚上，月光分外的亮，天空裏一點兒雲影也沒有，連遠近的星宿都不大看得清楚，我吃

過晚飯，滅黑了電燈，一箇人坐在房間外面的走廊上抽着煙，在看湖面的月華和孤山的樹木。這樣的靜坐了好久，忽而從附近的地方聽見了一聲非常悲切，同半夜裏在動物園邊上往往聽得見的那一種動物的嘯聲。已經是薄寒的晚上了，突然間聽到了這一聲長嘯，我的毛髮竟不自覺地竦豎了起來。叫茶房來一問，纔曉得附近的一所廟宇，今天被陸軍監獄占領了去，新遷入了幾箇在入監中發了瘋的犯人，這一聲長嘯，大約是瘋人的叫喚聲無疑。經了這一次突然的驚駭，我的看月亮的雅興也沒有了，所以老早就上了床，打算睡一睡足，明朝一早起來，就好動手寫我的那篇小說。

大約是天也快亮了的早晨四五點之間的時候罷，我忽而從最沈酣的睡夢裏被一陣敲門聲驚醒了轉來。糊裏糊塗慌張着從被窩裏坐起，我看見床前電燈底下，悄然站在還打着呵欠的茶房背後的，是一箇鬼也似的青臉的男子。

急忙披上衣服，擦了一擦睡眠，走下床來，仔細再看的時候，我纔認出了這頭髮披散得滿頭，嘴脣紫黑，衣裳紛亂，汗泥滿身的，就是畫家陳君。

『啊，陳，陳君，你，你怎麼了，弄成了這一箇樣子？』

我被他那一副形狀所壓倒，幾乎說話都說不出來了。他也似乎是百感交集，一言難盡的樣子，只搖搖頭，不作一句答語。等領他進來的茶房，從我房間裏退出去後，我看見他那雙血絲漲滿的眼睛閉了一閉，眼角上就湧出了兩顆眼淚來。

我因為出了神，呆立在那裏儘在望他，所以連叫他坐下的話都忘記說了，看到了他的眼淚，纔神致清醒了一下，就走上前去了一步，拉了他的冰陰冰陰同鐵也似的手，柔和地對他說：

『陳君，你且坐下罷，有什麼話，落後慢慢的再談。』

拉他坐下之後，我回轉身來，就從壁爐架上拿起了常納華古的方瓶，倒了一杯給他。他一口氣把杯乾了，曖曖地吐出了一口長氣，把眼睛眨了幾眨，纔慢慢地沈痛地對我說：

『我——今晚上——又遇見了她了！』

『噢！在這箇時候麼？』

聽了他的話，我倒也吃了一驚，將第二杯威士忌遞給他的時候，自然而然地這樣反問了他一句。他搖搖頭，將酒杯接去，一邊擊着了酒，一邊張大眼睛看着我對我說：

「不，也是同上回一樣的時候，在一樣的地方。——因為吃完晚飯，我老早就埋伏在那裏候她了，所以這一回終於被我擒住了她的住處。」

停了一停，喝完了第二杯威士忌，他又慢慢地繼續着說：

「這一回我却比前回更週到了，一看見她走上了石級，在亭前立下的時候，我就將身體立了直來，作了一箇無論在那一刻時候，都可以跑上前去的預備姿勢。果然她也很快的注意到我了，不一忽就旋轉了身，跑下了石級，我也緊緊地跟追了上去。到了山下，將拐灣的時候，她似乎想確定一下，看我在不在她的後面跟她了，所以將頭朝轉來看了一眼。一看見我，她的粉樣的臉上，起初起了一層恐怖，隨後便嫣然地一笑，還是同上回一樣的那一種笑容。我著急了，恐怕她在這一箇地方，又要同前回一樣，使出隱身的仙術來，所以就更快的向前衝上了兩步。她的脚步也加上了速度，先朝東，後向南，

又朝東，再向北，仍向西，轉灣抹角的跑了好一段路，終於到了一道黃泥矮牆的門口。她一到門邊，門就開了，進去之後，這門同彈簧似的馬上就拔單地關閉得緊緊。我在門外用力推了幾下，那扇看去似乎是並不厚的門板，連鬆動都不鬆動一動。我急極了，沒有法子，就儘在牆外面踱來踱去的踏方步，踏了半天，終於尋出了一處可以著腳的地方，我不問皂白，便挺身爬上了那梁泥牆。爬在牆頭上一看，牆裏頭原來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子裏有不少的樹木種在那裏。一陣風來，哼得我滿身都染了桂花的香氣，到此我的神經纔略略清醒了一下，想起了今晚上做的這事情，自己也覺得有點過分。但是回想了想，這險也已經冒了一半了，一不做二不休，率性進去罷，進去好看牠一箇仔細。於是又爬高了一步，翻了一個筋斗，竟從牆外面進到了那座廣漠無邊的有桂花樹種在那裏的園裏。在這座月光樹影交互的大庭園中，忙無頭緒地走了好些路，纔在樹影下找出了一條石砌的小道來。不辨方向，順路的走了一段，却又走回到了黃泥牆下的那扇剛纔她走進來的門邊了。旋轉了身，再倒走轉來，沿着這條石砌的小道，又曲曲折折

地向前走了半天，終於被我走到了一道開在白牆頭裏的大門的外面。這一道門，比先前的那一扇來得大些，門的上面，在粉白的牆上却有墨寫的雲龍兩個大字題在那裏，這兩箇字，在月光底下看將起來，實在是寫得美麗不過，我仰舉着頭，立在門下看了半天方纔想起了我現在所到的是什麼地方。呵，原來她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是這裏尼庵裏的一箇姑子，我心裏在想。可是我現在將怎麼辦呢？深更半夜，一箇獨身野漢，闖入了到這尼庵的隱居所裏來，算是怎麼一回事？敲門進去麼？則對自己的良心和所受的教育，實在有點過意不去。就此回去麼？則盼待了一月，辛苦了半夜的全功，將白白地盡棄了。正在這一箇進退兩難，躊躇不決的生死關頭，忽然噢噢的一聲從地底裏湧出來似的，非常悲切的，也不知是負傷的野獸的呢或人類的苦悶的鳴聲，同鎗彈似地穿入了我的耳膜，震動了我的靈魂，我自然而然地遍身的毛髮都竦豎了起來。這一聲山鳴谷應的長嘯聲過後，便什麼響動都沒有了，月光似乎也因這一聲長嘯而更加上了一層淒冷的潔白，本來是啾啾唧唧在那裏鳴動的秋虫，似乎也爲這嘯聲所嚇退，寂然地不

響了。我接連着打了好幾箇寒顫，舉起腳就沿了那條原來的石砌小道退避了出來。重新爬出了泥牆，尋着了來路，轉灣抹角，走了半天。等我停住了腳，抬起頭來一看，却不知如何的，已經走到了你停留在這裏的這旅館的門前了。』

說完之後，他似乎是倦極了，將身體往前一靠，就在桌子上伏靠了下去。我想想他這晚上的所遇，看看他身上頭上的那一副零亂的樣子，忽然間竟起了一種憐惜他的心情，所以就輕輕地慰撫似地對他說：

『陳君，你把衣服脫下，到床上去躺一忽罷。等天亮了，我再和你上那尼庵的近邊去探險去。』

他到此實在也似乎是精神氣力都耗盡了，便好好地聽從了我的勸導，走上了床邊，脫下衣服睡了下去。

他這一睡，睡到了中午方纔醒轉，我陪他吃過午飯，就問他不想和我一道再上那尼庵附近去探險去。他微笑着，搖搖頭，又回復了他的平時的那一種樣子。坐不多久，他就告了

辭，走回了山去。

此後，將近一箇月間，我和他見面的機會很少，因為一交九月，天氣驟然涼起來了，大家似乎都不願意出門走遠路，所以這中間他也不來，我也沒有上山去看他。

到了九月中旬，天氣更是涼得厲害了，我因為帶的衣服不多，迫不得已，只好仍復轉回了上海。不消說那篇本來是打算在杭州寫成的小說，仍舊是一箇字也不會落筆。

在上海住了幾天，又陪人到普陀去燒了一次香回來，九月也已經是將盡的時候了。我正在打算這一箇冬天將上什麼地方去過的時候，在杭州省立中學當圖畫教員的我那位朋友，忽而來了一封快信，大意是說，畫家陳君，已在杭州病故，他生前的知友，想大家集合一點款子攏來，為他在西湖營葬。信中問我，可不可以也出一份，並且問我會葬之日，可不可以再上杭州去走一趟，因為他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致死的犧牲者，喪葬行列弄得盛大一點，到西湖的日本領事館門前去行一行過，也可以算作我們的示威運動。

我橫豎是在上海也閑着無事的，所以到了十月十二的那一天，就又坐滬杭車去到了

杭州第二天十月十三，是陳君的會葬日期。午前十時我和許多在杭州住家的美術家們，將陳君的靈柩送到了松木場附近的葬地之後，便一箇人辭別了大家，從棲霞嶺紫雲洞翻過了山走到了葛嶺。在抱朴廬吃了一次午餐，聽了許多故人當未死前數日的奇異的病症，心裏倒也起了一種兔死狐悲的無常之感。下午兩點多鐘，我披着滿身的太陽從抱朴廬走下山來的時候，在山脚左邊的一處小墳亭裏，却突然間發見了一所到現在為止從沒有注意到過的古墓。踏將進去一看，一塊墓誌，並且還是我的親戚的一位老友的手筆。這一篇墓志銘，我現在把牠鈔在下面：

明楊女士雲友墓志銘

明天啓間，女士楊慧林雲友，以詩書畫三絕，名噪於西泠。父亡，孝事其母。性端謹，交際皆孀母出應，不輕見人，士林敬之。同郡汪然明先生，起壇坫於浙西，剡木爲丹，陳眉公題曰「不繫園」。一時勝流韻士，高僧名妓，觴詠無虛日，女士時一與焉，尤多風雅韻事。當是時，名流如董思白、高貞甫、胡仲修、黃汝亨、徐震岳諸賢，時一詣杭，詣杭必以雲友執牛耳。雲

友至，檢裙抑袂，不輕與人言笑，而人亦不以相黷，悲其遇也。每當酒後茶餘，興趣灑然，遽拈毫伸絹，素作平遠山水，寥寥數筆，雅近雲林，書法二王，擬思翁，能亂其真，拾者尊如拱壁。或鼓琴，聲韻高絕，常不終曲而罷，窺其旨，亦若幽憂叢慮，似有茫茫身世，俯仰於無窮者，殆古之傷心人也。逝後，汪然明輩爲營葬於葛嶺下智果寺之旁，覆亭其上，榜曰「雲龕」。明亡，久付荒煙蔓草中。清道光朝，陳文述雲伯修其墓，著其事於西泠閨詠。至笠翁傳奇，誣不足信。光緒中葉，錢塘陸韜君略慕其才，圍石豎碑。又餘十稔，爲中華民國七年夏四月，陸子與吳興願子同恩聯承來游湖上，重展其墓。願子之母周夫人慨然重建雲龕之亭，因共句其友夔門張朝塘北牆銘諸不朽。銘曰：

蘭麝之生，不擇其地，氣類相激，形神斯契。雲友盈盈，溷彼香塵，曇華一現，玉折芝焚。四百餘年，建亭如舊，百本梅花，縈拂左右。近依葛嶺，遠對孤山，湖橋春社，敬迓驂鸞。蜀東張朝塘撰并書

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

馬櫻花開的時候

約莫到了夜半，覺得怎麼也睡不着覺，於起來小便之後，放下玻璃溺器，就順便走上了向南開着的窗口。把窗帷牽了一牽，低身鑽了進去，上半身就像是三明治裏的火腿，被夾在玻璃窗與窗帷的中間。

窗外面是二十邊的還不十分大缺的下弦月夜，園裏的樹梢上，隙地上，白色線樣的柏油步道上，都灑滿了銀粉似的月光，在和半透明的黑影互相掩映。周圍只是沈寂、清幽，正像是夢裏的世界。首夏的節季，按理是應該有點熱了，但從毛絨睡衣的織縫眼裏侵襲進來的室中空氣，尖淋淋還有些兒涼冷的春意。

這兒是法國天主教會所辦的慈善醫院的特等病房樓，當今天早晨進院來的時候，那

個粗暴的青年法國醫，糊糊塗塗的替聽了一遍之後，一直到晚上，還沒有回話。只傍晚的時候，那位帶白帽子的牧母來了一次。問她這病究竟是什麼病？她也祇微笑搖着頭，說要問過主任醫生，才能知道。

而現在却已經是深沈的午夜了，這些吃慈善飯的人，實在也太沒有良心，太不負責任，太沒有對衆生的同類愛。幸而這病，還是輕的，假若是重病呢？這麼的一攔，攔起十幾個鐘頭，難道起死回生的耶穌奇蹟，果真的還能在現代的二十世紀裏再出來的麼？

心裏頭這樣在恨着急着，我以前額部抵住了涼陰陰的玻璃窗面，雙眼儘在向窗外花園內的朦朧月色，和暗淡花陰，作無心的觀賞。立了幾分鐘，怨了幾分鐘，在心裏學着羅蘭夫人的那句名句，叫着哭着：

「慈善呀慈善！在你這令名之下，真不知害死了多少無爲的犧牲者，養肥了多少卑劣的聖賢人！」

直等怨恨到了極點的時候，忽而抬起頭來一看，在微明的遠處，在一堆樹影的高頭，金

光一閃突然間卻看出了一個金色的十字架來。

『啊吓不對，聖母馬利亞在顯靈了！』

心裏這樣一轉，自然而然地毛髮也豎起了尖端。再仔細一望，那個金色十字架，還在月光裏閃爍着，動也不動一動。注視了一會，我也有點怕起來了，就逃也似地將目光移向了別處。可是到了這逃避之所的一堆異樹陰中逗留得不久，在這黑沈沈的背景裏，又突然顯出了許多上尖下闊的白茫茫同心兒一樣，比蠟燭稍短的不吉利的白色物體來。一朵兩朵，七朵八朵，一眼望去，雖不十分多，但也並不少，這大約總是開殘未謝的木蘭花罷，爲想自己寬一寬自己的心，這樣以最善的方法解釋着這一種白色的幻影，我就把身體一縮，退回自己牀上來了。

進院後第二天的午前十點多鐘，那位含着神祕的微笑的牧母又靜靜兒同游水似地來到了我的牀邊。

『醫生說你害的是黃疸病，應該食淡纔行。』

柔和地這樣的說着，她又伸出手來爲我診脈。他以一隻手捏住了我的臂，擎起另外一隻手，在看她自己臂上的表。我一言不發，只是張大了眼在打量她的全身上下的奇異的線和色。

頭上是由七八根直線和斜角線疊成的一頂雪也似的蔴紗白帽子，白影下就是一張肉色微紅的柔嫩得同米粉似的臉。因爲是睡在那裏的緣故，我所看得出來的，只是半張同神曲封面畫上，印在那裏的譚戴似的鼻樑很高的側面形。而那隻瞳人很大很黑的眼睛哩，却又同在做夢似地向下斜俯着的。足以打破這沈沈的夢影，和靜靜的周圍的兩種刺激，便是她生在眼臉上眼睛上的那些很長很黑，雖不十分粗，但却也一根一根地明細分視得出來的眼睫毛和八字眉，與唧唧唧，只在她那隻肥白的手臂上靜走着的表針聲。她靜寂地俯着頭，按着我的臂，有時候也眨着眼睛，胸口頭很細很細的一低一高地吐着氣，真不知道聽了我幾多時的脈，忽而將身體一側，又微笑着正向着我顯示起全面來了，面形是一張中

突而長圓的鵝蛋臉。

『你的脈並不快，大約養幾天，總馬上會好的。』

她的富有着抑揚風韻的話，却是純粹的北京音。

『是會好的麼？不會死的麼？』

『啐，您說那兒的話？』

似乎是嫌我說得太粗暴了，嫣然地一笑，她就立刻靜肅敏捷地走轉了身，走出了房。而那個『啐，你說那兒的話』的餘音，却同大鐘鳴後，不肯立時靜息般的儘在我的腦裏耳裏啞啞地跑着繞圈兒的馬。

醫生隔日一來而苦裏帶鹹的藥，一天却要吞服四遍，但是與這些恨事相抵而有餘的，倒是那牧母的靜肅的降臨，有幾天她來的次數，竟會比服藥的次數多一兩回。像這樣單調無聊的修道院似的病因生活，不消說是誰也會感到厭膩的，我於住了一禮拜醫院之後，索性連醫生也不願他來，藥也不想再服了，可是那牧母的診脈哩，我却只希望她從早晨起就

來替我診視，一直到夜，不要離開。

起初她來的時候，只不過是含着微笑，量量熱度，診診我的脈，和說幾句不得不說的話而已。但後來有一天在我的枕頭底下被她搜出了一冊泥而宋版的 *Baudelaire* 的小冊子後，她和我說的話也多了起來，在我牀邊逗留着的時間也一次一次的長起來了。

牠告訴了我 *Soeurs de charité*（白帽子會）的系統和義務，她也告訴了我羅曼加多力克教（*Catechisme*）的教義總綱領。她說她的哥哥曾經去羅馬朝見過教皇，她說她的信心堅定是在十五年前的十四歲的時候。而她的所最對我表示同情的一點，似乎是因為我的老家的遠處在北京，『一個人單身病倒了在這舉目無親的上海，那能夠不感到異樣的孤淒與寂寞呢？』尤其是覺得合巧的，兩人在談話的中間，竟發見了兩人的老家，都偏處在西城，相去不上二三百步路遠，在兩家的院子裏，是都可以聽得見北堂的晨鐘暮鼓的。為有這種種的關係，我入院後經過了一禮拜的時候，覺得忌淡也沒有什麼苦處了，因為每

次的膳事，她總叫廚子特別的爲我留心，布丁上的奶油也特別的加得多，有幾次並且爲了醫院內的定食，不合我的胃口，她竟愛把她自己的幾盆我可以吃的菜蔬，差男護士菲列浦一盆一盆的遞送過來，來和我的交換。

像這樣的在病院裏住了半個多月，雖則醫生的粗暴頑迷，仍舊改不過來，藥味的酸鹹帶苦，仍舊是格格難吃，但小便中的絳黃色，却也漸漸地褪去，而柔軟無力的兩隻腳，也能夠走得動一里以上的路了。

又加以時節逼近了中夏，日長的午後，火熱的太陽偏西一點，在房間裏悶坐不住，當晚禱之前，她也常肯來和我向樓下的花園裏去散一回小步。兩人從庭前走出，沿了葡萄架的甬道走過木蘭花叢，穿入菩提樹林，到前面的假山石旁，有金色十字架豎着的聖母像的石壇圈裏，總要在長椅上，坐到晚禱的時候，纔走回來。

這舒徐閒適的半小時的晚步，起初不過是隔兩日一次或隔日一次的，後來竟成了習

慣，變得日日非去走不行了。這在我當然是一種無上的慰藉，可以打破打破一整天的單調生活，而終日忙碌的她似乎也在對這漫步，感受着無窮的興趣。

又經過了一星期的光景，天氣更加熱起來了。園裏的各種花木，都已經開落得乾乾淨淨，只有牆角上的一叢灌木，大約是薔薇罷，還剩着幾朵紅白的殘花，在那裏裝點着景色。去盛夏想也不遠，而我也在打算退出這醫藥費昂貴的慈善醫院，轉回到北京去過夏去。可是心裏雖則在這麼的打算，但一則究竟病還沒有全愈，而二則對於這周圍的花木，對於這半月餘的生活情趣，也覺得有點依依難捨，所以一天一天的捱捱，又過了幾天無聊的病因日子。

有一天午後正當前兩天的大雨之餘，天氣爽朗晴和得特別可愛，我在病室裏踱來踱去，心裏頭覺得異樣的焦悶。大約在鐵籠子裏徘徊着的新被擒獲的獅子，或可以想像得出我此時的心境來，因為那一天從早晨起，一直到將近晚膳的這時候止，一整日中，牧母還

不曾來過。

晚步的時間過去了，電燈點上了，直到送晚餐來的時候，菲列浦纔從他的那件白衣袋裏，摸出了一封信來，這不消說是牧母託他轉交的信。

信裏說，她今天上中央會堂去避靜去了，休息些時，她將要離開上海，被調到香港的病院中去服務。若來面別，難免得不動傷感，所以相見不如不見。末後再三叮囑着，教我好好的保養，靜想想經傳上的聖人的生活。若我能因這次的染病，而歸依上帝，浴聖母的慈恩，那她的喜悅就沒有比此更大的了。

我讀了這一封信後，夜飯當然是一瓢也沒有下咽。在電燈下呆坐了數十分鐘，站將起來向窗外一看，明藍的天空裏，却早已經昇了一個銀盆似的月亮。大約不是十五六，也該是十三四的晚上了。

我在窗前又呆立了一會，旋轉身就披上了一件新製的法蘭絨的長衫，拿起了手杖，慢慢地，慢慢地，走下了樓梯，走出了樓門，走上了那條我們兩人日日在晚禱時候走熟了的葡

荀甬道。一程一程的走去，月光就在我的身上印出了許多樹枝和瑩石的影畫。到了那聖母像的石壇之內，我在那張兩人坐熟了的長椅子上，不知獨坐了多少時候。忽而來了一陣微風，我偶然間却聞着了一種極清幽，極淡漠的似花又似葉的朦朧的香氣。稍稍移了一移攔在支着手杖的兩隻手背上的頭部，向右肩瞟了一眼，在我自己的衣服上，却又看出了一排非常纖勻的對稱樹葉的葉影，和幾朵花蕊細長花瓣稀薄的花影來。

『啊！馬櫻花開了！』

毫不自覺的從嘴裏輕輕念出了這一句獨語之後，我就從長椅子上站起了身來，走回了病舍。

一九三二年六月。

遲桂花

××兄：突然間接着我這一封信，你或者會驚異起來，或者你簡直會想不出這發信的翁某是什麼人。但仔細一想，你也不在做官，而你的境遇也未見得比我的好幾多倍，所以將我忘了的這一回事，或者是還不至於的，因為這除非是要貴人或境遇很好的人，纔做得出來的事情。前兩禮拜爲了採辦結婚的衣服家具之類，纔下山去，有好久不上城裏去了，偶爾去城裏一看，真是像丁令威的化鶴歸來，觸眼新奇，宛如隔世重生的人。在一家書舖門口走過，一抬頭就看見了幾冊關於你的傳記評論之類的書。再踏進去一問，纔知道你的著作竟積成了八九冊之多了。將所有的你的和關於你的書全買將回來一讀，彷彿是又接見了十餘年不見的你那副音容笑語的樣子。我忍不住了，一遍兩遍的儘在翻讀，愈

讀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見一次面。但因這許多年數的不看報，不識世務，不親筆硯的緣故，終於下了好幾次決心，而仍不敢把這心願來實現。現在好了，關於我的一切結婚的事情的準備，也已經料理到了十之七八，而我那年老的娘，又在打算着於明天一侵早就進城去，早就上牀去躺下了。我那可憐的寡妹，也因為白天操勞過了度，這時候似乎也已經墜入了夢鄉，所以我可以靜靜兒的來練這久未寫作的筆，實現我這已經懷念了有半個多月的願了。

提筆寫將下來，到了這裏，我真不知將如何的從頭寫起。和你相別以後，不通聞問的年數，隔得這麼的多，讀了你的著作以後，心裏頭觸起的感覺情緒，又這麼的複雜，現在當這一刻的中間，洶湧盤旋在我腦裏想和你談談的話，的確，不止像一部二十四史那麼的繁而且亂，簡直是同將要爆發的火山內層那麼的熱而且烈，急遽尋不出一個頭來。

我們自從房州海岸別來，到現在總也約莫有十多年光景了罷！我還記得那一天晴冬的早晨，你一個人立在寒風裏送我上車回東京去的情形。你那篇南遷的主人公，寫的

是不是我？我自從那一年後，竟爲這胸腔的惡病所壓倒，與你再見一次面和通一封信的機會也沒有，就此回國了。學校當然是中途退了學，連生存的希望都沒有了的時候，那裏還顧得到將來的立身出世？那裏還顧得到身外的學藝修能？到這時候爲止的我的少年豪氣，我的絕大雄心，是你所曉得的。同級同鄉的同學，只有你和我往來得最親密。在同一公寓裏同住得最長久的，也只有你一個人。時常勸我少用些功，多保養身體，預備將來爲國家爲人類致大用的，也就是你。每於風和日朗的晴天，拉我上多摩川上井之頭公園及武藏野等近郊去散步閒遊的，除你以外，更沒有別的人了。那幾年高等學校時代的愉快的生活，我現在只教一閉上眼，還歷歷透視得出來，看了你的許多初期的作品，這記憶更加新鮮了，我的所以愈讀你的作品，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者，原因也，就在這些過去的往事的追懷。這些都是你和我兩人所共有的過去，我寫也沒有寫得你那麼好，就是不寫你總也還記得的，所以我不想再說。我打算詳細向你來作一個報告的，就是從那年冬天回故鄉以後的十幾年光景的山居養病的生活情形。

那一年冬天咯了血，和你一道上房州去避寒，在不意之中，又遇見了那個肺病少女——是真砂子罷？連她的名字我都忘了——無端惹起了那一場害人害己的戀愛事件，你送我回東京之後，住了一個多禮拜，我就回國來了。我們的老家在離城市有二十來里的翁家山上，你是曉得的。回家住下，我自己對我的病，倒也沒什麼驚奇駭異的地方，可是我痰裏的血絲，臉上的蒼白，和身體的瘦削，卻把我那已經守了好幾年寡的老母急壞了，因為我那短命的父親，也是患同樣的病而死去的。於是她就四處的去求神拜佛，採藥求醫，急得連粗茶淡飯都無心食用，頭上的白髮，也似乎一天一天的加多起來了。我哩！戀愛已經失敗了，學業也已中輟了，對於此生，原已沒有多大的野心，所以就落得去由她擺布，積極地雖盡不得孝，便消極地盡了我的順。初回家的一年中間，我簡直門外也不出一步，各色各樣的奇形的草藥，和各色各樣的異味的單方，差不多都嘗了一個遍。但是怪不得，連我自己都滿以為沒有希望的這致命的病症，一到了回國後所經過的第二個春天，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減輕了，夜熱也不再發，盜汗也居然止住，痰裏的血絲早就沒

有了；我的娘的喜歡，當然是不必說，就是在家裏替我煮藥縫衣，代我操作一切的我那位妹妹，也同春天的天候一樣，時時展開了她的愁眉，露出了她那副特有的真真是討人歡喜的笑容。到了初夏，我藥也已經不服，有興致的時候，居然也能夠和她們一道上山前山後去採採茶，摘摘菜，幫她們去服一點小小的勞役了。是在這一年的——回家後第三年的——秋天，在我們家裏，同時發生了兩件似喜而又可悲，說悲卻也可喜的悲喜劇。第一，就是我那妹妹的出嫁，第二，就是我在城裏的那家婚約的解除。妹妹那年十九歲了，男家是只隔一支山嶺的一家鄉下的富家。他們來說親的時候，原是因為我們祖上是世代讀書的，總算是來和詩禮人家攀婚的意思。定親已經定過了四五年了，起初我娘卻嫌妹妹年紀太小，不肯馬上准他們來迎娶，後來就因為我的病，一攔就又攔起了兩三年。到了這一回，我的病總算已經恢復，而妹妹卻早到了該結婚的年齡了，男家來一說，我娘也就應允了他們，也算完了她自己的一件心事。至於我的這家親事呢，卻是我父親在死的前一年為我定下的，女家是城裏的一家相當有名的舊家。那時候我的年紀雖還很小，而

我們家裏的不動產卻著實還有一點可觀。并且我又是一個長子，將來家裏要培植我讀書出世是無疑的，所以那一家舊家居然也應允了我的婚事。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門親事，當然是我們去竭力高攀的，因為杭州人家的習俗，是吃粥的人家的女兒，非要去嫁吃飯的人家不可的。還有鄉下姑娘，嫁往城裏，倒是常事，城裏的千金小姐，卻不大會下嫁到鄉下來的，所以當時的這個婚約，起初在根本上就有點兒不對。後來經我父親的一死，我們家裏，喪葬費用，就用去了不少。嗣後年復一年，母子三人，只吃着家裏的死飯。親族戚屬，少不得又要對我們孤兒寡婦，時時加以一點剝削。母親又忠厚無用，在出賣田地山場的時候，也不曉得市價的高低，大抵是任憑族人在從中鈎搭。就因這種種關係的結果，到我考取了官費，上日本去留學的那一年，我們這一家世代讀書的翁家山上的舊家，已經只剩得一點僅能維持衣食的住屋山場和幾塊荒田了。當我初次出國的時候，承蒙他們不棄，我那未來的親家，還送了我些贐儀路着。後來於冬假暑假回國的期間，也曾央原媒來催過完姻，可是接着就是我那致命的病症的發生，與我的學校的中輟，於是兩三年中，他

們和我們的中間，便自然而然的斷絕了交往。到了這一年的秋晚，當我那妹妹嫁後不久的時候，女家忽而又央了原媒來對母親說：『你們的大少爺，有病在身，婚娶的事情，當然是不大相宜的，而他家的小姐，也已經下了絕大的決心，立志終身不嫁了，所以這一個婚約，還是解除了的好。』說着就打開包裹，將我們傳紅時候交去的金玉如意，紅綠帖子等，拿了出來，退還了母親。我那忠厚老弱的娘，人雖則無用，但面子卻是死要的，一聽了媒人的這一番說話，目瞪口呆，立時就滾下了幾顆眼淚來。幸虧我在旁邊，做好做歹的對娘勸慰了好久，她纔含着眼淚，將女家的回禮及八字全帖等檢出，交還了原媒。媒人去後，她又上山後我父親的墳邊去大哭了一場，直到傍晚，我和同族鄰人等一道去拉她回來，她在路上，還流着滿臉的眼淚鼻涕，在很傷心地嗚咽。這一齣賴婚的怪劇，在我只有高興，本來是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是由頭腦很舊的她看來，卻似乎是翁家世代的顏面家聲，都被他們剝盡了。自此以後，一直下來，將近十年，我和她母子二人，就日日的寡言少笑，相對癡癡，直到前年的冬天，我那妹夫死去，寡妹回來為止，兩人所過的，都是些在煉獄裏似的。

沉悶的日子。

說起我那寡妹，她真也是前世不修。人雖則很大，身體雖則很强壯，但她的天性，卻永遠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嫁過去那一年，來回郎的時候，她還是笑嘻嘻地如同上城裏去了一趟回來了的样子，但雙滿月之後，到年下邊回來的時候，從來不曉得悲泣的她，竟對我母親吊起眼淚來了。她們夫家的公公雖則還好，但婆婆的繁言吝嗇，小姑的刻薄尖酸，和男人的放蕩兇暴，使她一天到晚過不到一刻安閒自在的生活。工作操勞本係是她在家的時候所慣習的，倒並不以為苦；所最難受的，卻是多用一枝火柴，也要受婆婆責備的那一種儉約到不可思議的生活狀態。還有兩位小姑，左一句尖話，右一句毒語，彷彿從前我娘的不准他們早來迎娶，致使她們的哥哥染上了遊蕩的惡習，在外面養起了女人，這一件事情，完全是我妹妹的罪惡。結婚之後，新郎的惡習，仍舊改不過來，反而是在城裏他那舊情人家裏過的日子多，在新房裏過的日子少，這一筆賬，當然又要寫在我妹妹的身上。婆婆說她不會侍奉男人，小姑們說她不會勸不會騙。有時候公公看得難受，替

她申辯一聲，婆婆就尖着喉嚨，要罵上公公的臉去：『你這老東西！臉要不要，臉要不要，你這扒灰老！』因我那妹夫，過的是這一種不自然的生活，所以前年夏天，就染了急病死掉了，於是我那妹妹又多了一個尅夫的罪名。妹妹年輕守寡，公公少不得總要對她客氣一點，婆婆在這裏就算抓住了扒灰的證據，三日一場吵，五日一場鬧，還是小事，有幾次在半夜裏，兩老夫婦還會大哭大罵的喧鬧起來。我妹妹於有一回被罵被逼得特別厲害的爭吵之後，就很堅決地搬回到了家裏來住了。自從她回來之後，我娘非但得到了一箇很大的幫手，就是我們家裏的沈悶的空氣，也緩和了許多。

這就是和你別後，十幾年來，我在家裏所過的生活的大概。平時非但不上城裏去走走，當風雪盈途的冬季，我和我娘簡直有好幾箇月不出門外的時候。我妹妹回來之後，生活又約略變過了。多年不做的焙茶事業，去年也竟出產了一二百斤。我的身體，經了十幾年的靜養，似乎也有一點把握了，從今年起我并且在山上的晏公祠裏參加了一箇訓練的小學，居然也做了一位小學教師。但人生是動不得的，稍稍一動，就如滾石下山，變化

便要接連不斷的簇生出來。我因爲在教教書，而家裏頭又勉強地幹起了一點事業，今年夏季，居然又有人來同我議婚了。新娘是近鄰鄉村裏的一位老處女，今年二十七歲，家裏雖稱不得富有，可也是小康之家。這位新娘，因爲從小就讀了些書，曾在城裏進過學堂，相貌也還過得去——好幾年前，我曾經在一處市場上看見她過一眼的——故而高不湊，低不就，等閑便度過了她的錦樣的青春。我在教書的學校裏的那位名譽校長——也是我們的同族——本來和她是舊親，所以這位校長，就在中間做了個傳紅線的冰人；我獨居已經慣了，并且身體也不見得分外強健，若一結婚，難保得舊病的不會復發，故而對這門親事當初是斷然拒絕了的。可是我那年老的母親，卻仍是雄心未死，還在想我結一頭親，生下幾個玉樹芝蘭來，好重振重振我們的這已經墜落了很久的家聲，於是這親事就又同當年生病的時候服草藥一樣，勉強地被壓上我的身上來了。我哩，本來也已經入了中年了，百事原都看得很穿，又加以這十幾年的疏散和無爲，覺得在這世上任你什麼也沒甚大不了的事情，落得隨隨便便的過去，橫豎是來日也無多了，只教我母親喜歡的話，

那就是我稍稍犧牲一點意見也使得。於是這婚議，就在很短的時間裏，成熟得妥妥帖帖，現在連迎娶的日期也已經揀好了，是舊歷九月十二。

是因爲這一次的結婚，我纔進城裏去買東西，纔發見了多年不見的你這老友的存在，所以結婚之日，我想請你來我這裏吃喜酒，大家來談談過去的事情。你的生活，從你的日記和著作中看來，本來也是同雲遊的僧道一樣的，讓出一點工夫來，上這一區僻靜的鄉間來住幾日，或者也是你所喜歡的事情。你來，你一定來，我們又可以回顧一回，回顧一去而不復返的少年時代。

我娘的房間裏，有起響動來了，大約天總就快亮了罷。這一封信，整整地費了我一夜的時間和心血，通宵不睡，是我回國以後十幾年來不曾有過的經驗，你單只看取了我的這一點熱忱，我想你也不好意思不來。

啊，鷄在叫了，我不想再寫下去了，還是讓我們見面之後，再來談罷！

一九三二年九月

翁則生上

剛在北平住了箇把月，重回到上海的翌日，和我進出的一家書舖裏，就送了這一封掛號加郵託轉交的厚信來。我接到了這信，捏在手裏，起初還以為是一位我認識的作家，寄了稿子來託我代售的，但翻轉信背一看，卻是杭州翁家山的翁某某之所發，我立時就想起了那位好學不倦，面容嫵媚，多年不相聞問的舊同學老翁。他的名字叫翁矩，則生是他的的小名。人生得矮小娟秀，皮色也很白淨，因而看起來總覺得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小五六歲。在我們的一班裏，算他的年紀最小，操體操的時候，總是他立在最後的，但實際上他也只不過比我小了兩歲。那一年寒假之後，和他同去房州避寒，他的左肺尖，已經被結核菌損蝕得很厲害了。住不上幾天，一位也住在那近邊養肺病的日本少女，很熱烈地和他要好了起來，結果是那位肺病少女的因興奮而病劇，他也就同失了舵的野船似地遷回到了中國。以後一直十多年，我雖則在大學裏畢了業，但關於他的消息，卻一向還不曾聽見有人說起過。拆開了這封長信，上書室去坐下，從頭至尾細細讀完之後，我呆視着遠處，茫茫然如失了神的樣子，腦子裏也觸起了許多感慨與回思。我遠遠的看出了他的那種柔和的笑容，聽見了他的沈靜

而又清澈的聲氣。直到天將暗下去的時候，我一動也不動，還坐在那裏呆想，而樓下的家人卻來催吃晚飯了，在吃晚飯的中間，我就和家裏的人談起了這位老同學。將那封長信的內容約略說了一遍，家裏的人，就勸我落得上杭州去旅行一趟，像這樣的秋高氣爽的時節，白白地消磨在煤煙灰土很深的上海，實在有點可惜，有此機會，落得去吃吃他的喜酒。

第二天仍舊是一天晴和爽朗的好天氣，午後二點鐘的時候，我已經到了杭州城站，在雇車上翁家山去了。但這一天，似乎是上海各洋行與機關的放假的日子，從上海來杭州旅行的人，特別的多。城站前面停在那裏候客的黃包車，都被火車上下來的旅客雇走了，不得已，我就只好上一家附近的酒店去吃午飯。在吃酒的當中，問了問堂倌以去翁家山的路徑，他便很詳細地指示我說：

『你只教坐黃包車到旗下的陳列所，搭公共汽車到四眼井下來走上去好了。你又沒有行李，天氣又這麼的好，坐黃包車直去是不上算的。』

得到了這一箇指教，我就從容起來了，慢慢的喝完了半斤酒，吃了兩大碗飯，從酒店出來，便

坐車到了旗下。恰好是三點前後的光景，湖六段的汽車剛載滿了客人，要開出去。我到了四眼井下車，從山下稻田中間的一條石板路走進滿覺隴去的時候，太陽已經平西到了三五十度斜角度的樣子，是牛羊下來，行人歸舍的時刻了。在滿覺隴的狹路中間，果然遇見了許多中學校的遠足歸來的男女學生的隊伍。上水樂洞口去坐下喝了一碗清茶，又拉住了一位農夫，問了聲翁則生的名字，他就曉得很詳細似地告訴我：

『是山上第二排的朝南的一家，他們那間樓房頂高，你一上去就可以看得見的。則生要討新娘子了，這幾天他們正在忙着收拾。這時候則生怕這在晏公祠的學堂裏哩。』謝過了他的好意，付過了茶錢，我就順着上煙霞洞去的石級，一步一步的走上了山去。漸走漸高，人聲人影是沒有了，在將暮的晴天之下，我只看見了許多樹影。在半山亭裏立住歇了一歇，回頭向南東一望，看得見的，只是些青葱的山，和如雲的樹，在這些綠樹叢中，又是些這兒幾點，那兒一簇的屋瓦與白牆。

『啊啊，怪不得他的病會得好起來了，原來翁家山是在這樣的一箇好地方。』煙霞洞我

兒時也曾來過的，但當這樣晴爽的秋天，於這一箇西下夕陽東上月的時刻，獨立在山中的空亭裏，來仔細賞玩景色的機會，卻還不會有過。我看見了東天的已經滿過半弓的月亮，心裏正在羨慕翁則生他們老家的處地的幽深，而從背後又吹來了一陣微風，裏面竟含滿着一種說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氣。

『啊……』

我又驚異了起來：

『原來這兒到這時候還有桂花？我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不會看到，反而在這一塊冷僻的山裏面來聞吸濃香，這可真也是奇事了。』

這樣的一個人獨自在心中驚異着，聞吸着，賞玩着，我不知在那空亭裏立了多少時候，突然從脚下樹叢深處，卻幽幽的有晚鐘聲傳過來了；東吟，東吟地這鐘聲實在真來得緩慢而淒清，我聽得耐不住了，拔起腳根，一口氣就走上了山頂，走到了那箇山下農夫曾經教過我的煙霞洞西面翁則生家的近旁。約莫離他家還有半箭路遠的時候，我一面喘着氣，一面就放

大了喉嚨向門裏面叫了起來：

「喂，老翁！老翁！則生翁則生！」

聽見了我的呼聲，從兩扇關在那裏的腰門裏開出來答應的，卻不是被我所喚的翁則生自己，而是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面的，比翁則生略高三五分的樣子，身體強健，兩頰微紅，看起來約莫有二十四五的一位女性。

她開出了門，一眼看見了我，就立住腳驚疑似地略呆了一呆。同時我看見她臉上卻漲起了一層紅暈，一雙大眼睛眨了幾眨，深深地吞了一口氣，她似乎已經鎮靜下去了，便很腴腆地對我一笑。在這一臉柔和的笑容裏，我立時就看到了翁則生的面相與神氣，當然她是則生的妹妹無疑了，走上了一步，我就也笑着問她說：

「則生不在家麼？你是他的妹妹不是？」

聽了我這一句問話，她臉上又紅了一紅，柔和地笑着，半俯了頭，她方纔輕輕地回答我說：

「是的，大哥還沒有回家，你大約是上海來的客人罷？吃中飯的時候，大哥還在說哩！」

這沈靜清澈的聲氣，也和翁則生的一色而沒有兩樣。

『是的，我是從上海來的。』

我接着說：

『我因為想使則生驚駭一下，所以電報也不打一箇來通知，接到他的信後，馬上就動身來了。不過你們大哥的好日也太逼近了，實在可也沒有寫一封信來通知的時間餘裕。』

『你請進來罷，坐坐吃碗茶，我馬上去叫了他來，怕他聽到了你來真要驚喜得像瘋了一樣哩。』

走上臺階，我還沒有進門，從客堂後面的側門裏，卻走出了一位頭髮雪白，面貌清癯，大約有六十內外的老太太來。她的柔和的笑容，也是和她的女兒兒子的笑容一色一樣的。似乎已經聽見了我們在門口所交換過的談話了，她一開口就對我說：

『是郁先生麼？爲什麼不寫一封快信來通知，則生中上還在說，說你若來，他打算進

城上車站去接你去的。請坐，請坐，晏公祠只有十幾步路，讓我去叫他來罷，怕他真要高興得像什麼似的哩。」

說完了，她就朝向了女兒，吩咐她上廚下去燒碗茶來，她自己卻踏着很平穩的腳步，走出大門，下臺階去通知則生去了。

『你們老太太倒還輕健得很。』

『是的，她老人家倒還好。你請坐罷，我馬上起了茶來。』

她上廚下去起茶的中間，我一個人，在客堂裏倒得了一箇細細觀察周圍的機會。則生他們的住屋，是一間三開間而有後軒後廂房的樓房。前面階沿外走落臺階，是一塊可以造廳造廂樓的大空地。走過這塊數丈見方的空地，再下兩級臺階，便是村道了。越村道而下，再低數尺，又是一排人家的房子。但這一排房子，因為都是平屋，所以擋不殺翁則生他們家裏的眺望。立在翁則生家的空地裏，前山後山的山景，是依舊歷歷可見的。屋前屋後，一段一段的山坡上，都長着些不大知名的雜樹，三株兩株夾在這些雜樹中間，樹葉短狹，葉與細枝之

間，滿撒着鋸末似的黃點的，卻是木犀花樹。前一刻在半山空亭裏聞到的香氣，源頭原來就係出在這一塊地方的。太陽似乎已下了山，澄明的光裏，已經看不見日輪的金箭，而山腳下的樹梢頭，也早有一帶晚煙籠上了。山上的空氣，真靜得可憐，老遠老遠的山腳下的村裏，小兒在呼喚的聲音，也清晰地聽得出來。我在空地裏立了一會，背着手又踱回到了翁家的客廳，向四壁掛在那裏的書畫一看，卻使我想起了翁則生信裏所說的事實。琳琅滿目，掛在那裏的東西，果然是件件精緻，不像是鄉下人家的俗惡的客廳。尤其使我看得有趣的，是陳豪寫的一堂歸去來辭的屏條，墨色的鮮豔，字跡的秀腴，有點像董香光而更覺柔媚，翁家的世代書香，只須上這客廳裏來一看就可以知道了。我立在那裏看字畫還沒有看得周全，忽而背後門外老遠的就飛來了幾聲叫聲：

『老郁！老郁！你來得真快！』

翁則生從小學校裏跑回來了，平時總很沉靜的他，這時候似乎也感到了一點興奮。一走進客堂，他握住了我的兩手，儘在喘氣，有好幾秒鐘說不出話來。等落在後面的他娘走到的時

候，三人纔各放聲大笑了起來，這時候他妹妹也已經將茶燒好，在一個朱漆盤裏放着三碗，搬出來擺上桌子來了。

『你看，則生這小孩，他一聽見我說你到了，就同猴子似的跳回來了。』
她娘笑着對我說。

『老翁！說你生病生病，我看你倒仍舊不見得衰老得怎麼樣，兩人比較起來怕還是我老得多哩？』

我笑說着，將臉朝向了他的妹妹，去徵她的同意，她笑着不說話，只在守視着我們的歡喜笑樂的樣子。則生把頭一扭，向他娘指了一指，就接着對我說：

『因為我們的娘在這裏，所以我不敢老下去吓。并且媳婦兒也還不曾娶到，一老就得做老光棍了，那還了得？』

經他這麼一說，四個人重又大笑起來了，他娘的老眼裏幾乎笑出了眼淚。則生笑了一會，就重新想起了似的替他妹妹介紹說：

『這是我的妹妹，她的事情，你大約是曉得的罷？我在那信裏是寫得很詳細的。』

『我們可不必你來介紹了，我上這兒來，頭一個見到的就是她。』

『噢，你們到是有緣啊！蓮，你猜這位郁先生的年紀，比我大呢，還是比我小？』

他妹妹聽了這一句話，面色又漲紅了，正在囁嚅困惑的中間，她娘卻止住了笑，問我說：

『郁先生，大約是和則生上下年紀罷？』

『那裏的話，我要比他大得多哩。』

『娘，你看還是我老呢還是他老？』

則生又把這問題轉向了他的母親。他娘仔細看了我一眼，就對他笑罵般的說：

『自然是郁先生來得老成穩重，誰更像你那樣的不脫小孩子脾氣呢！』

說着，她就走近了桌邊，舉起茶碗來請我喝茶。我接過來喝了一口，在茶裏又聞到了一種實在令人欲醉的桂花香氣。掀開了茶碗蓋，我俯首向碗裏一看，果然在綠瑩瑩的茶水裏散點着有一粒一粒的金黃的花瓣。則生以爲我在看茶葉，自己拿起了一碗喝了一口，他就對

我說：

「這茶葉是我們自己製的，你說怎麼樣？」

「我並不在看茶葉，我只覺得這觸鼻的桂花香氣，實在可愛得很。」

「桂花嗎？這茶葉裏的還是第一次開的早桂，現在在開的遲桂花，纔有味哩！因為開得遲，所以日子也經得久。」

「是的，我一路上走來，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聞不着桂花的香氣。看看兩旁的樹上，都只剩了一簇一簇的淡綠的桂花托子了，可是到了這裏，卻同做夢似地，所聞吸的儘是這種濃豔的氣味。老翁，你大約是已經聞慣了，不覺得什麼罷？我……我……」

說到了這裏，我自家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則生儘管在追問我「你怎麼樣？你怎麼樣？」到了最後，我也只好說了。

「我。我聞了，似乎要起性慾衝動的樣子。」

則生聽了，馬上就大笑了起來，他的娘和妹妹雖則並沒有明確地了解我們的說話的內容，但也曉得我們是在說笑話，母女倆便含着微笑，上廚下去預備晚飯去了。

我們兩人在客廳上談談笑笑，竟忘記了點燈，一道銀樣的月光，從門裏晒進來了。則生看見了月亮，就站起來想去拿煤油燈，我卻止住了他，說：

『在月光底下清談，豈不是很好麼？你還記不記得起，那一年在井之頭公園裏的一夜遊行？』

所謂那一年者，就是翁則生患肺病的那一年秋天。他因為用功過度，變成了神經衰弱症。有一天他課也不去上，竟獨自一個在公寓裏發了一天的瘋。到了傍晚，他飯也不吃，從公寓裏跑出去了。我接到了公寓主人的注意，下學回來，就遠遠的在守視着他，看他走出了公寓，就追蹤着他，遠遠地跟他一道到了井之頭公園。從東京到井之頭公園去的高架電車，本來是有前後的兩乘，所以在電車上，我和他並不遇着。直到下車出車站之後，我假裝無意中和他衝見了似的同他招呼了。他紅着雙頰，問我這時候上這野外來幹什麼，我說是來看月亮

的，記得那一晚正是和這天一樣地有月亮的晚上。兩人笑了一笑，就一道的在井之頭公園的樹林裏走到了夜半方纔回來。後來聽他的自白，他是在那一天晚上想到井之頭公園去自殺的，但因為遇見了我，談了半夜，胸中的煩悶，有一半消散了，所以就同我一道又轉了回來。『無限胸中煩悶事，一宵清話又成空！』他自白的時候，還念出了這兩句詩來，藉作解嘲。以後他就因傷風而發生了肺炎，肺炎愈後，就一直的為結核菌所壓倒了。

談了許多懷舊談後，話頭一轉，我就提到了他的這一回的喜事。

『這一回的喜事麼？我在那信裏也曾和你說過，』

談話的內容，一從空想追懷轉向了現實，他的聲氣就低了下去，又回復了他舊日的沈靜的態度。

『在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對這事情最起勁的，倒是我的那位年老的娘。這一回的一切準備麻煩，都是她老人家在替我忙的。這半個月中間，她差不多日日跑城裏。現在是已經弄得完完全全，什麼都預備好了，明朝一早，就要來搭燈彩，下午是女家送嫁裝來，後

天就是正日。可是老郁，有一件事情，我覺得很難受，就是蓮兒——這是我妹妹的小名——近來，似乎是很不高興的樣子；她話雖則不說，但因為她是很天真的緣故，所以在態度上表情上處處我都看得出來。你是初同她見面，所以並不覺得什麼，平時她着實要活潑哩，簡直活潑得同現代的那些共產女郎一樣，不過她的活潑是天性的純真，而那些現代女郎，卻是學來的時髦……：……按說哩，這心緒的惡劣，也是應該的，她雖則是一個純真的小孩子，但人非木石，究竟總有有一點感情，看到了我們這裏的婚事熱鬧，無論如何，總免不得要想起她自己的身世淒涼的。並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動機，彷彿是她在覺得自己以後的寄身無處。這兒雖是娘家，但她卻是已經出過嫁的女兒了，哥哥討了嫂嫂，她還有什麼權利再寄食在娘家呢？所以我當這婚事在談起的當初，就一次兩次的對她說過了，不管她怎樣，她總是我的妹妹，除非她要再嫁，則沒有話說，要是不然的話，那她是一輩子有和我同居，和我對分財產的權利的，請她千萬不要自己感到難過。這一層意思，她原也明白，我的性情，她是曉得的，可是不曉得怎麼，她近來似

乎總有點不大安閑的樣子。你來得正好，順便也可以勸勸她。并且明天發嫁裝結燈彩之類的事情，怕她看了又要想到自己的身世，我想明朝一早就叫她陪你出去玩去，省得她在家裏一個人在暗中受苦。」

『那好極了，我明天就陪她出去玩一天回來。』

『那可不對，假使是你陪她出去玩的話，那是形跡更露，愈加要使她難堪了。非要裝作是你要她去作陪不行。彷彿是你想出去玩，但我卻沒有工夫陪你，所以只好勉強請她和你一道出去。要這樣，她纔安易。』

『好，好，就這麼辦，明天我要她陪我去逛五雲山去。』

正談到了這裏，他的那位老母從客室後面的那扇側門裏走出來了，看到了我們的坐在微明灰闇的客室裏談天，她又笑了起來說：

『十幾年不見的一段總賬，你們難道想在這幾刻工夫裏算牠清來麼？有什麼話談得那麼起勁，連燈都忘了點一點？則生，你這孩子真像是瘋了，快立起來，把那盞保險燈點

上。」

說着她又跑回到了廚下，去拿了一盒火柴出來。則生爬上桌子，在點那盞懸在客室正中的保險燈的時候，她就問我吃晚飯之先，要不要喝酒。則生一邊在點燈，一邊就從肩背上叫他娘說：

「娘，你以為他也是肺癆病鬼麼？郁先生是以喝酒出名的。」

「那麼你快下來去開燂去罷，今天挑來的那兩燂酒，不曉得好不好，請郁先生嘗嘗看。」他娘聽了他的話後，也就昂起了頭，一面在看他點燈，一面在催他下來去開酒去。

「幸而是酒，請郁先生先嘗一嘗新，倒還不要緊，要是新娘子，那可使不得。」

他笑說着從桌子上跳了下來，他娘眼睛望着了我，嘴唇卻朝着了他啐了一聲說：

「你看這孩子，說話老是這樣不正經的！」

「因為他要做新郎官了，所以在高興。」

我也笑着對他娘說了一聲，旋轉身就一個人踱出了門外，想看一看這翁家山的秋夜的月。

明，屋內且讓他們母子倆去開酒去。

月光下的翁家山，又不相同了。從樹枝裏篩下來的千條萬條的銀綫，像是電影裏的白天的外景。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的許多秋蟲的鳴唱，驟聽之下，滿以為在下急雨。白天的熱度，日落之後，忽然收斂了，於是草木很多的這深山頂上，也就起了一層白茫茫的透明霧障。山上電燈線似乎還沒有接上，遠近一家一家看得見的幾點煤油燈光，彷彿是大海灣裏的漁燈野火。一種空山秋夜的沈默的感覺，處處在高壓着人，使人肅然會起一腔畏敬之思。我獨立在庭前的月光亮裏，看不上幾分鐘，心裏就有點寒竦竦的怕了起來；回身再走回客室，酒杯裏，都已熱汽蒸騰的擺好在那裏候客了。

四個人當吃晚飯的中間，則生又說了許多笑話。因為在前回聽取了一番他所告訴我的衷情之後，我於舉酒杯的瞬間，偷眼向他妹妹望望，覺得在她的柔和的笑臉上的確似乎是有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寂的表情，流露在那裏的樣子。這一餐晚飯，吃盡了許多時間，我因為白天走路走得不少，而談話之後又感到了一點興奮，肚子有點餓了，所以酒和菜，竟吃得比

平時要多一倍。到了最後將快吃完的當兒，我就向則生提出說：

『老翁，五雲山我倒還沒有去玩過，明天你可不可以陪我一道去玩一趟？』

則生仍復以他的那種滑稽的口吻回答我說：

『到了結婚的前一日，新郎官那裏走得開呢，還是改天再去罷，等新娘子來了之後，讓新郎新婦抬了你去燒香，也還不遲。』

我卻仍復主張着說，明天非去不行。則生就說：

『那麼替你去叫一頂轎子來，你坐了轎子去，橫豎是明天轎夫會來的。』

『不行不行，遊山玩水，我是喜歡走的。』

『你認得路麼？』

『你們這一種鄉下的僻路，我那裏會認得呢？』

『那就怎麼辦呢？……』

則生抓着头皮，臉上露出了一臉爲難的神氣。停了一二分鐘，他就舉目向他的妹妹說：

『蓮！你怎麼樣？你是一位女豪傑，走路又能走，地理又熟悉，你替我陪了郁先生去怎麼樣？』

他妹妹也笑了起來，舉起眼睛來向她娘看了一眼。接着她娘就說：

『好的，蓮，還是你陪了郁先生去罷，明天你大哥是走不開的。』

我一看她臉上的表情，似乎已經有了答應的意思了，所以又追問了她一聲說：

『五雲山可着實不近哩，你走得動的麼？回頭走到半路，要我來背，那可辦不到。』

她聽了這話，就真同從心坎裏笑出來的一樣笑着說：

『別說是五雲山，就是老東嶽，我們也一天要往返兩次哩。』

從她的紅紅的雙頰，挺突的胸脯，和肥圓的肩臂看來，這句話也決不是她誇的大口。吃完晚飯，又談了一陣閑天，我們因為明天各有忙碌的操作在前，所以一早就分頭到房裏去睡了。

山中的清曉，又是一種特別的情景。我因為昨天夜裏多喝了一點酒，上牀去一睡，就同大石頭掉下海裏似的一直就酣睡到了明天。窗外面吱吱唧唧的鳥聲喧噪得厲害，我滿以

爲還是夜半，月明將野鳥驚醒了，但睜開眼掀開帳子來一望，窗內窗外已飽浸着晴天爽朗的清晨光線，窗子上面的一角，卻已經有一縷朝陽的紅箭射到了。急忙滾出了被窩，穿起衣服，跑下樓去一看，她們母子三人，也已梳洗得妥妥服服，說是已經在做了箇把鐘頭的事情之後，平常她們總是於五點鐘前後起牀的。這一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山中住民的生活秩序，又使我對她們感到了無窮的敬意。四人一道吃過了早餐，我和則生的妹妹，就整了一整行裝，預備出發。臨行之際，他娘又叫我等一下子，她很迅速地跑上樓上去取了一枝黑漆手杖下來，說，這是則生生病的時候用過的，走山路的時候，用牠來撐扶撐扶，氣力要省得多。我謝過了她的好意，就讓則生的妹妹上前帶路，走出了她們的大門。

早晨的空氣，實在澄鮮得可愛。太陽已經昇高了，但牠的領域，還只限於屋檐，樹梢，山頂等突出的地方。山路兩旁的細草上，露水還沒有乾，而一味清涼觸鼻的綠色草氣，和入在桂花香味之中，聞了好像是宿夢也能搖醒的樣子。起初還在翁家山村內走着，則生的妹妹，對村中的同姓，三步一招呼，五步一立談的應接得忙不暇給。走盡了這村子的最後一家，沿了

入谷的一條石板路走上下山路的時候，遇見的人也沒有了，前面的眺望，也轉換了一箇樣子。朝我們去的方向看去，原又是岡巒的起伏和別墅的縱橫，但稍一住脚，掉頭向東面一望，一片同呵了一口氣的鏡子似的湖光，卻躺在眼下。遠遠從兩山之間的谷頂望去，並且還看得出一角城裏的人家，隱約藏躲在尙未消盡的湖霧當中。

我們的路先朝西北，後又向西南，先下了山坡，後又上了山背，因為今天有一天的時間，可以供我們消磨，所以一離了村境，我就走得特別的慢，每這裏看看，那裏看看的看個不住。若看見了一件稍可注意的東西，那不管牠是風景裏的一點一堆，一山一水，或植物界的一草一木與動物界的一鳥一蟲，我總要拉住了牠，尋根究底的問得牠仔仔細細。說也奇怪，小時候只在村裏的小學校裏念過四年書的，——這是她自己對我說的——對於我所問的東西，卻沒有一樣不曉得的。關於湖上的山水古蹟，廟宇樓臺哩，那還不要去管牠，大約是生長在西湖附近的人，個個都能夠說出一箇大概來的，所以她的知道得那麼詳細，倒還在情理之中，但我覺得最奇怪的，卻是她的關於這西湖附近的區域之內的種種動植物的知

識。無論是如何小的一隻鳥一箇蟲一株草一條樹，她非但各能把牠們的名字叫出來，并且連幾時孵化，幾時他遷，幾時鳴叫，幾時脫殼，或幾時開花，幾時結實，花的顏色如何，果的味道如何等，都說得非常有趣而詳盡，使我覺得彷彿是在讀一部活的樺候脫的賽兒鵬自然史（G. White's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而樺候脫的書，卻決沒有敘述得她那麼樸質自然而富於刺激，因為聽聽她那種舒徐清澈的語氣，看看她那一雙天生成像飽使過耐吻胭脂棒般的紅唇，更加上以她所特有的那一臉微笑，在知的分子之外還不得不添一種情的成分上去，於書的趣味之上更要兼一層人的風韻在裏頭。我們慢慢的談着天，走着路，不上一個鐘頭的光景，我竟恍恍惚惚，像又回復了青春時代似的完全爲她迷倒了。

她的身體，也真發育得太完全，穿的雖是一件鄉下裁縫做的不大合式的大綢夾袍，但在我的前面一步一步的走去，非但她的肥突的後部，緊密的腰部，和斜圓的脛部的曲線，看得要簇生異想，就是她的兩隻圓而且軟的肩膊，多看一歇，也要使我貪鄙起來。立在她的前

面和她講話哩，則那一雙水涔涔的大眼，那一個隆整的尖鼻，那一張紅白相間的橢圓嫩臉，和因走路走得氣急，一呼一吸漲落得特別快的那個高突的胸脯，又要使我惱殺。還有她那頭不會剪去的黑髮哩，梳的雖然是一個自在的懶結，但一映到了她那個圓而且白的額上，和短而且腴的頸際，看起來，又格外的動人。總之，我在昨天晚上，不會在她身上發見的康健和自然的美點，今天因這一回的遊山，完全被我觀察到了。此外我又在她的談話之中，證實了翁則生也和我曾經講到過的她的生性的活潑與天真。譬如我問她今年幾歲了？她說，二十八歲。我說這真看不出，我起初還以為你只有二十三、四歲，她說，女人不生產是不大會老的。我又問她，對於則生這一回的結婚，你有什麼感觸？她說，另外也沒有什麼，不過以後長住在娘家，似乎有點對不起大哥和大嫂。像這一類的純粹真率的談話，我另外還聽取了許多許多，她的樸素的天性，真真如翁則生之所說，是一個永久的小孩子的天性。

爬上了龍井獅子峯下的一處平坦的山頂，我於聽了一段她所講的如何的栽培茶葉，如何的摘取焙烘，與那時候的山家生活的如何緊張而有趣的故事之後，便在路旁的一塊

大岩石上坐下了。遙對着在晴天下太陽光裏躺着的杭州城市，和近水遙山，我的雙眼只凝視着蒼空的一角，有半晌不會說話。一邊在我的腦裏，卻只在回想着德國的一位名延生（Jensen）的作家所著的一部小說野紫薇愛立喀（Die Braune Erika）這小說後來又有一位英國的作家哈特生（Hudson）摹仿了，寫了一部綠陰（Green Mansions）兩部小說裏所描寫的，都是一個極可愛的生長在原野裏的天真的女性，而女主人公的結果，後來都是不大好的。我沈默着癡想了好久，她卻從我背後用了她那隻肥軟的右手很自然地搭上了我的肩膀。

『你一聲也不響的在那裏想什麼？』

我就伸上手去把她的那隻肥手捏住了，一邊就扭轉了頭微笑着看入了她的那雙大眼，因為她是坐在我的背後的。我捏住了她的手又默默對她注視了一分鐘，但她的眼裏臉上卻絲毫也沒有羞懼興奮的痕跡出現，她的微笑，還依舊同平時一點兒也沒有什麼的笑容一樣。看了我這一種奇怪的形狀，她過了一歇，反又很自然的問我說：

「你究竟在那裏想什麼？」

倒是我被她問得難爲情起來了，立時覺得兩頰就潮熱了起來。先放開了那隻被我捏住在那兒的她的手，然後乾咳了兩聲，最後我就鼓動了勇氣，發了一聲同被絞出來似的答語：

「我……我在這兒想你！」

「是在想我的將來如何的和他們同住麼？」

她的這句反問，又是非常的率真而自然，滿以爲我是在爲她設想的樣子。我只好沈默着把頭點了幾點，而眼睛裏卻酸溜溜的覺得有點熱起來了。

「啊，我自己倒並沒有想得什麼傷心，爲什麼，你，你卻反而爲我流起眼淚來了呢？」

她像吃了一驚似的立了起來問我，同時我也立起來了，且在將身體起立的行動當中，乘機拭去了我的眼淚。我的心地開朗了，慾情也淨化了，重復向南慢慢走上嶺去的時候，我就把剛纔我所想的心事，盡情告訴了她。我將那兩部小說的內容講給了她聽，我將我自己的邪心說了出來，我對於我剛纔所觸動的那一種自己的心情，更下了一個嚴正的批判，末後，便

這樣的對她說：

『對於一個潔白得同白紙似的天真小孩，而加以玷污，是不可赦免的罪惡。我剛纔的一念邪心，幾乎要使我犯下這個大罪了。幸虧是你的那顆純潔的心，那顆同高山上的深雪似的心，卻救我出了這一個險。不過我雖則犯罪的形跡沒有，但我的心，卻是已經犯過罪的。所以你要罰我的話，就是處我以死刑，我也毫無悔恨。你若以為我是那樣卑鄙，而將來永沒有改善的希望的話，那今天晚上回去之後，向你大哥母親，將我的這一種行為宣布了也可以。不過你若以為這是我的一時糊塗，將來是永也不會再犯的話，那請你相信我的誓言，以後請你當我作你大哥一樣那麼的看待，你若有急有難，有不了的事情，我總情願以死來代替着你。』

當我在對她作這些懺悔的時候，兩人起初是慢慢在走的，後來又在路旁坐下了。說到了最後的一節，倒是她反同小孩子似的發着抖，捏住了我的兩手，倒入了我的懷裏，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我等她哭了一陣之後，就拿出了一塊手帕來替她揩乾了眼淚，將我的嘴唇輕輕

地攔到了她的頭上。兩人偎抱着沈默了好久，我又把頭俯了下去，問她，我所說的這段話的意思，究竟明白了沒有。她眼看着在了地上，把頭點了幾點。我又追問了她一聲：

『那麼你承認我以後做你的哥哥了不是？』

她又俯視着把頭點了幾點，我撒開了雙手，又伸出去把她的頭捧了起來，使她的臉正對着我。對我凝視了一會，她的那雙淚珠還沒有收盡的水汪汪的眼睛，卻笑起來了。我乘勢把她一拉，就同她攙着手並立了起來。

『好，我們是已經決定了，我們將永久地結作最親愛最純潔的兄妹。時候已經不早了，讓我們快一點走，趕上五雲山去吃午飯去。』

我這樣說着，攙着她向前一走，她也恢復了早晨剛出發的時候的元氣，和我並排着走向了前面。

兩人沈默着向前走了幾十步之後，我側眼向她一看，同奇蹟似地忽而在她的臉上看出了一層一點兒憂慮也沒有的滿含着未來的希望和信任的聖潔的光耀來。這一種光耀，

卻是我在這一剎以前的她的臉上從沒有看見過的。我愈看愈覺得對她生起敬愛的心思來了，所以不知不覺，在走路的當中竟接連着看了她好幾眼。本來只是笑嘻嘻地在注視着前面太陽光裏的五雲山的白牆頭的她，因為我的脚步的遲亂，似乎也感覺到了我的注意力的分散了，將頭一側，她的雙眼，卻和我的視線接成了兩條軌道。她又笑起來了，同時也放慢了脚步。再向我看了一眼，她纔靦靦地開始問我說：

『那我以後叫你什麼呢？』

『你叫則生叫什麼，就叫我也叫什麼好了。』

『那麼——大哥！』

大哥的兩字，是很急速的緊連着叫出來的，聽到了我的一聲高聲的『啊！』的應聲之後，她就漲紅了臉，撒開了手，大笑着跑上前面去了。一面跑，一面她又回轉頭來，『大哥！』『大哥！』的接連叫了我好幾聲。等我一面叫她別跑，一面我自己也跑着追上了她背後的時候，我們的去路已經變成了一條很窄的石嶺，而五雲山的山頂，看過去也似乎是很近了。仍復回復了

平時的脚步，兩人分着前後，在那條窄嶺上緩步的當中，我纔覺得真真是成了她的哥哥的樣子，滿含着慈愛，很正經地吩咐她說：

『走得小心，這一條嶺多麼險啊！』

走到了五雲山的財神殿裏，太陽剛當正午，廟裏的人已經在那裏吃中飯了。我們因爲在太陽底下的半天行路，口已經乾渴得像旱天的樹木一樣；所以一進客堂去坐下，就教他們先起茶來，然後再開飯給我們吃。洗了一個手臉，喝了兩三碗清茶，靜坐了十幾分鐘，兩人的疲勞興奮，都已平復了過去，這時候饑餓卻抬起頭來了，於是就又催他們快點開飯。這一餐只我和她兩人對食的五雲山上的中餐，對於我正敵得過英國詩人所幻想着的亞力山大王的高宴，若講到心境的滿足，和諧，與食慾的高潮充進，那恐怕亞力山大王還遠不及當時的我。

吃過午飯，管廟的和尙又領我們上前後左右去走了一圈。這五雲山，實在是高，立在廟中開上，開窗向東北一望，湖上的羣山，都像是青色的土堆了。本來西湖的山水的妙處，就在

於牠的比舞臺上的布景又真實偉大一點，而比各處的名山大川又同盆景似地整齊渺小一點這地方。而五雲山的氣概，卻又完全不同了。以其山之高與境的僻，一般脚力不健的遊人是不會到的，就在這一點上，五雲山已略備着名山的資格了，更何況前面遠處，蜿蜒盤曲在青山綠野之間的，是一條歷史上也着實有名的錢塘江水呢？所以若把西湖的山水，比作一隻鎖在鐵籠子裏的白熊來看，那這五雲山峯與錢塘江水，便是一隻深山的野鹿。籠裏的白熊，是只能滿足滿足膽怯無力者的冒險雄心的，至於深山的野鹿，雖沒有高原的獅虎那麼雄壯，但一股自由奔放之情，卻可以從牠那裏攝取得來。

我們在五雲山的南面，又看了一會錢塘江上的帆影與青山，就想動身上我們的歸路了，可是舉起頭來一望，太陽還在中天，只西偏了沒有幾分。從此地回去，路上若沒有耽擱，是不消兩個鐘頭，就能到翁家山上的；本來是打算出來把一天光陰消磨過去的我們，回去得這樣的早，豈不是辜負了這大好的時間了麼？所以走到了五雲山西南角的一條狹路邊上的時候，我就又立了下來，拉着了她的手親親熱熱地問了她一聲：

「蓮，你還走得動走不動？」

「起碼三十里路總還可以走的。」

她說這句話的神氣，是富有着自信和決斷，一點也不帶些誇張賣弄的風情，真真是自然到了極點，所以使我看了不得不伸上手去，向她的下巴底下撥了一撥。她怕癢，縮着頭頸笑起來了，我也笑開了大口，對她說：

「讓我們索性上雲棲去罷！這一條是去雲棲的便道，大約走下去，總也沒有多少路的，你若是走不動的話，我可以背你。」

兩人笑着說着，似乎只轉瞬之間，已經把那條狹窄的下山便道走盡了大半了。山下面儘是一些綠玻璃似的翠竹，西斜的太陽晒到了這條塢裏，一種又清新又寂靜的淡綠色的光同清水一樣，滿浸在這附近的空氣裏在流動。我們到了雲棲寺裏坐下，剛喝完了一碗茶，忽而前面的大殿上，有嘈雜的人聲起來了，接着就走進了兩位穿着分外寬大的黑布和尚衣的老僧來，知客僧便指着他們誇耀似地對我們說：

『這兩位高僧，是我們方丈的師兄，年紀都快八十歲了，是從城裏某公館裏回來的。』城裏的某巨公，的確是一位佞佛的先鋒，他的名字，我本係也聽見過的，但我以為同和尚來談這些俗天，也不大相稱，所以就話頭扯了開去，問和尚大殿上的嘈雜的人聲，是為什麼而起的。知客僧輕鄙似地笑了一笑說：

『還不是城裏的轎夫在敲酒錢？轎錢是公館裏付了來的，這些窮人心實在太兇。』這一個伶俐世俗的知客僧的說話，我實在聽得有點厭起來了，所以就要求他說：

『你領我們上寺前寺後去走走罷？』

我們看過了『御碑』及許多石刻之後，穿出大殿，那幾個轎夫還在咕嚕着沒有起身，我一半也覺得走路走得太多了，一半也想給那個知客僧以一點顏色看看，所以就走了上去對轎夫說：

『我給你們兩塊錢一個人，你們抬我們兩人回翁家山去好不好？』

轎夫們喜歡極了，同打過嗎啡針後的鴉片嗜好者一樣，立時將態度一變，變得有說有笑了。

知客僧又陪我們到了寺外的修竹叢中，我看了竹上的或刻或寫在那裏的名字詩句之類，心裏倒有點奇怪起來，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於是他也同轎夫他們一樣，笑迷迷地對我說了一大串話。我聽了他的解釋，倒也覺得非常有趣，所以也就拿出了五圓紙幣，遞給了他，說：

「我們也來買兩枝竹放生罷！」

說着我就向立在我旁邊的她看了一眼，她卻正同小孩子得到了新玩意兒還不敢去撫摸的一樣，微笑着靠近了我的身邊輕輕地問我：

「兩枝竹上，寫什麼名字好？」

「當然是一枝上寫你的，一枝上寫我的。」

她笑着搖搖頭說：

「不好，不好，寫名字也不好，兩個人分開了寫也不好。」

「那麼寫什麼呢？」

『只教把今天的事情寫上去就對。』

我靜立着想了一會，恰好那知客僧向寺裏去拿的油墨和筆也已經拿到了。我揀取了兩株並排着的大竹，提起筆來，就各寫上了『郁翁兄妹放生之竹』的八個字。將年月日寫完之後，我擱下了筆，回頭來問她這八個字怎麼樣，她真是心花怒放似的笑着，不說話而儘在點頭。在綠竹之下的這一種她的無邪的憨態，又使我深深地，深深地受到了一個感動。

坐上轎子，向西向南的在竹蔭之下走了六七里坂道，出梵村，到開口西首，從九溪口折入九溪十八澗的山坳，登楊梅嶺，到南高峯下的翁家山的時候，太陽已經懸在北高峯與天竺山的兩峯之間了。她們的屋裏，早已掛上了滿堂的燈彩，上面的一對紅燭，也已經點盡了一半的樣子。嫁裝似乎已經在新房裏擺好，客廳上看熱鬧的人，也早已散了。我們轎子一到，則生和他的娘，就笑着迎了出來，我付過轎錢，一踱進門檻，他娘就問我說：

『早晨拿出去的那枝手杖呢？』

我被她一問，方纔想起，便只笑着搖搖頭對她慢聲的說：

「那一枝手杖麼——做了我的祭禮了。」

「做了你的祭禮？什麼祭禮？」

則生驚疑似地問我。

「我們，我們在獅子峯下，拜過天地，我已經和你妹妹結成了兄妹了。那一枝手杖，大約是忘

記在那塊大岩石的旁邊的。」

正在這個時候，先下轎而上樓去換了衣服下來的他的妹妹，也嬉笑着，走到了我們的旁邊。則生聽了我的話後，也就笑着對他的妹妹說：

「噲，你們真好！我們倒還沒有拜堂，而你和老郁，卻已經在獅子峯拜過天地了，並且還把我的一枝手杖忘掉，作了你們的祭禮。娘！你說這事情應該怎麼罰他們？」

經他這一說，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我也情願自己認罰，就認定後日饌房，算作是我一個人的東道。

這一晚翁家請了媒人，及四五個近族的人來吃酒，我和新郎官，在下面奉陪。做媒人的

那位中老鄉紳，身體雖則並不十分肥胖，但相貌態度，卻也是很裕富的樣子。我和他兩人乾杯，竟乾滿了十八九杯。因酒有點微醉，而日裏的路，也走得很多，所以這一晚睡得比前一晚還要沉熟。

九月十二的那一天結婚正日，大家整整忙了一天。婚禮雖係新舊合參的儀式，但因兩家都不喜歡舖張，所以百事也還比較簡單。午後五時，新娘轎到，行過禮後，那位好好先生的媒人硬要拖我出來，代表來賓，說幾句話。我推辭不得，就先把我與則生在日本念書時候的交情說了一說，末了我就想起了則生同我說的遲桂花的好處，因而就抄了他的一段話來恭祝他們：

『則生前天對我說，桂花開得愈遲愈好，因為開得遲，所以經得日子久，現在兩位的結婚，比較起平常的結婚年齡來，似乎是覺得大一點了，但結婚結得遲，日子也一定經得久。明年遲桂花開的時候，我一定還要上翁家山來。我豫先在這兒計算，大約明年來的時候，在這兩株遲桂花的中間，總已經有一枝早桂花發出來了。我們大家且等着，等到

明年這個時候，再一同來吃他們的早桂的喜酒。」

說完之後，大家就坐攏來吃喜酒。猜猜拳，鬧鬧房，一直鬧到了半夜，各人方纔散去。當這一日的中間，我時時刻刻在注意着偷看則生的妹妹的臉色，可是則生所說而我也曾看到過的那一種悲寂的表情，在這一日常中卻終日沒有在她的臉上流露過一絲痕跡。這一日，她笑的時候，真是樂得難耐似的完全是很自然的樣子。因了她的這一種心情的反射的結果，我當然可以不必說，就是則生和她的母親，在這一日裏，也似乎是愉快到了極點。

因為兩家都喜歡簡單成事的緣故，所以三朝回郎等繁褥的禮節，都在十三那一天白天行完了，晚上饌房，總算是我的東道。則生雖則很希望我在他家裏多住幾日，可以和他及他的妹妹談談笑笑。但我一則因為還有一篇稿子沒有做成，想另外上一個更僻靜點的地方去做文章，二則我覺得我這一次吃喜酒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所以在饌房的翌日，就離開翁家山去乘早上的特別快車趕回上海。

送我到車站的，是翁則生和他的妹妹兩個人。等開車的警笛將吹，而火車的機關頭上

在吐白煙的時候，我又從車窗裏伸出了兩手，一隻捏着了則生，一隻捏着了他的妹妹，很重，很重的捏了一回。汽笛鳴後，火車微動了，他們兄妹倆又隨車前走了許多步，我也俯出了頭，叫他們說：

『則生！則生！再見，再見！但願得我們都是遲桂花！』

火車開出了老遠，老遠，月台上送客的人都回去了，我還看見他們兄妹倆直立在東面月台篷外的太陽光裏，在向我揮手。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杭州寫。

讀者注意！這小說中的人物事蹟，當然都是虛擬的，請大家不要誤會。 作者附註

瓢兒和尙

爲咸淳，淳祐臨安志，夢梁錄，南宋古蹟考等陳朽得不堪的舊籍迷住了心竅，那時候，我日日只背了幾冊書，一枝鉛筆，半斤麵包，在杭州鳳凰山，雲居山，萬松嶺，江干的一帶採訪尋覓，想製出一張較爲完整的南宋大內圖來，藉以消遣消遣我那時的正在病着無聊的空閑歲月。有時候，爲了這些舊書中的一言半語，有些蹊蹺，我竟有遠上四鄉，留下，以及餘杭等處去察看的事情。

生際了這一個大家都在忙着爭權奪利，以人吃人的二十世紀的中國盛世，何以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會那麼的閑空的呢？這原也有一個可笑得很的理由在那裏的。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成功以後，國共分家，於是本來就係大家一樣的黄種中國人中間，却硬的被塗上

了許多顏色，而在這些種種不同的顏色裏的最不利的一種，却叫作紅，或叫作赤。因而近朱者，便都是亂黨，不白的，自然也盡成了叛逆，不管你怎麼樣的一個勤苦的老百姓，只須加上你以莫須有的三字罪名，就可以夷你到十七八族之遠。我當時所享受的那種被迫上身來的悠閑清福，來源也就在這裏了，理由是因為我所參加的一個文學團體的雜誌上，時常要議論國事，毀謗朝廷。

禁令下後，幾個月中間，我本混跡在上海的洋人治下，是冒充着有錢的資產階級的。但因為在不意之中，受到了一次實在是奇怪到不可思議的襲擊之後，覺得洋大人的保護，也有點不可靠了，因而翻了一個筋斗，就逃到了這山明水秀的杭州城裏，日日只翻弄些古書舊籍，扮作了一個既有資產，又有餘閑的百分之百的封建遺民。追思憑弔南宋的故宮，在元朝似乎也是一宗可致殺身的大罪，可是在革命成功的當日，却可以當作避去嫌疑的護身神咒看了，所以我當時的訪古探幽，想製出一張較為完整的南宋大內圖來的副作用，一大半，也可以說是在這 Camouflage 的造成。

有一天風和日朗的秋晴的午後，我和前幾日一樣的在江干鬼混。先在臨江的茶館裏吃了一壺茶後，打開帶在身邊的幾冊書來一看，知道山川壇就近在咫尺了，再溯上去，就是鳳凰山南腋的梵天寺勝果寺等寺院。付過茶錢，向茶館裏的人問了路徑，我就從八卦田西南的田塍路上，走向了東北。這一日的天氣，實在好不過，已經是陰曆的重陽節後了，但在太陽底下背着太陽走着，覺得一件薄薄的襯絨袍子都還嫌太熱。我在田塍野路上穿來穿去走了半天，又向山坡低處立着憩息，向東南向南的和書對看了半天，但所謂山川壇的那一塊遺址，終於指點不出來。同貪鄙的老人，見了財帛，不忍走開的一樣，我在那一段荒田蔓草的中間，徘徊往復，尋到了將晚，纔毅然捨去，走上了梵天塔院。但到得山寺門前，正想走進去看寺裏的靈鰻金井和舍利佛身，而冷僻的這古寺山門，却早已關得緊緊的了，不得已就只好摩挲了一回門前的石塔，重復走上山來。正走到了東面山塢中間的路上，恰巧有幾個挑柴下來的農夫和我遇着了，我一面側身讓路，一面也順便問了他們一聲：『勝果寺是在什麼地方的？去此地遠不遠了？』——走在末後的一位將近五十的中老農夫聽了我的

問話，却息下了柴擔指示給我說：

「諾，那面山上的石壁排着的地方，就是勝果寺呀！走上去只有一點點兒路。你是不是去看瓢兒和尚的？」

我含糊答應了一聲之後，就反問他：——「瓢兒和尚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說起瓢兒和尚，是這四山的居民，沒有一個不曉得的。他來這裏靜修，已經有好幾年了。人又來得和氣，一天到晚，只在看經念佛。看見我們這些人去，總是施茶給水，對我們笑笑，只說一句兩句慰問我們的話，別的事情是不說的。因為他時常背了兩個大木瓢到山下來挑水，又因為他下巴中間有一個很深的刀傷疤，笑起來的時候老同賣瓢兒——這是杭州人的俗話，當小孩子扁嘴欲哭的時候的神氣，就叫作賣瓢兒——的樣子一樣，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的稱他作瓢兒和尚了。」

說着，這中老農夫却也笑了起來。我謝過他的對我說明的好意，和他說了一聲「坐坐會」，就順了那條山路，又向北的走上了山去。

這時候太陽已經被左手的一翼鳳凰山的支脈遮住了，山谷裏只瀰漫着一味日暮的蕭條。山草差不多是將枯盡了，看上去只有黃蒼蒼的一層褐色。沿路的幾株散點在那裏的樹木，樹葉也已經凋落到恰好的樣子。半谷裏有一小村，也不過是三五家竹籬茅舍的人家，并且柴門早就關上了，從彎曲的小小的煙突裏面，時時在吐出一絲一絲的並不熱鬧的煙霧來。這小村子後面的一帶桃林，當然只是些光幹兒的矮樹。沿山路旁邊，順谷而下，本有一條溪徑在那裏的，但這也只是虛有其名罷了，大約自三春雨潤的時候過後，直到那時總還不會有過滄浪的溪水流過，因為溪裏的亂石上的青苔，大半都被太陽晒得焦黃了。看起來覺得還有一點生氣的，是山後面蓋在那裏的一片碧落，太陽似乎還沒有完全下去，天邊貼近地面之處，倒還在呈現着一圈淡淡的紅霞。當我走上了勝果寺的廢墟的坡下的時候，連這一圈天邊的紅暈，都看不出來了，散亂在我的周圍的，只是些僧塔，殘礫，菜圃，竹園，與許多高高下下的狹路和山坡。我走上了坡去，在亂石和枯樹的當中，總算看見了三四間破陋得不堪的庵院。西面山腰裏，面朝着東首歪立在那裏的，是一排三間寬的小屋，倒還整齊一點，

可是兩扇寺門，也已經關上了，裏面寂靜灰黑，連一點兒燈光人影都看不出來。朝東緣山腰又走了三五十步，在那排屏風似的石壁下面，纔有一個茅篷，門朝南向着谷外的大江半開在那裏。

我走到茅篷門口，往裏面探頭一看，覺得室內的光線還明亮得很，幾乎同屋外的沒有什麼差別。正在想得奇怪，又仔細向裏面深處一望，纔知道這光線是從後面的屋檐下射進來的，因為這茅篷的後面，牆已經倒壞了。中間是一個臨空的佛座，西面是一張破床，東首靠泥牆有一扇小門，可以通到東首牆外的一間小室裏去的。在離這小門不遠的靠牆一張半桌邊上，却坐着一位和尚，背朝着了大門，在那裏看經。

我走到了他那茅篷的門外立住，在那裏向裏面探看的這事情，和尚是明明知道的，但他非但頭也不朝轉來看我一下，就連身子都不動一動。我靜立着守視了他一回，心裏倒有點怕起來了，所以就乾咳了一聲，是想使他知道門外有人在的意思。聽了我的咳聲，他終於慢慢的把頭朝過來了，先是含了同哭也似的一臉微笑，正是賣瓢兒似的一臉微笑，然後忽

而同驚駭了一頭的樣子，張着眼呆了一分鐘後，表情就又復原了，微笑着只對我點了點頭，身子馬上又朝了轉去，去看他的經了。

我因為在山下已經聽見過那樵夫所說的關於這瓢兒和尚的奇特的行徑了，所以這時候心裏倒也並不覺得奇怪，但只有一點，却使我不能自己地起了一種好奇的心思。據那中老農夫之所說，則平時他對過路的人，都是非常和氣，每要施茶給水的，何以今天獨見了我，就會那麼的不客氣的呢？難道因為我是穿長袍的有產知識階級，所以他故意在表示不屑與周旋的麼？或者還是他在看的那一本經，實在是有意思得很，故而把他的全部精神都佔據了去的緣故呢？從他的不知道有人到門外的那一種失心狀態看來，倒還是第二個猜度來得準一點，他一定是將全部精神用到了他所看的那部經裏去了無疑。既是這樣，我倒也不願意輕輕的過去，倒要去看一看清楚，能使他那樣地入迷的，究竟是一部什麼經。我心裏頭這樣決定了主意以後，也就顧不得他人的願意不願意了，舉起兩腳，便走進門去，走上了他的身邊，他仍舊是一動也不動地伏倒了頭在看經。我向桌上攤開在那裏的經文頁縫

裏一看，知道是一部楞嚴義疏。楞嚴是大乘的寶典，這瓢兒和尚能耽讀此書，真也頗不容易，於是繼第一個好奇心而起的第二個好奇心就又來了，我倒很想和他談談，好向他請教請教。

『師父，請問府上是什麼地方？』

我開口就這樣的問了他一聲。他的頭只從經上舉起了一半，又光着兩眼，同驚駭似地向我看了一眼，隨後又微笑起來了，輕輕地像在逃遁似的回答我說：

『出家人是沒有原籍的。』

到了這裏，却是我驚駭起來了，驚駭得連底下的談話都不能繼續下去。因為把那下巴上的很深的刀傷疤隱藏過後的他那上半臉的面容，和那雖則是很輕，但中氣却很足的一個湖南口音，却同霹靂似地告訴了我以這瓢兒和尚的前身，這不是我留學時代的那個情敵的秦國柱是誰呢？我呆住了，睜大了眼睛，屏住了氣息，對他釘視了好幾分鐘。他當然也曉得是被我看破了，就很從容的含着微笑，從那張板椅上立了起來。一邊向我伸出了一隻手，一邊

他就從容不迫的說：

「老朋友，你現在該認識我了罷？我當你走上山來的時候，老遠就瞥見你了，心裏正在疑惑。直到你到得門外咳了一聲之後，纔認清楚的確是你，但又不好開口，因為不知道你對我的感情，經過了這十多年的時日，仍能夠復原不能……」

聽了他這一段話，看了他那一副完全成了一個山僧似的神氣，又想起了剛纔那樵夫所告訴我的瓢兒和尚的這一個稱號，我於一番驚駭之後，把注意力一鬆，神經弛放了一下，就只覺得一股非常好笑的衝動，衝上了心來，所以捏住了他的手，只秦國柱！秦：國：柱的叫了幾聲，以後竟哈哈哈哈哈的笑出了眼淚，有好久好久說不出一句有意思的話來。

我大笑了一陣，他立着微笑了一陣，兩人纔撇開手，回復了平時的狀態。心境平復以後，我的性急的故態又露出來了，就同流星似地接連着問了他許多問題：「姜桂英呢？你什麼時候上這兒來的？做和尚做得幾年了？聽說你在當旅長，爲什麼又不幹了呢？」一類的話，我不等他的回答，就急說了一大串。他只是笑着從從容容的讓我坐下了，然後慢慢的說：

『這些事情讓我慢慢的告訴你，你且坐下，我們先去燒點茶來喝。』

他緩慢地走上了西面角上的一個爐子邊上，在折柴起火的中間，我又不耐煩起來了，就從板椅上立起，追了過去。他蹲下身體，在專心致志地生火爐，我立上了他背後，就又追問了他以前一刻他未曾回答我的諸問題。

『我們的那位同鄉的佳人姜桂英究竟怎麼樣了呢？』

第一問我就固執着又問起了這一個那時候爲我們所爭奪的惹禍的蘋果。

姜桂英雖則是我的同鄉，但當時和她來往的却儘是些外省的留學生，因此我們有幾個同學，有一次竟對她下了一個公開的警告，說她品行不端，若再這樣下去，我們要聯名向政府去告發，取消她的官費。這一個警告，當然是由我去挑撥出來的妒嫉的變形，而在這警告上署名的，當然也都是幾個同我一樣的想法，這塊禁樹的青春鰥漢。而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這個警告發出後不多幾日，她竟和下一學期就要在士官學校畢業的我們的朋友秦國柱訂婚了。得到了這一個消息之後，我的失意懊喪，正和杜葛納夫在一個零餘者的日

記裏所寫的那個主人公一樣，有好幾個禮拜沒有上學校裏去上課。後來回國之後，每在報上看見秦國柱的戰功，如九年的打安福系，十一年的打奉天，以及十四年的汀泗橋之戰等，我對着新聞記事，還在暗暗地痛恨。而這一個戀愛成功者的瓢兒和尚，却只是背朝着了我，帶着笑聲在舒徐自在的回答我說：

「佳人麼？你那同鄉的佳人麼？已經……已經屬了沙吒利了……哈哈……哈……這些老遠老遠的事情，你還問起它作什麼？難道你還想來對我報三世之仇麼？」

聽起他的口吻來，彷彿完全是在說和他絕不相干的第三者的事情的樣子。我問來問去的問了半天，關於姜桂英却終於問不出一點眉目來，所以沒有辦法，就只能推進到以後的幾個問題上去了，他一邊用蒲扇扇着爐子，一邊便慢慢的回答我說：

「到了杭州來也有好幾年了……做和尚是自從十四年的那一場戰役以後做起的……當旅長真沒有做和尚這樣的自在……」

等他一壺水燒開，吞吞吐吐地把我的幾句問話約略模糊的回答了一番之後，破茅篷裏，却

完全成了夜的世界了。但從半開的門口，沒有窗門的窗口，以及泥牆板壁的破縫缺口裏，却一例的射進了許多同水也似的月亮光來，照得這一間破屋，晶瑩透徹，像在夢裏頭做夢一樣。

走回到了東牆壁下，泡上了兩碗很清很鹹的茶後，他就從那扇小門裏走了進去，歇了一歇，他又從那間小室裏拿了一罐小塊的白而且糯的糕走出來了。拿了幾塊給我，他自己也拿了一塊嚙着對我說：

『這是我自己用葛粉做的乾糧，你且嘗嘗看，比起奶油餅乾來何如？』
我放了一塊在嘴裏，嚼了幾嚼，鼻子裏滿聞到了一陣同安息香似的清香。再喝了一口茶，將糕粉吞下去以後，嘴裏頭的那一股香味，還仍舊橫溢在那裏。

『這香味真好，是什麼東西合在裏頭的？會香得這樣的清而且久。』
我喝着茶問他。

『那是一種青藤，產在衡山腳下的。我們鄉下很多，每年夏天，我總托人去帶一批來晒

乾藏在這裏，慢慢的用着，你若要我，我可以送你一點。」

兩人吃了一陣，又談了一陣，我起身要走了，他就又走進了那間小室，一隻手拿了一包青藤的乾末，一隻手拿了幾張白紙出來。替我將書本鉛筆之類，先包了一包，然後又把那包乾末攔在上面，用繩子細作了一細。

我走出到了他那破茅篷的門口，正立住了脚，朝南在看江干的燈火，和月光底下的錢塘江水，以及西興的山影的時候，送我出來，在我背後立着的他，却輕輕的告訴我說：

「這地方的風景真好，我覺得西湖全景，決沒有一處及得上這裏，可惜我在此住不久了，他們似乎有人在外面募捐，要重新造起勝果寺來。或者明天，或者後天，我就要被他們驅逐下山，也都說不定。大約我們以後，總沒有在此地再看月亮的機會了罷。今晚上你可以多看一下子去。」

說着，他便高聲笑了起來，我也就笑着回答他說：

「這總算也是一段『西湖佳話』，是不是？我雖則不是宋之問，而你倒真有點像駱賓王

達夫短篇小說集

哩……哈哈……哈哈』

五二六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遲 暮

厭倦了頻年的飄泊，並且又當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來侵與世界經濟恐慌最高潮的刀口，覺得不死不生地羈縻在大都會裏作窮苦的文士生活，也沒有一點意義，林旭就在一天春雨蕭條的早晨，帶了他的妻兒遷上比較得安靜的杭州城裏去永住了。

杭州本來是林旭他們的本土本鄉，飲食起居的日用之類，究竟要比上海便宜得多。林旭在表面上雖則在說，對於都市生活，真覺得是厭倦極了，只想上一處清靜點的地方去讀讀書，寫寫東西，但其實，這一次的遷居的主要動機，還是因為經濟上的壓迫。

「算了算了，人生原不過是這麼回事。苦苦的寄生在這大都會裏，要受鄰居們的那些閑氣，倒還不如回到老家去住牠幾天大房子的合算！」

林旭在一天睡不着覺的惱人的晚上，這樣的輕輕地說了一串並不是在對人講的獨白；而睡在他的身邊，似乎也還沒有合眼的他的夫人，却馬上就很起勁地回答他說：

「我倒也是這樣的在想，就是不同鄉下的老家，上杭州去租一間大一點的房子住住，租錢究竟要比這裏便宜些。」

這一個偶然在蚊帳之內的夫妻會議的議決案，居然於半月之後被實地執行了。將幾件並不值錢的零星行李與兩個小孩子搬進車廂之後，林旭把關在那裏的車窗放了下來，對着煙霧和春雨拌在一道的像灰漿一樣的上海空中，如釋重負似的深長地吐了一口鬱氣。立在窗口，拿出手帕來擦擦額上的汗，回轉頭來，對兩個淘氣的小孩發了幾聲叱咤的命令，他又凝視住窗外的雨脚在作獨語說：

「車到站的時候，要希望他不落雨纔好！」這一個老是像只在對自己說話的獨語習慣，也是林旭近來的一種脾氣；有時候在街上獨步，或一個人深夜在書案前看書的當中，他也會高聲地說出一句半句的話，或發出一聲絕望悲憤的叫喊來。他的家人對他這脾氣，近來

也看慣了，所以即使聽見了他的獨白，看見了他的臉上的險惡的表情，也到了會泰然不去理他的程度。

因為是落雨天，所以車廂裏空得很。火車開出之後，林旭一個人走上了離女人小孩們略遠的一個空座去坐下，先翻開了一冊打算上杭州去譯的書看了幾頁，後來又屈着手指頭計算了些此番搬家的用費之類，更看看窗外的雨景而打了幾個呵欠，不知不覺就昏昏沉沉地在座位前的小桌上靠住睡着了。

火車進時到了杭州城站，雨還在淒其地落着。一靠月台，他的夫人就向車窗外乾娘大哥二弟地招呼了一陣；原來她們的親戚朋友，接到了她們將遷居來杭的消息，和火車到站的時刻，早就在那裏等着了。林旭走下了月台，向幾位親戚們帶來的小孩子等一看，第一就感到了一種辨認不清的困惑。幾年前頭，他上杭州來看他們的時候，有幾個小的他不曾看見，有幾個與他是居於叔姪的輩次的小孩，也還是不懂人事的頑童，而現在他們竟長得要和他一樣地高，穿着了學校的制服，幫他提行李，抱小孩，儼然是已經成年的中堅國民了。走

出了月台柵門，等汽車來搬行李的當中，他約大家上待車室裏去坐了一下。喝了口茶，吸了枝煙後，他鎮靜地向他的長一輩的親戚們仔細一打量，心裏頭也暗暗地吃了一驚。他覺得他們的臉色，他們的姿勢，在這僅僅的幾年之中，竟變得非常之衰老了。

「啊啊，這一個人生，這一個時間的鐵門關，誰能夠逃得過去，誰能夠逃得過去呢？」

分坐入了幾輛汽車，他向兩旁在往後退的依舊同幾年前一樣的衰落的杭州城市看看，心裏忽而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灰冷的感覺，在他的口上，險些兒又滾出了這一串獨白。

在杭州住下的第二天，新居的電燈，接上了火。林旭吃過了夜飯，踏進一間白天剛佈置好的書齋，去打開夜飯前送到的上海報紙來看。初看了第一面的大字廣告，還並不覺得什麼，繼看日軍侵入的政治新聞，因為只看了些題目，倒也還可以，後來看到了三面的社會新聞，讀入了記事的第一則，就覺得字跡模糊得很。叫家人來換上了一個五十枝燭的電燈球，繼續再把社會記事看將下去，而字跡的模糊，還同沒有換燈球的時候一樣。他把眼睛擦了幾擦，歪頭一想，纔曉得自己的眼睛花了，一副新近配好的老眼鏡，在移家的紛亂之中，不知

擺入了什麼地方，到現在還沒有尋着。放下報紙，滅去電燈，踏回寢室去就寢的路上，他又輕輕地獨語着說：

「明天一早非去配一副眼鏡來不可！非去配不行！」

搬定之後，約莫將一禮拜了，有一天久雨初晴的午後，林旭在中飯時飽啖了一盆杭州著名的醋溜鯉魚，醉醺醺地正躺在書齋裏的籐椅上擁鼻微吟。

冷雨埋春四月初——歸來——飽食故鄉魚——范睢——書術成奇辱——玉霸妻

兒——愛索居——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商量柴米

分排定——緩向湖塍試鹿車——

翻來覆去，吟成了這五十六字，剛在想韻脚和平仄的協與不協，門鈴一響，他的已經長到六歲的兒子却跑進來說：「有客人來了！」

跑上客廳去一看，他起初呆了一呆，一時竟認不出這客人是誰。聽了客人叫他的聲音，又聽了一句「你總以為我還在廣東罷？」的開場白之後，他就「啊」的叫了一聲，搶上去握住

了客人的手，只在「仲子！仲子！」的叫客人的名字，有半響說不出話來。

詩人黃仲子當十幾年前剛出第一冊詩集的時候，林旭在上海原是他很熟的朋友。當時因爲有人毀謗林旭，說他是一位變態性慾者之故，年紀很輕的黃仲子，對他還同小姑娘似地表示了許多羞縮的神情。以後一別十餘年，他們有時原也在車窗馬背，客舍驛亭裏見過幾次面，有時也各寄贈着些自著的作品之類，通過許多次信，但到了這一個安靜的故鄉來一見，林旭真覺得是掉入了夢裏去的樣子。

「仲子，你廣東是幾時回來的？」

「回來得已經有一年光景了，時代實在進展得太快，我們都落伍了，你也老得多了呢，林旭！」

「那當然！仲子，我看你的額上，也已經有了幾條縐紋了呢！真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啦！你近來還做詩麼？」

「柴米油鹽都籌謀不了，那裏還有工夫做詩哩！你有幾個小孩子了？」

「兩個半，因為還有一個，怕就快要出來，所以只好算半個。你呢？」

「也是三個！性慾的淨化，The Sublimation of sexual instinct 的必要，雖則時時感到，可是實際上却終於不行。」

「哈哈，哈哈，你也做了山喀夫人的信徒了麼？節產這一件事情可真不容易好！讓我們慢慢地來研究罷！」

「上海的文壇怎麼樣？你爲什麼要搬到這一個死都裏來住呢？」

「還不是爲了生活！我們是同你剛纔說過的一樣，都落伍了。無論如何，在這一個暴風雨將次到來的大時代裏，我們所能盡的力量，結局總是微薄得很。新起的他們，原也很在努力，但實力總覺得還差一點。像我這樣，雖自己明曉得自己的軟弱無能，可在有些時候，也還想替他們去服一點點的推進之務，不過心有餘而力不足，近來老覺得似乎將要變成他們的障礙物的樣子，所以就毅然決然地退出了這文筆的戰場。仲子，你以爲我這計劃怎麼樣？」

「當然是很好，我們雖則都還未老，但早已先衰了，第一就得來休養休養，雖然或將從此一直的沒落下去也說不定。」

「祝夫人呢？近來怎麼樣？」

「她麼？不是剛纔同你說過，已經成了三個孩子的母親了，除開走上了千古不易的母性的軌道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金女士呢，金麗女士呢？我聽說她也已經回國了，是在杭州教書罷？」

「她也在那裏，並且因為在一張報上看見了你的來此地永住，還很想和你見見。明天午後有沒有空，我們去約她遊一趙湖，你以為怎麼樣？」

「好，好得很，我明天午後一定上湖濱去等你們。」

林旭和黃仲子這樣約定了明日的去遊湖，兩個人又談了些閑天，就匆匆地分開了手。是在這一天的晚上，林旭於躺下床去之後，就又問了問他的夫人。

「黃仲子明天約我去遊湖，你願不願意去？」

「挺着了這麼一個大肚子，誰還願意去出醜哩！」

「聽說金麗也一道去的，你們不都是老同學麼？爲什麼不去見見談談？」

「等我做了產之後，再去請她們罷！」

原來林旭的夫人汪寶琴和黃仲子的夫人祝蔭楠以及金麗，都是杭州女學校裏的後先的同學，而同級的金麗和祝蔭楠，還是同一個縣裏出身的小同鄉。當詩人黃仲子在向祝女士通信求愛的時候，比祝低一級的汪寶琴她們的班裏，很流傳着有些風說，似乎說詩人黃仲子對祝的級友金麗，一時也曾經感到過不能自己的深情。但結果，黃祝倆終於結成了美滿的良緣，而金女士也於學校畢業之後，上法國去繼續讀了幾年書。不久之前，金女士剛自法國學成了回來，仍在杭州的一個大學裏教書。林旭有一天偶爾在報上的教育欄裏看到了這消息，對他夫人說了，他夫人也就向他說出了那一件舊事。後來他又聽說她，金女士，因爲抱着高遠的理想，一直到現在爲止還是一個獨身的處女；因此他對她也觸生了一點淺淡的好奇心。平時對於女性絕不注意的林旭，這一回竟問起了金麗，想來

總也是這一種意識下的麗比多在那裏起作用。

到了和黃仲子約定的時間前半個鐘頭的光景，林旭便從新寓出來，慢慢地踱到了湖濱。這一天的天氣，原也晴暖得宜人，但香市早過，浴佛節也於前兩天過去了，故而湖上的遊人也並不多。日光淡淡地洒在湖濱的樹枝上，遠山上，以及許多空船的白篷子上。當這一個繼三春而至的熱烈的首夏晴天，照理來講，湖上的景色，當然是分外的妍妖濃豔的，但不曉怎麼，林旭一個人在湖濱踱着，看看近旁，看看遠處，只覺得是蕭條落寞，同在荒涼的冬日，獨自在一個廢墟的城邊漫步時的情景一樣。

先在體育場附近的堤上走了一圈，等慢慢走到了二碼頭的樹下的時候，他覺得腳力也沒有了，所以就向一條長木椅上坐了下去。將頭靠上了椅背，眼睛半開半閉地茫然對西面的山影不知呆了幾多時，忽而在他的近旁路上，有許多蹣跚着的小孩脚步聲聽見了，回轉頭來向北一看，他第一眼就看出了一個身材比那一羣小孩大人都稍高一點的女性，的上半身。接着就看見了黃仲子，看見了黃仲子的夫人，和她的三個小孩。同時黃仲子也走

上了他的面前，在說話了。

「你等得很久了麼？我們因為去約密斯金，繞遠了路。」

說着，他就照例的替林旭和金麗介紹了一下。金女士的青春的豐潤期，雖則已經過去，但從她的緊張的肌肉，和羞澀的表情上看來，究竟還有點少年的丰韻留在那裏。林旭一面露着微笑應答着話，一面更拋眼向仲子的夫人一看，覺得她的頭髮也枯燥了，顏面也瘦落了，談話的語氣也散漫了，時時只在照顧着三個孩子，生怕他們在路上發生了什麼意外。

「是的，仲子的話說得不錯，她是已經走上了母性的軌道了！」

這樣私私在心裏轉着念頭，他又掉頭向仲子一看，覺得從前是那麼熱情湧湧的這位抒情詩人，現在也帶上了近視眼鏡，穿上了半舊的黃黑色西裝，本是來矮胖的身體，更覺得矮了胖了一點，彬彬有禮，默默隨人，似乎也已經變成了一位走上了軌道的父親。

林旭因為多走了一點路，身體微感到了些疲乏，所以對於遊湖，並沒有積極的興趣。金女士也說今晚上有朋友結婚，要去幫忙，怕是不能在湖裏滯留到夜。黃仲子夫婦倆，有三個

小孩要招呼，落船上岸，處處都有不便，所以不落湖，也是隨便的。林旭感到了這些，並且覺得金女士也已經會見，好奇心也早已滿足了，故而就提議說：

「我們還是上西園去吃點點心罷！湖上清冷得很，玩也沒有什麼好玩。」

大家贊成了這提議，上西園三樓去坐落，在吃點心的中間，林旭向四周清淡的座上看，忽而想起了一幕西班牙伊罷納茲著的小說洪流的電影裏的場面。

「仲子，前幾年，有一個外國影片，伊罷納茲的洪流，曾經到過中國，你有沒有去看？」

林旭不經意地將這一句話問出口後，心裏倒覺得有點太冒失了，所以不等黃仲子的回答，就接着又將話叉了開去：

「近來中國的電影，似乎也很進步，不過無論如何，我覺得總沒有外國影片那麼的高尙。」

這樣的勉強遮掩了過去以後，林旭再偷眼望了一望金麗，她似乎還沒有聽見這一段談話，只在呆呆地瞭望着窗外的外景。

又無情無緒的談了些雜天，給小孩子們吃了些甜點心之類，西南角上的一塊浮雲，漸漸的升起，把太陽蓋住了。付過了茶點雜賬等，他們大小七人走下樓來，各在三叉路口雇車回寓的時候，時候雖則還是很早，但湖上的天光，竟陰森森黝暗得有點兒像是日暮的樣子。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

碧浪湖的秋夜

(一)

雍正十三年夏天，中國全國各地都蒸熱得非常。北京城裏的冰窖營業者大家全發了財，甚至於雍正皇帝，都因炎暑之故而染了重病。

可是因爲夏天的乾熱，勢頭太猛了的結果，幾陣秋雨一下，秋涼也似乎來得特別的早。到了七月底邊，早晚當日出之前與日沒之後的幾刻時間，大家非要穿夾襖不能過去了。

偏處在杭城北隅，賃屋於南湖近旁，只和他那年老的娘兩口兒在守着清貧生活的厲鷄，入秋以後，也同得了重生似地又開始了他的讀書考訂的學究生活。當這一年夏天的二三個月中間，他非但因中暑而害了些小病，就是在精神上，也感到了許多從來也沒有經驗過的不快。素來以兇悍著名的他的夫人蔣氏，在端午節邊前幾日又因嫌他的貧窮沒出息，

老在三言兩語的怨嗟毒罵；到了端午節的那一天中午，他和他娘正在上供祭祖的時候，本來就同瘋了似地歌哭無常的她，又在廂房裏哭着罵了起來。他娘走近了她的身邊，向她勸慰了幾句，她倒反而是相罵尋着了對頭人似的和這年老的娘大鬧了起來，結果只落得厲鶚的去向他娘跪泣求饒，而那悍婦蔣氏就一路上號哭着大罵着奔回到了娘家。她娘家本係是在東城脚下，開着一家小舖子的，家裏很積着有幾個錢，原係厲鶚小的時候，由厲老太太作主，爲他定下來的親，這幾年來，一則因爲厲鶚的貧窮多病，二則又因爲自己的老沒有生育，她的沒有教養的暴戾的性情，越變得蠻橫潑了。

那一天晴爽的清秋的下，厲鶚在東廂房他的書室裏剛看完了兩卷宋人的筆記，正想立起身來，上坐在後軒補綴衣服的他娘身邊去和她談談，忽而他却聽見了一個男子的脚步聲，從後園的旁門裏走了進來。

『老太太，你在補衣服麼？』

『唉，福生，你說話說得輕些，雄飛在那兒看書。你們的賬，我過幾天就會來付的。』

他的娘輕輕地在止住着他，禁他放大聲音，免得厲鶚聽見了要心裏難受的，這被叫作福生的男子，却是後街上米舖子裏的一位掌櫃，厲家欠這米舖子的賬，已積欠了着實不少，而這福生的前來催索，今天也不是第一次了。米店裏因厲家本是孝廉公的府上，而這位老太太和孝廉公自己，平日又是非常謹慎慈和的人，所以每次前來討賬，總是和顏悅色地說一聲就走的。福生從後園的旁門裏重新走了出去之後，正想立起身來上後軒去和他娘攀談的，厲鶚却呆舉着頭，心裏又憂鬱了起來。呆呆地默坐了一會，拿起煙袋來裝上了一筒煙，嘴裏啊啊的嘆了一聲，輕輕念着：『東邊日出西邊雨，南阮風流北阮貧。』他就立起來踏上了後軒，去敲火石點煙吸了。一邊敲着火石，一邊他就對他娘說：

『娘，我的窮實在也真窮得可以，倒難怪蔣氏的每次去催她，她總不肯回來……』
敲好火石，點煙吸上之後，他又接着對他娘說：

『娘，今天晚上你把我那件錦綉綿袍子拿出去換幾個錢來，讓我出門去一趟，去弄牠一筆大款子進來，好預備過年……』

說着，吸着煙，他又在後軒裏徘徊着踱了幾圈。舉頭向後園樹梢的殘陽影子看了一眼，他突然站立住腳，同想起了什麼似的，回頭看向了她的娘，又問說：

『娘，我的那件夾袍，還在裏頭麼？』

『唉，還在裏頭。』

他的娘却只俯着頭，手裏仍縫着針線，眼也不舉一舉，輕輕地回答了他一聲；又躊躇莫決地踱了一圈，走上他娘的身邊來立住了腳，他纔有點羞縮似的微笑着，俯首對她說：

『娘，那件夾的要用了，你替我想個法子去贖了出來，讓我帶了去。』

他娘也抬起頭來了，同樣地微笑着對他說：

『你放心罷，我自然會替你去贖的，你打算幾時走？』

『就坐明天的夜航船去，先還是到湖州去看看。』

母子倆正親親熱熱地，在這樣談議着的時候，太陽已漸漸地漸漸地落下了山去。靜靜兒在廚下打瞌睡的那位厲家的老用人李媽，也拖着一隻不十分健旺的跛腳，上後園的井邊去

淘夜飯米去了。

(二)

從杭州去湖州，要出北關門，到新關的船埠頭去趁夜航船的。沿運河的四十五里塘下去，至安溪奉口，入德清界，再從餘不溪中，向北直航，到湖州的南城安定門外霽溪埠頭爲止，路雖則只有一百數十餘里，但在航船上卻不得不過一夜和半天，要坐十幾個時辰纔能到達。

爲兒子預備行裝，忙了一個上午的厲老太太，吃過中飯，又在後軒坐下了，在替她兒子補兩雙破襪。向來是勤勞健旺的這位老太太，究竟是年紀大了，近來也感覺到了自己的衰老。頭上的滿頭白髮，倒還不過是表面的徵象，這一二年來，一雙眼睛的老花，却使她深深地感到了年齒的遲暮，並且同時也感到了許多不便。譬如將線穿進針孔裏去的這一件細事，現在也非要戴上眼鏡，試穿六七八次，纔辦得了了。她綿密周到地將兩雙襪子補完之後，又

把兒子的衣箱重理了一理，看看前面院子裏的太陽，也已經斜得很西，總約莫是過了未刻的樣子，但吃過中飯就拿了些銀子出去剃頭的厲鶚，到這時候却還沒有回來。

『雄飛這孩子，不知又上那裏去了。』

斜舉起老眼，一面看着院子裏的陽光角度，一面她就自言自語地這樣輕輕說了一聲。走回轉身到了後軒，她向廚下高聲叫了李媽，命她先燒起飯來，等大少爺回來，吃了就馬上可以起身；因為雖然坐的是轎子，比步行要快些，但從她們那裏，趕出北關，却也有十多里地的路程，并且北關門是一到酉刻，就要下鎖的。

等飯也燒好，四碗蔬菜剛擺上桌子的時候，久候不歸的厲鶚，卻頭也不剃，笑嘻嘻地捧了一部舊書回來了。一到後軒，見了他娘，他就歡天喜地的叫着說：

『娘，我又在書舖裏看到了這部珍寶，所以連剃頭的錢都省了下來買了牠。有這一部書在路上作伴，要比一個書童或女眷好得多哩！』

說着他連坐也不坐下來，就立着翻開了在看。他娘繃着眉頭，看了看他的瘦長的身體和清

癩的面貌，以及這一副呆癡的神氣，也不覺笑開了她那張牙齒已經掉落了的小嘴。一面笑着搖着頭，一面她就微微帶着非難似地催促他說：

『快吃飯罷！轎子就要來了哩，快吃完了好動身，時候已經不早了。看你這副樣子，頭也

不剃一個，真像是剛從病床上起來的神氣。』

匆匆吃完了飯，向老母用人叮囑了一番，上轎出門，趕到北關門外，坐在轎子裏看着剛纔買來的那部宋人小集的厲鶚，已經覺得書上面的字跡，有點異暗模糊，看不大清楚了。又向北前進了數里，到得新關碼頭，走下轎來的時候，前後左右，早就照滿了星星的燈火，航船埠頭特有的那種人聲嘈雜的混亂景象，却使他也起了一種飄泊天涯的感觸。航船裏的舟子，是認識這位杭城的名士樊榭先生的，今年春間，他還坐過這一隻船，從湖州轉回杭州來，當時上埠頭來送他的，全是些湖州有名的殷富鄉紳，像南城的奚家，吳家，竹溪的沈家各位先生，都在那裏。所以舟子從灰闇的夜空氣裏，一看見這位清癯瘦削的厲先生下了轎子，就從後艙裏搶上了岸。

『樊榭先生，上湖州去麼？我們真有緣，又遇着了我的班頭……前一月我上竹溪去，沈家的幾位少爺還在問起你先生哩。他問我近來船到杭州有沒有跑進城去，可聽到什麼關於厲先生的消息……他似乎是知道了你在害病，知道了……知道了……曷亨，曷亨……知道了你們家裏的事情……』

舟子這樣的講着，一面早將行李搬入了中艙，扶厲鶚到後艙高一段的地方去坐下了。面上滿裝着微笑，對舟子只在點頭表示着謝意的他，聽了舟子的這一番話，心裏頭又深深地經驗到了那種在端午節前後所感到過的不快。

『原來那潑婦的這種不孝不敬，不淑不貞的行徑，早已惡聲四布了！』心裏頭老是這樣的在迴想着，這一晚他靜聽聽櫓聲的咿呀，躺睡在黑闇的艙中被裏，直到了三更過後，方纔睡熟。

第二天從惡夢裏醒了轉來，滿以為自己還睡在那間破書堆滿的東廂房裏，正在擦着眼睛打呵欠的時候，舟子却笑嘻嘻地進艙來報告着說：

「樊榭先生，醒了麼？昨天後半夜起了東南風，今天船特別到得早，這時候還沒有到午刻哩。我已經上岸去通知過奚家了，他們的轎子也跟我來了，在埠頭上等着你。」

(三)

一聽見厲鶚到了湖州，他的許多舊友，就馬上聚了攏來。那一天晚上，便在南城奚家的鮑氏溪樓，開了一個盛大的宴會。來會的人，除府學教官及歸安烏程兩縣的縣學老師之外，還有吳家的老丈，竹溪沈家的弟兄叔姪五六人。他們做做詩，說說笑話，互相問問各舊友的消息，一場歡宴，直吃到三更光景，方纔約定了以後的遊敘日程，分頭散去。

厲鶚上吳家去住，到府學的尊經閣東面桂花廳去宿，上峴山道場山下菰城等地，方去登登高，又搖着小艇，去浮玉山衡山漾後莊漾等澤國去看看秋柳殘荷，接連就同在夢裏似的暢遊了好幾天。天氣也日日的晴和得可愛，桂花廳前後的金銀早桂，都暗暗的放出微香來了，而旁晚的一鈎新月，也同畫中的風景似地，每隱約低懸在藍蒼的樹梢碧落之西；

處身入了這一個清幽的環境之內，而日日相見的又儘是些風雅豪爽的死生朋友，所以他在湖州住不上幾日，就早把這三個月以來的懊惱鬱悶的憂懷滌淨了。

有一天晚上，白天剛和沈氏兄弟去遊了菁山常照寺回來，在沈家城裏的那間大宅第的西花廳上吃晚飯。吃過晚飯，將烟和茶及菓實等都搬到了花園的茅亭裏面，厲鶚和沈六就坐了下來，一邊吸烟談天，一邊在賞那晴空裏的將快圓了的月亮。

『太鴻兄，月亮就快圓了，獨在異鄉爲異客，你可有花好月圓的感觸？』

這是沈家最富有的一房裏大排行第六的幼牧，含着一臉藏有什麼陰謀在心似的微笑，向厲鶚發的問話。厲鶚靜吸着烟，舉頭呆對着月亮，靜默了好一會，方纔像在和月亮談天似的輕輕獨語着說：

『唉！人非木石，感觸那裏會沒有？可是已經到了中年以後了，萬事也只好不了了之。

……』

又吸了幾口烟後，重復繼續着說：

『春月原不能使我大喜，但這秋月倒的確要令人悲哀起來……』

幼牧就放聲笑了起來說：

『我想施一點法術在你的身上，把這秋月變成一個春月，你以為怎麼樣？』

『那只有神仙，纔辦得到。』

『你若是不信的話，那我同你去遊湖去，未到中秋先賞月，古人原也曾試過，這不秉燭的夜遊，的確是能夠化悲爲喜的。』

正說到了這裏，幼牧的堂兄繹旃，却笑嘻嘻地闖入了茅亭，對兩個坐在那裏吸煙的人喝了一聲說：

『這樣好的月明之夜，儘坐在茅亭裏吞雲吐霧，算怎麼一回事？去，去，我們去遊湖去。船已經預備好了，我並且還預備了一點酒菜在那裏，讓我們喝醉了酒，去打開西塞寺的門來。』

不多一會，三人坐着的一隻竹篷軒敞的遊船，已在碧浪湖的月光波影裏蕩漾了。十三夜的

皎潔的月亮，正行到了浮玉塔的南面，南岸妙喜山衡山一帶的樹木山峯，都像是雪夜的景緻，望過去溟濛幽遠，在白茫茫的屏障上，時時有一點一簇的黑形，和一絲一縷的銀箭閃現出來。西面道場山的尖塔，因為船在搖動的緣故，看起來絕似一個醉了酒的巨人，在萬道的波光和一天的月色裏，踉蹌舞蹈，招引着人。湖面上的寂靜，使三人的笑語聲，得到了分外的回響。間或笑語停時，則一枝柔櫓的清音，和湖魚躍水的響聲，聽了又會使人生出遠離塵世的逸想來。漸搖漸遠，船到了去浮玉塔不遠的地方，回頭一望，南門外的幾點燈火，和一排城市人家，却倒印在碧波心裏，似乎是海上的仙山。西北的弁山，東北的孺嶺，高雖則高，但因為遠了，從月光裏遙望過去，只剩了極淡極淡的蔚藍的一刷，正好做這一幅碧浪湖頭秋月夜遊圖的崇高的背景。

三人說說看看，喝喝酒，在不知不覺的中間，船已經搖過了浮玉山旁，漸漸和西南的金蓋山西塞山接近起來了，這時候月亮也向西斜偏了一點，船艙裏船篷上滿酒上了一層霜也似的月華。腐鶉當喝了幾杯酒的微醉之後，又因為說話說得多了，精神便自然而然的興

奮了起來。以一隻手捏住了煙袋，一隻手輕輕敲擊着船舷，他默對着船外面的月色山光，儘在想今天遊常照寺的事情。默坐了一會，他的詩興來了。輕輕念着哼着，不多一刻，他竟想成了一首遊常照寺的詩。

『釋旃，幼牧，我有一首詩做好了，船裏頭紙筆有沒有帶來？』

『這倒忘了。』

釋旃搔着頭回答了一聲。也是靜默着在向艙外瞭望的幼牧，却掉轉了頭來說：

『船已經到了西塞山前了，讓我們上岸去，上西塞山莊去寫出來罷？』

(四)

這西塞山莊，就在西塞寺下，本來是幼牧的外婆家城裏朱氏的別業，背山面湖，隔着湖心的浮玉山，遙遙與吳興的城市相對，風景清幽絕俗，是碧浪湖南岸的一個勝地。

在城裏的南街上，去沈家的第宅不遠，另外還住着有一家朱家的同族的人。這一家朱

家，雖則和幼牧的外婆家是五服以內的同宗，但家勢傾頹，近來只剩了一個年將五十的窮秀才在那裏支撐門戶了。這一位窮秀才雖則也會娶過夫人，但一向却沒有生育，所以就將他兄弟的一個女兒滿孃，於小的時候，抱了過來，撫爲己女。後來滿孃的親生父母兄弟姊妹都死掉了，滿孃自然把這一位伯父伯母，當作了她的親生的爺娘，而這一對朱氏老夫婦也喜歡得她比親生的女兒還要溺愛。去年的冬天，滿孃的老伯母患了肺癆病死了，滿孃雖則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但她的悲哀傷感，比她的老伯父還要沈痛數倍。從此之後，她的行動心境，就完全變過了。本來是一個肥白愉快，天真活潑的小孩子的她，經過了這一個打擊，在幾個月中間，就變成了一個靜默端莊，深沈和藹的少婦。對於老伯父的起居飲食的用意，和一家的調度，當然要她去一手承辦，就是伯母的喪葬雜務，以及親串中間的禮儀往還，她也件件做得周周到到，無論如何，總叫人家看不出她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來。

她的心境行動一變之後，自然而然，她的裝飾外貌，也就隨之而變了。本來是打着一條長辮的她的滿頭黑髮，因爲伯母死了，無人爲她梳掠，現在却只能自己以白頭繩來梳成了

一個盤髻。肥嫩紅潤的雙頰，本來是走起路來，老在顫動的，但近來却因操勞過度，悲痛煎心之故，於瘦減了幾分之外，還加上了一層透明蒼白的不健康的顏色。高劃在她的那雙亮晶晶的雙層皮大眼睛之上的兩條細長的眉毛，本來是一天到晚總暢展着在表示微笑的，現在可常常有緊鎖起來的時候了。還有在高鼻下安整地排列在那裏的那兩條嘴唇，現在也包緊的時候多，曲笑的時候少了。全部的面貌，本來是肥白圓形的，現在一瘦，却略帶點長形起來了。從前擺動着小腳跑來跑去，她並不曉得穿著裙子的，現在因服孝之故，把一條白布裙穿上了，遠看起來，覺得她的本來也就很發育得完整的身體，又高了幾分。

雖則是很遠了，但幼牧和她，却仍是中表。又因居處的相近，和那位老秀才的和藹可親的緣故，幼牧平時，也常上她們家裏去坐坐，和這孤獨的老娘舅小表妹等談些閒天，所以他的朋友的這位杭州名士厲樊榭先生，她們父女原也曾看見過聽到過的。

今年夏天，正當厲鶚母子，在受蔣氏的威脅的時候，消息傳到了湖州，幼牧也曾將這事情，於不意之中，向她們父女倆說了一陣。說到了厲老太太的如何慈和明達，厲鶚的如何清

高純潔而蒼天無眼，却偏使他既無子嗣，又逢悍婦的地方，她們父女倆，竟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因為老秀才也想起了自己的年高無子，而滿孃却從慈和明達的孀老太太身上想到了她的已故的伯母。

這一回當腐鶚的來遊之日，幼牧一見了他的衰瘦的容顏和消沈的意態，就想起了他的家庭，因而也想到了滿孃。自從那一晚在鮑氏溪樓會宴之後，幼牧就定下了爲滿孃撮合的決心。他乘機先於朱秀才不在的中間，婉轉向滿孃露了一點口風，想看看她的意向如何。聰慧的滿孃，一得到了幼牧的諷示，早就明白了，立時便漲紅了臉，俯下了頭，一點兒可否的表示也沒有。幼牧因她的不堅決拒絕的結果，覺得這事情在她本人，是沒有什麼的了，所以以後便一次一次的向朱老娘舅費了許多的唇舌。起初朱老秀才，一定不肯答應，直到後來幼牧提出了兩條條件之後，他方纔不再堅持下去了。以己度人，他覺得爲無後者續續嗣，也是一種功德，而樊榭先生的人格天才，也不是可和尋常一例的人相比的；更何況幼牧所擔保的兩條條件，一結親之後，兩人仍復住在湖州，二他老自己的養老歸山等問題，全由幼牧

來替他負責料理，又是很合情理的事情。

幼牧於這幾日中間，暗暗裏真不知費盡了幾多的心血。朱家答應之後，接着就是辦粧奩，行聘禮等雜事的麻煩了。到了八月十二，差不多的事情，都已經籌劃得停停當當了，可是平日每清介自守，毫末不肯以一己之事而累及他人的厲鶚，卻還是一個問題。幼牧對此，當然是也有幾分把握的，因為一，厲鶚並不是一位口是心非的假道學，二，他萬一不願意的話，那在湖州的他的舊友多人，都是幼牧的幫手，就是用了強制手段，也可以辦得下去的。幼牧對此事的把握是雖然有幾分的，可是到了最後，萬一這當事的主人公，假若有點異議，那也是美中不足的恨事，所以這十三夜的月下遊湖，也是幼牧和繹旃預先商定了的暗中的計劃。先一日幼牧已經擇定了西塞山莊，為滿孃的發奩發轎的地方，父女兩人，早已從南街遷過去住在那裏了。今天白天的去遊常照寺，本來也是想順路引厲鶚上西塞山莊去吃晚飯的，但因為事情太急，廚子預備不及，所以又坐轎轉回了城裏。但剛在吃晚飯的時候，從西塞山莊又來了傳信的人，說一切已經準備好了，於是他們就決定了這月夜的遊湖。

(五)

月亮恰斜到了好處，酒又喝得有點微醉，詩興也正濃的厲鶚，一到西塞山莊的延秋閣上，幼牧就爲他介紹了他的老娘舅和表妹。厲鶚在紅燈影裏，突然間見了這淡裝素服的滿孃，却也同小孩子似的害起了羞來。先和朱秀才談了一陣，後來也同先生問學生似地，親親熱熱的問了滿孃的年紀，問她可曾讀書，可有兄弟姊妹。幼牧在旁邊聽着倒有點急起來了，只怕事情要拆穿，所以一把拖了厲鶚，就上挹翠樓上跑，說：

『先去寫詩去，談天落後好談的。』

這挹翠樓是西塞山莊裏風景最好的地方。上了這樓，向西北開窗望去，不但碧浪湖中的一山一水，歷歷盡在目前，就是弁山的遠岫，和全市的人家，也是若近若遠，有招之卽來的氣勢。厲鶚在樓上寫好了詩，幼牧就教廚子擺上酒菜，撤去燈燭，向西北開窗，再看月亮。這時候大約總在二更之後的戌亥之交，月光剛剛正對着樓面。燈燭撤後，這四面憑空的挹翠樓中，照

得通明徹透，似乎是浸在水裏的樣子。

厲鶚喝酒，看看四面的山色湖光，更唱唱自己剛纔寫好的那首詩，一時竟忘記了是身在人間了，幼牧更琅琅背誦起了厲鶚自己也滿覺得是得意的他的遊仙詩來。當背誦到了『只恐無端賺劉阮，洞門不許種桃花』的兩句的時候，幼牧却走了過去拉住了厲鶚的手坐下問他說：

『剛纔在延秋閣上我種的那株桃花怎麼樣？』

厲鶚大笑了起來說：

『罪過罪過，那並不是桃花，雅靜素潔，倒大有羅浮仙子的風韻，若係桃花，當然也是白桃花之類的上品。』

『那麼你究竟願不願意做西塞山前的劉阮呢？』

『真是笑話，沈郎已恨蓬山遠，這不是你的意思麼？』

『那麼我再背一句你的遊仙詩來問你，『明朝相訪向蓬萊，』何如？』

說到了這裏，幼牧就在談話之中除去了諧謔的語調，緩慢地深沈地說出了他這幾日來所費的苦心，和在湖州的舊友一同對他所抱有的熱意與真誠。厲鶚起初聽了，還以為是幼牧有意在取笑作樂，但一層一層，一件一件的聽到後來，他的酒醉得微紅的臉上，竟漸漸的變了顏色，末了却亮晶晶地流起眼淚來了。幼牧於說完了滿孃的身世，及這一回的計劃籌備之後，別的更沒有什麼話說了，便也沈默了下去，看向了窗外。三人在樓上的月光裏默默的坐了好一會，西塞寺裏的夜半的鐘聲，却隱隱的響過來了，厲鶚就同夢裏醒轉來似的，立起了身，走入了幼牧釋旃二人的中間，以兩手拍着他們的肩背，很誠摯地說：

『好，我就承受了你們的盛意，後天上鮑氏溪樓去迎娶這位新人。可是，可是……唉……』

說到了這裏，他的喉嚨又哽咽住成了淚聲，幼牧釋旃不讓他說完，就扶着他同拖也似地拉他下了樓，三人重復登舟搖回到了城裏。

八月十五，天上半點雲影，星光都看不出來，一輪滿月，照徹了碧浪湖的山腰水畔。南城的鮑氏溪樓上，點得燈燭輝煌，坐滿了吳興闔羣的衣冠文士。到了後半夜，大家正在興高彩烈。計議着如何的限韻分題，如何的鬧房賭酒的中間，幼牧卻大笑着，匆匆從樓下跑了上來，拿着一張紅箋，向大家報告着說：

『題和韻都有了，是新貴人出在這裏的，這是他的原作，只教各人和他一首就對。可是鬧房的這一件事情，今天却很爲難。因爲新人夫婦，早就唱曲吹簫，逃向西陵去了。不過大家要明白，這樊榭先生，是一位孝子，他只怕不告而取，要得罪厲太夫人，所以纔急急的回去，大約不上幾日，仍舊要回湖州來的，讓我們到那時候，再開幾天，新房也還不遲。』

說完之後，大家都笑罵了起來，說幼牧是個奸細，放走了這一對新人。其實呢，這的確也是幼牧的詭計，因爲滿孃厲鶚，兩人都喜歡清靜的，若在新婚的初夜，就被鬧一晚，也未免太使她們吃虧了，所以他就暗中雇就了一隻大船，封了二百金婚儀，悄悄在月下送她們回了杭州。

由幼牧拿上樓來，許多座客在那裏爭先傳觀的那首腐鶉的詩，卻是一首五古：

中秋月夜吳興城南鮑氏溪樓作

銀雲洗鷗波，月出玉湖口，照此樓下溪，交影臥槐柳，圓輝動上下，
素氣浮左右，坐遲月入樓，寂寂人定後，裴徊委枕簟，窈窕穿戶牖，
言念嬋媛子，牽蘿凝竚久，納用沈郎錢，笑沽烏氏酒，白蘋張佳期，
彤管勞摻手，乘月下汀州，遙山半銜斗，明當渡江時，復別溪中叟。

(六)

悼亡姬十二首（并序）乾隆七年壬戌正月錢塘厲鶚作

姬人朱氏，烏程人，姿性明秀，生十有七年矣，雍正乙卯，予薄遊吳興，竹溪沈徵士幼牧爲予作緣，以中秋之夕，舟迎於滬浪湖口，同載而歸，予取淨名居士女字之曰月上。姬人鍼管之外，喜近筆硯，影搨書格，略有楷法，從予授唐人絕句二百餘首，背誦皆上口，頗識其

意。每當幽憂無俚，命姬人緩聲循諷，未嘗不如吹竹彈絲之悅耳也。余素善病，姬人事予甚謹。辛酉初秋，忽嬰危疾，爲庸醫所誤，沈絛半載，至壬戌正月三日，泊然而化，年僅二十有四，竟無子。悲逝者之不作，傷老境之無侖，爰寫長謠，以摠幽恨。

無端風信到梅邊，誰道蛾眉不復全。雙槩來時人似玉，一匳空去月如烟。第三自比青溪妹，最小相逢白石仙。十二碧闌重倚徧，那堪腸斷數華年。

門外鷗波色染藍，舊家曾記住城南。客遊落托思尋藕，生小纏絲學養蠶。失母可憐心耿耿，背人初見髮鬢鬢。而今好事成彈指，猶賸蓮花插戴簪。

悵悵無言臥小窗，又經春雪撲寒釭。定情願兔秋三五，破夢天鷄淚一雙。重問楊枝非昔伴，漫歌桃葉不成腔。妄緣了卻俱如幻，居士前身合姓龐。

東風重哭秀英君，寂寞空房響不聞。梵夾呼名翻滿字，新詩和恨寫迴文。虛將後夜籠鴛被，留得前春簇蝶裙。猶是踏青湖畔路，殯宮芳草對斜曛。姬人權厝西湖之南。

病來倚枕坐秋宵，聽徹江城漏點遙。薄命已知因藥誤，殘妝不惜帶愁描。悶憑盲女彈詞

話，危托尼紺祝夢妖，幾度氣絲先訣絕，淚痕兼雨洗芭蕉。

一場短夢七年過，往事分明觸緒多，搦管自稱詩弟子，散花相伴病維摩，半屏涼影頰低
髻，幽徑春風曳薄羅，今日書堂覓行跡，不禁雙鬢爲伊皤。

零落遺香委暗塵，更參繡佛懺前因，永安錢小空宜子，續命絲長不繫人，再世韋郎嗟已
老，重尋杜牧奈何春，故家姊妹應腸斷，齊向州前泣白蘋。

郎主年年耐薄遊，片帆望盡海西頭，將歸預想迎門笑，欲別俄成滿鏡愁，消渴頻煩供茗
椀，怕寒重與理熏篝，春來憔悴看如此，一臥楓根尙憶否？

何限傷心付阿灰，人間天上兩難猜，形非通替無由賭，淚少方諸寄不來，嫩萼忽聞拚猛
雨，春酥忍說化黃埃，重三下九嬉遊處，無復蟾鈎印碧苔。

除夕家筵已暗驚，春醪誰分不同傾，銜悲忍死留三日，愛潔耽香了一生，難忘年華柑尙
剖，瞥過石火藥空擎，祇餘陸展星星髮，費盡愁霜染得成。姬人歿之前一夕，索子擘溫柑，尙食其半。

約略流光事事同，去年天氣落梅風，思乘荻港扁舟返，肯信妝樓一夕空，吳語似來窗眼

裏，楚魂無定雨聲中，此生只有蘭衾夢，其奈春寒夢不通。

舊隱南湖淥水旁，穩雙棲處轉思量，收燈門巷吹微雨，汲井簾櫳泥早涼，故扇也應塵漠漠，遺鈿何在月蒼蒼，當時見慣驚鴻影，纔隔重泉便渺茫。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杭州寫。

唯命論者

在××市立第十七小學教書的李德君先生，今天又滿懷了不快，從家裏悶悶地走上了學校；原因是當他在吃泡飯的時候，湯水太熱，舌頭上燙起了一箇泡。而「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兩句老話，却是他最佩服的定命哲學。

出胡同，轉了一箇灣，正走到了河沿邊上的時候，河邊大樹上剛要飛走的一隻老鴉，又呱呱的向他叫了兩三聲。一邊走着，一邊張了怒目，正在瞋視着這隻老鴉的去向，初出屋頂的太陽光線，又無端射進了他的眼睛。雙眼一感到眩惑，脚步亂了，拍搭一鈎，鋪路的亂石，又攀住了他那雙頭上早已開了大口的舊皮鞋脚。

『晦氣晦氣！真是禍不單行！』

嘴裏呸呸地向地上唾出了兩口唾沫，心裏這樣轉着，他想馬上跑回家去，尋出他那位也是小學教員出身，雖則是去年底剛滿二十六歲，但已經生下了六箇小孩，衰老得像六十二歲的老太太似的夫人來，大鬧一場，問她爲什麼泡飯要燒得那麼的熱。可是時間來不及了，八點半就要上課的，頭次預備鐘已經在打起來了；鐘鐘鐘鐘的鐘聲，只在晴空裏繚繞，久輕鬆又快活，好像似在嘲笑李德君先生的不幸。

急忙趕到了休息室裏，把頭上壓在那裏的那頂黃色舊黑呢帽一除，他的禿頂的頭上放出了一層蒸籠饅頭似的熱氣；三脚兩步搶上課堂，亮光光的饅頭上，熱氣已經結成了珠汗了。

「諸位小朋友，唉喝，唉喝，諸位小朋友……今天……今天讀的，是一隻小鳥的故事……」正講到這一箇題目，坐在第二排末尾的那個最頑皮的小孩，却舉起了手來。

『李先生！我要撒鳥！』

李先生氣起來了，放下了書本，就張大了眼，大聲對這小孩喝着說：

『剛上着課，就要撒鳥，不准去！』

小孩也急起來了，又叫說：

『李先生，我要撒出來了！』

李先生低頭想了一想，結果沒有法子，終究還只好讓他出課堂去。

午前三箇鐘頭的課上完之後，李先生的嘴顎骨感到了酸痛，亮晶晶的光頭上似乎也消去了一層亮光。手裏夾着了一大堆要改的日記簿，曲着背，低着頭，走回家來吃中飯的時候，他的第五位公子正因為撒出了大便在換衣服；夫人燒飯，自然也爲此而挨遲了鐘點。

不得已，李德君先生只好餓着肚皮，先去改學生的卷子。一卷，兩卷，三卷，四卷，改到後來，他也氣起來了，拿起了邊上的一張白紙，就順筆的寫了下去：

『我李德君，系出隴西，家傳柱下；少年進學，早稱才氣無雙，老去依人，豈竟前程有限？每週所入，養一妻數子，尙堪處，此日所遭，竟五角六張之更甚。馮唐易老，李廣難封，雖曰人事，詎非天命？視彼輕佻劣子，坐擁多金，樗櫟庸材，高馳駟馬，則名教模楷，自祇能嗚咽作』

五知先生傳矣。况復三成四折，一欠再延，枵腹從公，低眉渡世，若再稽遲十日之薪，勢將率我於枯魚之肆，嗚呼痛哉！亦唯命耳。」

寫完了這一篇唯命論後，讀了一遍，想想前兩月的薪水，還沒有發下，而明天四塊半錢的房租，却不得不付了，心裏自然同麻繩初捲似地絞榨了起來，於是卷子也改不下去了。

「吃飯，還是吃飯罷……」心裏想着就叫出了口來；「喂！飯有沒有燒好……你，你，你近來，老是像沒頭蒼蠅似的，什麼都弄不好。譬如今天早晨的泡飯罷，就燒得太燙，而這中飯哩，又燒得這麼的遲。」

他對夫人的態度，每次總是這樣的；在心裏，他簡直要一把拖起來打她一頓，可是潛意識裏的「她也真可憐，嫁了我這一個年齡比她大一倍的老秀才，過的真不是人的生活。一家八口，窮得連雇一個使用人的錢都沒有，還是忍耐些罷！」等想頭，終於使他壓住了氣，只虎頭蛇尾地說幾句埋怨的話了事。但有時候，他說一句，她倒要回覆他到兩句三句之多，結果還是他先住了嘴，這就是他的所謂和夫人的大鬧。在學校的同事之間，他的地位，也只和

在家庭裏的一樣。輕薄的少年同事，卑污的當局人等，都不把他當作人看。他心裏雖則如火如荼地在氣在惱，但結果只唉喝唉喝的空喀幾聲，就算出了氣。他在這小學裏勤績了二十年了，眼見得同事的及學生之中的狡猾者，一個一個都鑽入了社會，攫取了富貴，而他自己的一點點薄俸，反而一年一年的減少了下去。幸虧二十幾年前的那一張師範講習所的證書在幫他的忙，所以每次校長更換的時候，他還保留了那個三十八元六角的位置，否則恐怕早連燙舌尖的泡飯，都要向施粥廠去乞取了。

因為肚子的餓和下午怕趕不着去上課的心裏的急，使他想起了幾十年來的生涯大事。十六歲的那一年進學，總算是一件喜事，十餘年前的和現在這一位夫人的初次結婚，總算也是一件喜事。此外則想來想去，終於沒有一件稱心的事情。現在老了，臉上雖則還沒有養起鬚子，但眉毛中間的直紋和眼角鼻下的斜縐，分明證實了孔子說他的「四十五而無聞焉」的一生。本來是不高不胖的身體，近來更曲了背瘦了肉，那一套七八年前做的粗呢中山裝，掛在身上，像是一面不吃風的風帆。黃而且黑的那一張臉，自己在鏡子裏看起來，

也像是一個老婆婆。左右的幾個盤牙掉了以後，顴骨愈顯得高，顴下的兩個深窩愈陷得黑了。少年的痕跡，若還有一點殘留在他的臉上的話，那隻可以舉出他的長眉下的一雙梭形的眼睛來；就是這一雙眼睛，近來也只變成了撞牆的急狗似的陰狠而可怕，那一種颯爽的英氣，早就消失了。

『唉，喝！唉，喝！飯究竟怎麼樣了？』

可是奇怪得很，今天他這樣的接二連三地催了幾聲，他的夫人却並無惱怒的回話。但她並不惱怒，一隻手抱了一個週歲的小孩，一隻手拿菜和飯給他的她的臉上，並且還滿含了一臉神祕的微笑。他摸了幾下禿頭，一邊吃飯，一邊在那裏猜，猜她今天有了什麼喜事。『大約是她的娘要從鄉下來吧？』但她的來，每次總是突如其來的，從來也沒有預先使她女婿女兒知道過一次。『或者是又有了孕了麼？』不對不對，這並不是喜事。默默地吃完了飯，猜了許多次的啞謎，覺得都不很像，結果他也忍不住了，就開了口：

『喂！你在那裏笑什麼？』

『你三點鐘回來的時候，我再同你說。』

李先生的下午的授課，顯見得露出了慌張。等三點的下課鐘打後，他又夾了一大堆草簿回到屋裏的時候，他的臉上也滿含了一臉微笑。這一回是輪到他的夫人來猜謎了，但她可聰明得很，一猜就猜中了他的喜事，『前兩月的薪水發下來了。』從破中山裝的袋裏，將幾張舊鈔票拿出來交給他夫人的瞬間，他夫人也將她的隱藏了一個多月的祕密告訴了他。前回她娘上城裏來買東西，曾在店頭給了她手裏抱着的小兒子一塊錢。她下了絕大的決心，將這一塊錢去買了一張航空券，今天就是這航空券開獎的日子。

唯命論者的李先生，到此也有點動搖起來了，因而他所確信的哲學，也因果顛倒了一下，彷彿是變成了『禍無雙至，福不單行』的樣子；今天既發了薪水，這獎券當然是也可以中得的。很滿足地吃過了早夜飯，他嘴裏念着一四零三二零，一四零三二零的號碼，就匆匆走到了大街的一家賣獎券的店頭。在燈燭輝煌，紅紙金字的招牌掛得滿滿的這一家店門口，他走來走去先走了好幾遍。因為從來也沒有買過什麼獎券，他心裏實在有點害怕，怕上這

店裏去碰一個釘子。最後，鼓起了絕大的勇氣，把眼睛眨了幾眨，唉喝唉喝的空喀了幾聲，他纔上櫃前幽幽地問了一聲：『今天開獎的號碼，有沒有曉得？』店裏的一位年輕的伙計，估量了他一眼，似乎看了他的神氣有點覺得好笑的樣子，只微笑着搖了一搖頭。他微微感到了一點失望，底下當然是不敢問下去了，不得已就離開了店，但心裏却在打算再上另一家去試問一下。

低着頭，轉了幾個灣，正走入市裏頂熱鬧的那條大街的時候，他在左手的一家單間門面的店門口，忽而看見了一塊紅牌上用白水粉寫着的號碼，『一四零三二零。』他啊的一聲叫了起來，更張了大眼，向電燈光下，重新看了一遍。這家店明明是一家賣獎券的店，紅牌上的水粉還沒有乾，這號碼一定是今天開獎的上海電話裏來的號碼。一四零三二零，一四零三二零，決沒有錯。他渾身發起抖來了，臉上立時變成了蒼白。『這五萬塊錢！啊啊，這五萬塊錢！』他呆立在街上，不知立了幾分鐘，忽而又有三五個人走攏來看了。有一個說：

『一四零三二零，這次的頭獎不知落在什麼地方。』另一個說：

「低下的幾個小獎，我不知有沒有買着。」

聽了這幾句話，他抖得更厲害，簡直是站也站不穩，走也走不動的樣子。不得已，只能叫一乘黃包車坐回家來，這雖是他二三年來僅有的一次奢侈的破例，但不要緊，頭獎已經中了。坐在車上，發抖還是不止，有幾次抖得兇，險些兒身體都抖出到了車外。血氣回復了一點常態，他頭腦裏又忽而感到了一陣烘烘然的脹熱，車的周圍的世界，兩旁的燈火，都像在跳躍舞蹈，四面的人的眼睛，似乎全在釘視住他，而他們的嘴裏，又彷彿各在嗡嗡地叫說：「李德君中了頭獎了！李德君中了頭獎了！」車到了門口，跳下踏脚板後，雙脚一軟，他先朝大門覆跌了下去。

「喂！喂！快點出來，快點出來！」

這樣的顛聲叫着他的夫人，他自己却爬起又跌倒，爬起又跌倒，爬不起身來。等夫人抱着小孩，把車錢付了，他纔慢慢從地上爬起，走到了室內，而那頂黃色的舊黑呢帽，却朝翻了天，被忘記在馬路的黑暗的中間。

『中了中了！一四零三二零！』

抖着說着，說了半天，他纔說出了這幾句不完全的話。他的發抖軟脚之病，立時就傳染給了他的夫人，手裏抱着的小孩，嘩嘩的從地上哭起來了。

兩人對抖着，呆視着，歇了半天，還是李先生先蘇醒了轉來。他說：

『喂！你那張獎券呢？讓我看，號碼究竟是不是一四零三二零。』

經他這麼一說，夫人也醒了；抱着小孩，她就上床頭去取出了那張狹狹的五顏六色的紙來。兩人爭奪了一下，拿近上煤油燈下去一照，仍舊是不錯，是幾個紅的一四零三二零的阿喇伯字。於是夫人先開口說：

『這一回可好了，你久想重做過的那一套中山裝好去做了。』

李先生接着也說：

『五萬元豈止一套中山裝，你也可以去雇一個用人來，買一件外面有皮的大衣。』

『還有小孩子們的衣服！』

『我們還要辦一個平民小學哩！』

『娘娘她們，當然也要給她們一半。』

『一半太多，要給她們二萬五千元幹什麼。』

『那一塊錢，豈不是娘娘的麼？』

『但是買總是你買的。』

『還有我的另外的窮親戚也不少，就算一家給一千元罷，起碼也有二十幾家。』

『那麼剩下來豈不祇五千元了麼？』

『五千元還不夠麼？』

『唉！唉！』

李先生的乾咳，大抵是不滿或不得已的心狀的表示。兩人沈默了下去，各懷着了不服。終於夫人硬不過李先生，等了許久之後，又開始說了。

『這錢上那裏去拿呢？』

「上上海去拿，我明天就辭了職上上海去拿。」

「上海我也要去的。」

「你去幹什麼？」

「你可以去難道我不可以去？」

兩人又反了目，又沈默了下去。煤油燈疵的響了一聲，燈光暗下去了，燈裏的煤油點到了九分之九。等了不久，燈完全黑了，而窗外面的亮光，也從破壁縫裏透漏了進來。

三天之後，各獎券店裏，都來了對號單，這一次開彩的結果頭獎沒有售出，特獎是一四六三二六號，阿喇伯字的六字與零字原也很像。

市立第十七小學門前的河裏，在這一天的晚上，於上海車到後不久，有一個矮矮的人投入了河。第二天早晨，校役起來掃地的時候，發見了禿頭的李先生的屍體，他的手裏捏着的還是一四零三二零的那一條獎券。

其後一兩個月中間，這一條河沿上夜裏就斷絕了行人，說是晚上過路的人，老見有一

位矮矮穿舊中山裝的禿頭老先生，會唉喝唉喝地出來兜售獎券。這或許是同打花會的人一樣，在利用了李先生的死，而謀生財的大道。

一九三五年二月。

二 詩人

(一) 二詩人

詩人的何馬，想到大世界去聽滴篤班去，心裏在作打算。『或者我將我的名片拿出去，守門的人可以不要我的門票』他想。因為他的名片右角上，有『末世詩人』的四個小字，左角邊有『地獄』『新生』『伊利亞拉』的著者的一行履歷寫在那裏。『不好不好，守門的那些俗物，若被他們知道了我去逛大世界，恐怕要看穿我的沒有腎臟病，還是去想法子，叫老馬去想法子弄幾個錢來，買一張門票進去的好。』他住的三江里的高樓外，散布着暮春午後的陽光和乾燥的空氣。天色實在在挑逗他的心情，要他出去走走，去得些煙世披利純來做詩。

『—— 噫，煙世披利純！』

「——噢，煙世披利純呀！」

這樣的用了很好聽的節調，輕輕地唱着哼着，他一邊搖着頭，一邊就摸下二層樓去。走了下樓梯，到扶梯跟前二層樓的亭子間門口，他就立住了。

也是用了很緩慢的節奏，向關在那裏的房門，篤洛篤洛的敲了幾下，他伏下身，向鑰匙眼裏，很幽很幽的送了幾句話進去。

「喂！老馬，詩人又來和你商量了！你能夠想法子再去弄兩塊錢來不能？」

老馬在房裏喫了一驚，急忙開了眼睛，丟下了手裏的讀本，輕輕的走向房門口來，也伏倒身體，舉起嘴巴，很幽的向鑰匙眼裏說：

「老何，喂，你這樣的化錢，怕要被她看穿，何以這一位何大人會天天要錢化？老何，你還是在房裏坐着做首把詩罷！回頭不要把我這一個無錢飲食宿泊處都弄糟。」

說着，他把幾根鼠鬚動了一動，兩隻眉毛也彎了下來，活像寺院裏埋葬死屍的園丁。

「喂，老馬，你再救詩人一回急，再去向她撒一個謊，想想法子看罷！我只教再得一點煙」

世披利純，這一首「沈魚落雁」就可以完工，就好出書賣錢了，喂，老馬！

請你再救一回詩人，

再讓我得些煙世披利純，

「沈魚落雁」大功將成，

那時候，你我和她——我那可愛的房主人——

就可以去大吃一頓！

唉唉，大吃一頓！」

何詩人在鑰匙眼裏，輕輕的，慢慢的，用了節奏，念完這幾句即時口占的詩之後，手又向房門上按着拍子篤洛篤洛的敲了幾下。

房門裏的老馬，更彎了腰，縐了眉頭，用手向頭上的亂髮搔了幾搔。兩人各彎着腰，隔着一重門，向鑰匙眼默默的立了好久。終究還是老馬硬不過詩人，只好把房門輕輕地開了。詩人見了老馬的那種悒鬱懊惱，歪得同豬臉嘴一樣的臉色，也就立刻縐起眉來，裝了一幅憂

鬱的形容來陪他。一邊慢慢的走進房去，一邊詩人就舉起一隻右手，按上心頭，輕輕的自對自的說：『唉，這腎臟病，這腎臟病，我怕就要死了，在死之前了。』看過去，詩人的面貌，真像約翰生博士的畫像。因為詩人也是和約翰生博士一樣，長得很肥很胖，實在是沒有什麼旁的病好說，所以只說有腎臟病；而前幾天他又看見了鮑司惠而著的那本約翰生大傳，并這一本傳上面的一張約翰生博士的畫像。他費了許多苦心，對鏡子模學了許久約翰生在畫像上的憂鬱的樣子，今天終於被他學像了。

詩人的朋友老馬，馬得烈，飽吃了五六碗午飯，剛在亭子間裏翻譯一首法文小學讀本上的詩。

球兒飛上天，球兒掉下地，

馬利跑過來，馬利跑過去，

球兒球兒不肯飛，馬利不歡喜……

……

翻到這裏，他就昏昏的坐在那裏睡着了，被詩人篤洛篤洛篤的一來，倒吃了一驚，所以他的臉色，是十分不願意的樣子。但是和詩人硬了一陣，終覺得硬不過去，只好開門讓詩人進來，他自己也只好挺了挺身子，走下樓去辦交涉去。

樓底下，是房主人一位四十來歲的風騷太太的睡房；她男人在漢口做茶葉生意，頗有一點積貯；馬得烈走到了房東太太的跟前，房東太太纔從床上坐了起來，手裏還拿着那本詩人何馬獻給她的『伊利亞拉』已經在身底下壓得縐痕很多，像一隻油炸餛飩了。

馬得烈把口角邊的鼠鬚和眉毛同時動了一動，勉強裝着微笑，對立在他眼底下的房東太太說：

『好傢伙，你還在這裏念我們大人的這首獻詩？大人正想出去和你走走，得點新的煙世披利純哩！』

房東太太向上舉起頭來——因為她生得很矮小，而馬得烈却身材很高大，兩人並立起來，要差七八寸的樣子——喜歡得同小孩子似的叫着說：

「哈哈，真的嗎？——你們大人真好，要是誰嫁了你們的大人，這一個人纔算有福氣哩！詩又那麼會做，外國又去過，還做過詩文專修大學的校長啊，可惜，可惜我今天不能和你們出去，因為那隻小豬還沒有閹好，午後那個閹豬的老頭兒還要來哩！」

這位房東太太最喜歡養小豬。她的愛豬，同愛詩人一樣，侍候得非常周到，今天早晨她特地跑了十幾里路，去江灣請了一位閹豬匠來，閹豬匠答應她午後來閹，所以她懊惱得很，恨這一次不能和詩人一道出去散步。

馬得烈被她那麼一說，覺得也沒有什麼話講，所以只搔了一搔頭，向窗外的陽光瞥了一眼，含糊地咕嚕着：

「阿啊，你看窗外的春光多麼可愛呀！……大人……大人說，可惜，可惜他那張匯票還沒有好拿……」

原來馬得烈和何馬，是剛回國的留學生，是一對失業的詩人。他們打聽了這一家房東女人的愛慕詩人，纔扮作了主從兩個，到此地來租房子住的。何馬已經出了許多詩集了，并且年

紀也輕一點，相貌也好一點，所以就當作主人，馬得烈還正在翻譯一本詩集，沒有翻好，所以只好當作僕人，在房東太太跟前，只是大人大人的稱何馬，好示一點威勢。一面在背後更向她吹了許多大話，說他——何大人——是一位中國頂大的詩人，他——何大人——家裏是做官的，他——何大人——還沒有結過婚，他——何大人——最喜歡和已經生育過兒女的像聖母一樣的女性交遊，他——何大人——不久要被外國請去做詩文專修大學的校長，等等，等等。結果弄得這位商人之婦喜歡得了不得，於是他們兩人的住宿膳食，就一概由房東太太無償供給，現在連零用都可以向她去支取了。可是昨天晚上，馬得烈剛在她那裏拿了兩塊錢來，兩人去看了一晚電影，若今天再去向她要錢，實在有點難以爲情，所以他又很巧妙的說了一個謊，說何大人的匯票還沒有到期，不好去取錢用。房東太太早就看出了他的意思，向床頭的鏡箱裏一翻，就用了兩個指頭夾出了兩張中南小票來。

馬得烈笑歪了臉，把頭和身子很低很低的屈了下去，兩隻手托出在頭上，像電影裏的羅馬家奴，向主人捧呈什麼東西似的姿勢。她把票子塞在他手裏之後，馬得烈很急速地旋

轉了身，立了起來就拚命的向二層樓上跑。一邊亨銅亨銅的跑上扶梯去，一邊他嘴裏還在叫：

『邁而西，馬彈姆，邁而西，馬彈姆！』

(二) 滴篤聲中

馬得烈從樓下的房東太太那裏騙取了兩張中南小票後，拚命的就往二層樓上跑。他嘴裏的幾句『邁而西，馬彈姆！』還沒有叫完，剛跳上扶梯的頂邊，就白彈的一響，詩人何馬却四脚翻朝了天，叫了一聲『媽吓，救命，痛煞了！』

原來馬得烈去樓下向房東太太設法支零用的時候，詩人何馬却幽脚幽手從亭子間裏摸了出來，以一隻手靠上扶梯的扶手，彎了腰，豎起耳朵，儘在扶梯頭向樓下竊聽消息。詩人聽到了他理想中的如聖母一樣的這位房東太太稱讚他的詩才的一段話，就一個人張了嘴，放鬆了臉，在私下喜笑。這中間他把什麼都忘了，只想再做一篇『伊利亞拉』來表示他

對這一位女性的敬意，却不防馬得烈會跑得如此之快，和煙世披利純一樣的快，而來門頭一衝，把他衝倒在地上的。

詩人在不注意的中間，叫了一聲大聲的『媽吓』之後，睜開眼睛來看看，只見他面前立着的馬得烈，手裏好好的捏着了兩張鈔票，在那裏向地上呆着。看見了鈔票，詩人就馬上變了臉色，笑涔涔地直躺在樓板上，降低了聲音，好像是怕被人聽見似的幽幽的問馬得烈說：『老馬！又是兩塊麼？好極好極，你快來扶我起來，讓我們出去。』

馬得烈向前踏上了一步，在扶起這位很肥很胖的詩人來的時候，實在費了不少的氣力。可是費力不討好，剛把詩人扶起了一半的當兒，綽啦一响，詩人臉上的那副洛克式的平光眼鏡又掉下地來了。

詩人還沒有站立起身，臉上就作了一副悲悼的形容，又失聲叫了一聲『啊吓！』

兩人立穩了身體，再伏下去檢查打碎的眼鏡片的時候，詩人又放低了聲音，『啊吓，啊吓，這怎麼好？這怎麼好？』的接連着幽幽的說了好幾次。

檢起了兩分開的玻璃片和眼鏡框子，兩人走到亭子間去坐定之後，詩人又連發了幾聲似乎帶怨恨的『這怎麼好？』馬得烈伏倒了頭，儘是一言不發地默坐在牀沿上，彷彿是在悔過的樣子。詩人看了他這副樣子，也只好默默不响了。結果馬得烈坐在牀沿上看地板，詩人坐在窗底下的擺在桌前的小方凳上，看屋外的陽光，竟靜悄悄地同死了人似的默坐了幾分鐘。在這幕沈默的悲劇中間，樓底下房東太太床前的擺鐘，却堂堂的敲了兩下。

聽見了兩點鐘敲後，兩人各想說話而又不說的儘坐在那裏嚴守沈默。詩人回過頭來，向馬得烈的還捏着兩張鈔票支在牀沿上的右手看了一眼，就按捺不住的輕輕對馬得烈說：

『老馬，我很悲哀！』

停了一會，看看馬得烈還是悶聲不响，詩人就又用了調解似的口氣，對馬得烈說：

『老馬，兩塊玻璃都打破了，你有什麼好法子想？』

馬得烈聽了詩人這句話後，就想出了許多救急的法子來，譬如將破玻璃片用薄紙來糊好，

仍復裝進框子裏去，好在打得不是十分碎，或者竟用了油墨，在眼圈上畫牠兩個黑圈，就當作了眼鏡之類。然而詩人都不以為然，結果還是他自己的煙世披利純來得好，放開手來向腿上拍了一拍，輕輕對馬得烈說：

『有了，有了，老馬！我想出來了。就把框子邊上留着的玻璃片拆拆乾淨，光把沒有鏡片的框子帶上出去，豈不好麼？』

馬得烈聽了，也喜歡得什麼似的，一邊從床沿上站跳了起來，一邊連聲的說：

『妙極，妙極！』

三十分鐘之後，穿着一身破舊洋服的馬得烈和只戴着眼鏡框子而沒有玻璃片的詩人何馬，就在大世界的露天園裏闊步了。

這一天是三月將盡的一天暮春的午後，太陽晒得宜人，天上也很少雲障，大世界的遊人比往常更加了一倍。薰風一陣陣的吹來，吹得詩人興致勃發。走來走去的走了一陣，他們倆就尋到了滴篤班的臺前去坐下。詩人擱起了腿，張大了口，微微地笑着，一個斜駝的身子

和一個載在短短的頸項上的歪頭，儘在合着了滴篤的拍子，向前後左右死勁的擺動。在這滴篤的聲中，他忘記了自己，忘記了旁邊也是張大了口在搖擺的馬得烈，忘記了剛纔打破而使他悲哀的鏡片，忘記了腎臟病，忘記了房東太太，忘記了大小各悲哀，總而言之，他這時候是——以他自己的言語來形容——譬如坐在奧連普斯山上，在和詩神們談心。

在這一個忘我的境界裏，翱翔了不久，詩人好像又得了新的煙世披利純似的突然站了起來，用了很嚴肅的態度，對旁邊的馬得烈說：

『老馬，老馬，你來！』

兩隻手支住了司的克，張着嘴，搖着身子，正聽得入神的馬得烈，被詩人那麼一叫，倒吃了一驚。呆呆向正在從人叢中擠出去的詩人的圓背看了一會，他也只好立起來，追跟出去。詩人慢慢的在前頭踱，他在後頭跟，到了門樓上高塔下的那間二層樓空房的角裏，詩人又輕輕地很神祕的回過頭來說：

『老馬，老馬，你來，到這裏來！』

馬得烈走近了他的身邊，詩人更向前後左右看了一周，看有沒有旁人在看着。他確定了四週的無人，就拉了馬得烈的手，仍復是很神祕的很嚴肅的對馬得烈說：

『老馬，老馬，請你用力向我屁股上敲牠幾下，敲得越重越好！』

馬得烈弄得莫明其妙，只是張大了眼睛，在向他呆着。他看見了詩人眼睛上的那副只有框子而沒有玻璃的眼鏡，就不由自主的浦的一聲哄笑了出來。詩人還是很嚴肅很神祕的在擺着屁股，叫他快敲。他笑了一陣，詩人催了一陣，終究爲詩人臉上的那種嚴肅神祕的氣色所屈服，就只好舉起手來，用力向詩人的屁股上撲撲的敲了幾下。

詩人被敲之後，臉上就換了一副很急迫的形容，匆匆的又對馬得烈說：

『謝謝，老馬，你身邊有草紙沒有？……我要出恭去。』

馬得烈向洋服袋裏摸索了一回，摸出了一張有一二行詩句寫着的原稿廢紙來給他。詩人匆忙跑下樓去大便的中間，馬得烈靠住了牆欄，在看底下馬路上正在來往的車馬行人。他看一陣太陽光下的午後的街市，又想一陣詩人的現在的那種奇特的行爲，自家一個

人就同瘋子似地呵呵呵呵的笑了起來。

原來詩人近來新患痔疾，當出恭之前，若非加上一種暴力，使肛門的神經麻痺一點，糞便排泄的時候，就覺得非常之痛。等詩人大便回來，經了馬得烈的再三盤問，他纔很羞澀的把這理由講給了馬得烈聽。這時候詩人的臉色已因大便時的創痛而變了灰白，他的聽滴篤班的興致也似乎減了。慢慢地拖着腿走了幾步，他看看西斜的日腳，就催馬得烈說：

『老馬，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們回去罷！』

馬得烈朝他看了一眼，見了他那副眼鏡框子，正想再哄笑出來的時候，又想起了他的痔瘡，和今天午後在扶梯頭朝天絆倒時的悲痛的叫聲，所以只好微笑着，裝了一副同情於他的樣子回答他說：

『好，我們回去罷！』

詩人何馬和馬得烈聽了滴篤班出來，立在大世界的門口步道沿上，兩隻眼睛同鷹虎似的光着突向眼鏡圈的外面，上半身斜伏出在腰上，駝着背，彎着腰，並立着脚，兩手捏緊拳頭，向後放在突出的屁股的兩旁，作了一個矢在弦上的形勢。彷彿是當操體操的時候，得了一個開快步跑的預令，最後的一個跑字還沒有下來的樣子，詩人的頭儘在向東向西，伸直了短短的脖子，在很急速嚴密的注視探看。因為當這將晚的時候，外灘的各公司裏，剛關上門，所以愛多亞路的大道上來往的汽車一乘乘的接連不斷。生來胆子就柔和脆弱，同兔兒爺一樣的詩人何馬，又加上以百四十斤內外的一個團團肉體，想於這汽車飛舞的中間，橫過一條大街，本來是大不容易的事情。結果我們這一位性急的詩人，放出勇氣，急急促促的運行了他那兩隻開步開不大的短脚，合着韻律的急迫原則地搖動他兩隻捏緊拳頭的手，同貓跳似的跑出去又跑回來跑出去又跑回來的跑了好幾趟。終竟是馬得烈歲數大一點，有了忍耐的修養，當何詩人在步道沿邊和大道中心之間在演那快步回還的趣劇的當中，

他只突出屁股灣着腰，捏着拳頭，搖轉着眼睛，祇在保着他那持滿不發的開快步跑的預備姿勢。

資本主義的利器，四輪一角的這文明的怪物，好像在和詩人們作對，何馬與馬得烈的緊張的態度，持續了三十分鐘之後，纔能跑過到馬路的這一邊來，那時候天上的春星已經和詩人額上的汗珠一樣，一顆顆的在昏黃的空氣裏搖動了。

詩人何馬，先立住了腳，拿出手帕來揩了一揩頭，很悲哀而緩慢的對馬得烈說：

『喂，老馬，你認不認得回家去的電車路？在這一塊地方，我倒認不清那一條路是走上
電車站去的。』

馬得烈茫茫然舉着頭向四周望了一望，也很悲哀似的回答說：

『我，我可也認不得。』

二詩人朝東向西的走了一陣，到後來仍復走到了原地方的時候，方纔覺悟了他們自己的不識地理，何馬就回轉頭來對馬得烈說：

『老馬，我們詩人應該要有覺悟纔好。我想，今後詩人的覺悟，是在坐黃包車！』

馬得烈很表同情似的答應了一個『烏衣』之後，何詩人就舉起了他那很奇怪的聲氣，加上了和讀詩時候一樣的抑揚，叫了幾聲；

『黃——汪——包車！』

詩人這樣的昂着頭唱着走着，馬路上的車夫，彷彿是以爲他在念詩，都只舉了眼睛朝他看着，沒有一個跑攏來兜他們的買賣的，倒是馬得烈聽得不耐煩了，最後就放了他沈重宏壯同牛叫似的聲氣，『黃包車！』的大喝了一聲。

道旁的車夫和前面的詩人，經了這雷鳴似的一擊，都跳了起來。詩人在沒有玻璃的眼鏡框裏張大了眼睛，回轉身來呆立住了，車夫們也三五爭先的搶了攏來三角角子兩角子，鈿的在亂叫。

講了半天的價錢，又突破了一重包圍的難關，在車斗裏很安樂的坐定，苦力的兩隻飛腿一動之後，詩人的煙世披利純又來了。

『噢噢呵！我回來了，我的聖母！』

我聽了一曲滴篤的高歌，噢噢呵！

我發了幾聲嗚呼，發了幾聲嗚呼！

.....

正輕輕的在車斗裏搖着身體念到這裏，車子在一箇燈火輝皇的三叉路口拐了灣，哼的一陣，從黃昏的暖空氣裏，撲過了一陣油炸臭豆腐的氣味來。詩人的肚裏，同時也咕嚕嚕的響了一聲。於是饑餓的實感，就在這『日暮歸來』的詩句裏表現出來了；

『噢噢呵，我還要吃一塊臭豆腐！』

本來是輕輕念着的這一首『日暮歸來』的詩句，因為實感緊張了，到末一句，他就不由自主的放大了聲音衝口吐露了出來。高聲而又富有抑揚地念完了這一句『我還要吃一塊臭豆腐』之後，他就接着改了平時講話的口調叫車夫說：

『喂，車夫，你停一停！』

并且又回轉頭來對馬得烈說：

『喂，老馬，我們買兩塊臭豆腐吃吃罷！』

這時候馬得烈也有點覺得餓了，所以就也叫停了車，向洋服袋裏摸出了兩角銀角子夾交給已經下車立在那裏的何詩人。他們買了十幾塊火熱的油炸臭豆腐，兩人平分了，坐回車上，一邊被拉回家去，一邊就很舒徐的在綽拉綽拉的咀嚼。在車斗裏自由自在的側躺着身體，嘴啣着臭豆腐，眼看着花花綠綠的上海的黃昏市面，何詩人心裏却在暗想『我這「日暮歸來」的一首詩，倒變了很切實的爲人生而藝術的作品了，啊啊，我這偉大的革命詩人！我索性把末世詩人辭掉了罷，還是做革命詩人的好。』

二

二詩人日暮歸來，到了三江里的寓居之後，那位聖母似的房東太太早在電燈下擺好了晚餐，在等候他們了。

何詩人因爲臭豆腐吃多了，晚餐的時候減了食量，只是空口把一碗紅燒羊肉吃了大

半碗，因此就使馬得烈感到了不滿。但在聖母跟前，馬得烈又不敢直接的對詩人吆喝，因為怕刺看穿他們的圈套，所以只好葛羅葛羅的在喉頭響了一陣之後，對何詩人說：

「喂，老……噢，大人，你爲什麼吃飯的時候，老吃得那麼響？」

實在是奇怪得很，詩人當吃飯的時候，嘴裏真有一種特別的響聲發生出來。這時候詩人總是光着兩眼，目不轉睛的釘視住那碗他所愛吃的菜，一方面一筷一筷的同驟雨似的將那碗菜搬運到嘴裏去的中間，一方面他的上下對合攏來的鮎魚嘴裏就會很響亮很急速的敲鳴出一種綽拉綽拉的響聲來，同唱秦腔的時候所敲的兩條棗木一樣。詩人聽了馬得烈的這一句批評之後，一邊仍舊是目不轉睛筷不停搬的綽拉綽拉着，一邊却很得意的在綽拉聲中微笑着說：

「噯，噯，這也是詩人的特徵的一種。老馬，你讀過法國的文學家郎不嚙蘇的「天才和吃飯」沒有？據法國郎不嚙蘇先生說，吃飯吃得響不響，就是有沒有天才的區別。」

詩人因爲只顧吃菜，並沒有看到馬得烈說話時候的同豬臉一樣的表情，所以以爲老馬又

在房東太太面前在替他吹捧了，故而很得意的說出了這一箇證明來。其實郎不嚕蘇先生的那部書，他非但沒有看見過，就是聽見人家說的時候，也聽得不很清楚。馬得烈看出了詩人的這一層誤解，就又在喉頭葛羅葛羅的響了一陣，發放第二句話說：

「喂！喂！……大人，郎不嚕蘇，怕不是法國人罷！」

詩人聽了這一句話，更是得意了，他以為老馬在暗地裏造出機會來使他可以在房東太太面前表示他的博學，所以就停了一停嘴裏的綽拉綽拉，笑開了那張鮎魚大口，舉起了那雙在空的眼鏡圈裏光着的眼睛對房東太太看着說：

「老馬，怎麼你又忘了，郎不嚕蘇怎麼會不是法國人呢？他非但是法國人，他并且還是福祿對兒的結拜兄弟哩！」

馬得烈眼看得那碗紅燒羊肉就快完了，喉頭的葛羅葛羅和嘴裏的警告，對詩人都不能發生効力，所以只好三口兩碗的吃完了幾碗白飯，一個人跑上樓上亭子間去發氣去了。

詩人慢慢的吃完了那碗羊肉，把他今天在黃包車上所做的那首「日暮歸來」的革命

詩念給了房東太太聽後，就舒舒泰泰的摸上了樓，去打亭子間的門去。

他篤洛篤洛篤的打了半天，房門老是不開，詩人又只好在黑暗裏彎下腰去，輕輕的舉起嘴來，很幽很幽的向鑰匙眼裏送話進去說：

『老馬！老馬！你睡了麼？請你把今天用剩的那張鈔票給我！』

詩人彎着腰，默默的等了半天，房裏頭總沒有回音出來。他又性急起來了，就在房門上輕輕的篤洛了一下。這時候大約馬得烈也忍耐不住了罷，詩人聽見房裏頭息索息索的響了一陣。詩人正在把嘴拿往鑰匙眼邊，想送幾句話進去的中間，黑暗中却不提防鑰匙眼裏鑽出了一條細長的紙捻兒出來。這細長的紙捻兒越伸越長，牠的尖尖的頭兒却巧突入了詩人的鼻孔。紙捻兒團團深入的在詩人鼻孔裏轉了兩三箇圈，詩人就接連着哈啾哈啾的打了兩三個噴嚏，詩人站立起身，從鼻孔裏抽出了那張紙捻，打開來在暗中一摸，却是那張長方小小的中南紙幣。他在暗中又笑開了口，急忙把紙幣收起，拿出手帕來向嘴上的鼻涕擦了一擦乾淨，便亭銅亭銅的走下扶梯來，打算到街頭去配今天打破的那副洛克式的平光

眼鏡去。

但是俗物的眼鏡舖，似乎都在欺侮詩人。他向三江里附近的街上去問了好幾家，結果一塊大洋終於配不成兩塊平光的鏡片。詩人一箇人就私下發了氣，感情於是又緊張起來了。可是感情一動，接着烟世披利純也就來到了心頭，詩人便又拿着了新的妙想：『去印名片去！』他想，『一塊錢配不成眼鏡，我想幾百名片總可以印的。』因為詩人今天在洋車上發見了『革命詩人』的稱號，他覺得『末世詩人』這塊招牌未免太舊了，大有更一更新的必要，況且機會湊巧，也可以以革命詩人的資格去做他幾天詩官。所以靈機一動，他就決定把角上有『末世詩人』幾箇小字印着的名片作廢，馬上去印新的有『革命詩人』的稱號的名片去。

在燈光燦爛的北四川路上走了一段。找着了一家專印名片的小舖子，詩人踏進去後，便很有詩意的把名片樣子寫給了舖子裏的人看。付了定錢，說好了四日後來取的日期，詩人就 very 滿足的走了出來。背了雙手，踏着燈影，又走了一陣，他正想在街上來往的人叢中找

出一箇可以獻詩給她的理想的女性來的時候，忽而有一家關上排門的店舖子的一張白紙廣告，射到他的眼睛裏來了。這一張廣告上面，有幾箇方正的大字寫着說：『家有喪事，暫停營業一星期。本店主人白』詩人停住了腳，從頭至尾的念了兩遍，歪頭想了一想，就急忙跑回轉身，很快很急的跑回到了那家他印名片的店中。

喘着氣踏進了那家小舖子的門，他抓住了一個伙計，就倉皇急促的問他說：

『你們的店主人呢？店主人呢？』

伙計倒駭了一跳，就進到裏間去請他們的老板出來。詩人一見到笑迷迷地迎出來的中年老板，馬上就急得什麼似的問他說：

『你們，你們店裏在這四天之內，會不會死人的？』

老板倒被他問得奇怪起來了，就對他呆了半晌，纔縐着眉頭回問說：

『先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詩人長嘆了一聲，換了一換喉頭接不過來的氣，然後纔詳細詳細的把剛纔看見的因喪事

停業的廣告的事情說了出來，最後他又說明着說：

『是不是？假如你們店裏在這四日之內，也要死人的話，那豈不就誤了我的名片的日期了麼？』

店主人聽到這裏，纔明白了詩人的意思，就忽而變了笑容回答他說：

『先生，你別開玩笑啦，那裏好，好的人，四天之內就都會死的呢？你放心罷，日子總就誤不了。』

詩人聽了老板這再三保證的話，纔茲放下了心，又很滿足的踏出了店，走上了街頭。

這一回詩人到了街頭之後，却專心致志的開始做尋找理想的女性的工作了。他看見一個女性在走的時候，不管她是聖母不是聖母，總馬上三腳兩步的趕上前去，和這女性去並排走着，她若走得快，他也走得快一點，她若走得慢，他也走得慢一點，總裝出一副這女性彷彿是他的愛人的樣子來給旁邊的人看。但是不幸的詩人，回回總是失望，當他正在竭力裝着這一個旁邊並走着的女性是他的愛人的樣子來給旁人看的時候，這一個女性就會

於他不注意的中間忽然消失下去。結果弄得在馬路上跟來跟去來回跑走的當中，詩人心中只積下了幾箇悲哀和一條直立得很酸的頭頸，而理想的可以獻詩給她的女性，却一個也捉抓不着。最後他又失望，悄悄地立在十字街頭嘆氣的時候，東邊却又來了一個十分豔麗的二十來歲的女性。這一回詩人因為屢次的失望，本想不再趕上去和她並排走了，但是馮婦的慣性，也在詩人身上着了脚，他正在打算的中間，兩隻短脚却不由自主的跑了過去，又和她並了排，又裝成了那一副使旁人看起來彷彿是詩人在和他的愛人散步走路的神氣。因為失敗的經驗多了，詩人也老練了起來，所以這一次他在注意裝作那一種神氣給旁人看的時候，眼角上也時時顧及到旁邊在和他並走的女性，免得她在不知不覺的當中逃亡消失。這女性却也奇怪，當初她的臉上雖則有一種疑懼嫌惡的表情露着，但看出了詩人的勇敢神妙的樣子以後，也就忽而變了笑容，一邊走着，一邊却悄悄的對他說：

『先生，你是上什麼地方去的？』

詩人一聽到這一種清脆的聲音，又向她的華麗的裝飾上下看了一眼，樂得嘴也閉不攏來，

話也說不出了。她看了他這一副癡不像癡，傻不像傻的樣子，就索性放大了喉嚨，以拿着皮口袋的右手向前面的高樓一指說：

『我們上酒樓去坐坐談談罷！』

詩人看見了她手裏捏着的很豐滿的那隻裝錢口袋，又看見了那高樓上的點得紅紅綠綠的房間，就話也不回一句，只是笑着點頭，跟了她走進店門走上樓去。

店樓上果然有許多紳士淑女在那裏喝酒猜拳，詩人和女性一道到一張空桌上坐下之後，他就感到了一層在飲食店中常有的那種熱氣。悄悄地向旁邊一看，詩人忽看見在旁邊桌上圍坐着的四位喝得酒醉醺醺的紳士面前，各擺着了一杯泡沫漲得很高的冰淇淋。曹達，中間却擺着一盤很紅很熱很美觀的蕃茄在那裏。詩人正在奇怪，想當這暮春的現在，他們何以會熱得這樣，要取這些夏天纔吃的東西，那女性却很自在的和伙計商定酒菜了。

詩人喝了幾杯三鞭壯陽酒，吃了幾碗很鮮很貴的菜後，頭上身上就漲熱了起來，他的

話也接二連三的多起來了。他告訴她說，他姓何，是一位革命詩人，他已經做了怎麼怎麼的幾部詩集了，并且不久就要上外國去做詩文專修大學的校長去。他又說，今天真巧，他會和她相遇，他明天又可以做一部『伊利亞拉』來獻給她，問她願意不願意。那女性奉贈了他許多讚語，並且一定要他即席做一首詩出來做今晚的紀念，這時候詩人真快樂極了。她把話停了一停，隨後就又問詩人說：

『何詩人，你今天晚上可以和我上大華去看跳舞麼？你若可以爲我拋去一兩個鐘頭的話，那我馬上就去叫汽車去。』

詩人當然是點頭答應的，並且樂得他那張闊長的嘴，一直的張開牽連到了耳根。她叫伙計過來，要他去打電話說：

『喂你到底下去打一箇電話叫 Dodge Garage 的 Manager Mr. Strange 放一輛頭號的 Hupmobile 過來。』

那伙計聽了這許多外國字，念了好幾遍，終於念不出來，末了只好搖搖頭說：

『太太自家去打罷，電話在樓下賬房的邊上。』

她對伙計笑罵了一聲蠢才，就只好自己拿了皮口袋立起身來走下樓去。

詩人今晚有了這樣的奇遇，早已經是樂得不可言說的了，又加上了幾杯三鞭壯陽酒的熏蒸，更覺得詩興勃發，不能抑遏下去。乘那位女性下樓去打電話的當中，他就光着眼睛，靠着桌子，亨亨的念出了一首卽席的詩來：

『曖曖，坐一隻黑潑麻皮兒，

做一首「伊利亞拉」詩，

喝一杯三鞭壯陽酒，

曖曖，我是神仙呂祖的乾兒子。』

他亨着念着，念了半天，那理想的女性終於不走上來，只有前回的那個伙計却拿了一張賬單來問他算賬了。

詩人翻白了眼睛，曖喝曖喝的喀嗽了幾聲，停了一會，把前面呆呆站着的伙計一推，就

跳過了一張當路擺着的凳子，想乘勢逃下樓去。但逃不上幾步，就被伙計拉住了後衣，叫嚷了起來。四面的客人都擠攏來了，伙計和詩人就打作了一堆，在人叢裏亂滾亂跳。這時候先前的詩人桌旁吃冰淇淋曹達的四位醉客，也站起來了。見了詩人的這一種行爲，都抱了不平，他們就拿杯子的拿杯子，拿蕃茄的拿蕃茄，一個個都看準了詩人的頭面，拍拍的將冰淇淋和蕃茄打了過去。於是冰淇淋的黃水，曹達水的泡沫，和蕃茄的紅汁，倒滿了詩人的頭面，詩人的顏面上頭髮上，淋成了一堆一堆的五顏六色的汁水，看過去像變了一張鬼臉。他眼睛已被粘得緊緊掙不開來了。當他東跌西碰，在人叢中摸來摸去的當中，這邊你也一脚，那邊我也一腿的大家在向他的屁股上踢，結果弄得詩人只閉着眼睛，一邊跳來跳去的在逃避，一邊只在啊唷啊唷的連聲亂叫。

一九二八年三月



五月三十日

